新民報半月刊

第四卷第十一期

華北明朗指日可待
治安鞏固農村增產

每冊定價三角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淋疾
奏效如神
徹底除濁
絕不復發
解救五淋
NOGEN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
最高級無色化學療法劑
塩野牌
五淋拿根片

新民報半月刊 第四卷第十一期 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文藝

電影與戲劇

小說

舉世無匹之日本刀

日本刀之著名，固不自今日始。數百年前，我國人即作詩文歌頌之，則其鍛鍊精能，固非一日之功也。

至今最著名者有吉光刀，正宗刀，原古刀，一文字刀等等。

以日本刀能代表其武士道之風，故爲介紹云。

（一）各式之日本刀。

（二）更衣而開始工作。鍛鍊均熱之生鐵，須藉清淨心魂之早晨空中，與撞一鎚一鎚之響聲。

（三）鍛鍊之生鐵納入爐灰中，使之吸收炭素，是需要獨特之奇之鍛鍊過程。

現代日

大東亞戰爭下的日本現代青年女
着，一點也不主張權利、捨棄自己，
母．所以她們不忘修養．日本的將兵
奮進的勇氣．實在是日本之母的育成
下日本的女性而根本的改變從前的觀

（一）在事務所服務的女性，午時休息，高唱國民歌謡

（二）靜思默想的妙齡女郎

（三）向有希望的彼方，欣然微笑

中女性

性們，始終是溫淑嫺靜地在後方生活，只欲爲生活於夫與子之中的日本之爲君皇而獻身，輕若鴻毛，不辭戰火之賜，中國的女性，應該看一看戰時念。

（四）勤勞的少女，休息的時候，不斷的微笑

（五）穿洋裝，翩翩若燕的女郎

（六）穿日本服，淑靜含笑的少女

時光不是不注意中逝去了這麼
多嗎！可是當被雕的飄飄浮泡時，
曾否有個沉靜的追憶，那過去的日
子是用了什麼樣珍貴的東西砌成，
是閃爍是輝煌，但希望它們不是歸
丁。呵，有青年人才有心底的夾浮
在口角，妳們說人生是「苦」的，
那就是「苦」的，妳們說人生是，
「樂」的，那就是「樂」的，對於
這，沒有人能回報妳，只看妳的努
力如何！來作正確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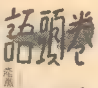
①

生途上的人

②

③

一　徐儀曼女士
二　新慧芳小姐
三　梁小鶯女士



驅逐內心之賊吧

「共產黨（匪）」是我們的敵人，這是誰都知道的，可是「共產黨（匪）」理論的根本「唯物」論，有許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這個唯物論（唯物主義）的可怕，比較共產（匪）的害處還要厲害得多，[illegible]的，[illegible]唯物主義的。

要是不把唯物主義驅出於我們心中之外，那末[illegible]了，社會的本來面目[illegible]世界[illegible]物[illegible]晴了，只要用心中[illegible]，就[illegible]光明、邏輯而來，形成類似共產主義[illegible]物[illegible]思想，是要消滅的，一點也沒有懷疑的必要。

共產黨（匪）是應該打倒的，同時我們應該把共產主義的根本的唯物主義，當作我們內心[illegible]的騙子的。

唯物主義[illegible]主義、拜物主義、[illegible]主義、又是發財主義，我們應該[illegible]這個拜物、發財主義，[illegible]我們的心中，如何侵蝕我們，[illegible]如何侵蝕社會。

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是一個對於萬物更加[illegible]、將來、實行打倒戰爭，解放東亞，[illegible]武力[illegible]，則[illegible]武力，[illegible]，在這個時候，是否容許唯物主義[illegible]我們的心裡之中，只要我們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了。

唯物主義的別名，是發財主義，這在上面，已經說過，可是還有一個名稱，就是「貪官污吏」，貪官污吏，實在是拜金，拜物的唯物主義，善良的百姓，因為[illegible]繼續搾取百姓[illegible]與美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實在[illegible]的人[illegible]他們[illegible]結，[illegible]，這就造成了共產黨[illegible]了。

[illegible]，這是很可[illegible]努力而[illegible]強[illegible]民[illegible]能[illegible]到血[illegible]子孫[illegible]的敵[illegible]留給子孫[illegible]萬代景仰呢！

（田央）

拿好話來充滿這個世界吧！

拿好話來充滿這個世界吧！話的力，就是念的力，映照於我們的五官的一切有形的東西，都是這個「念之力」的具象化的東西，那麼，人們啊！拿好話來充滿這個世界吧！

一切的壞話（念）即憎惡的話（念）嘲笑的話（念）侮蔑的話（念）嫉妬的話（念）羨慕的話（念）在這個世界裡頭是怎麼樣的多呢！因爲這些話（念）遍滿於這個世界，並且天天在這個世界裡，成爲具象化，所以人們疲於鬥爭與奔命，一點得不到精神的愉快。

不幸與疾病，都是自己造成的，不幸與疾病本來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那是不會消滅的，不幸與疾病，於許多情形上差不多都是消滅的，既是消滅，那就是不實在的，且是不存在的，認爲是存在者，都是自己任意造成的，是自己的心的迷惑把她造成的，壞的不道德的話，（念）具象化而出現了，只要念頭消滅，那末不幸與疾病，也自然消滅了。

人們一有病，就把那病的原因，只求諸於外的原因，而不求諸於自己的心的間隙——即容納那病的溫床——只要「心」和「念」強固而不壞，那末任何外界的現象，也不能侵犯自己而使自己得病的，求病的原因於內吧！而着手治療「在內的原因——心的間隙——吧！所謂治療心的間隙者，就是淨念，是把本來的眞相，仍舊映出於念，是除去病念，這樣一來，肉體就是念的映象了。故若念頭清淨，則肉體自然淨化疾病也消了

再說，使好話（念）遍滿於這個世界吧！好話（念）是不接受壞話（念）的，自己的念，充滿着「善念」的時候，任何外界的惡念之波，也不能接近的，須知「病與不幸」的人生悲劇，都是從自己的惡念而發生的，那末，人們啊！把好話(念)遍滿於這個世界吧！

駡人者，就是駡自己，何則？蓋駡人的念，先起於自己的心，這個時候，自己的心，做了接受一切咒駡的「心的溫床」所以遍滿於這個世界，許多人所吐的咒駡的話（念）立刻感染了，如果自己一點也沒有駡人的心，那末從世界中許多人的口中，出來的咒駡的波動，當然不能感受了。

不要駡人，駡人的念，是接受他人的咒駡的，如果駡人，雙方都是有害而無利的。

所謂「念」，一如「念」字，是今之心，所謂使「念」淨化，就是使「今之心」淨化，如果常常清淨的具有「今之心」——現在的自己的心，那末即便這個世界裡，惡念之波，如何的多，也不能浸入淸的心，只要具有淸高貴美的念即「今之心」那末疾病與不幸，都不能侵入了。

所以，人們啊！我們豈不欲正念嗎？豈不欲常以「良」「美」「樂」潤飾「今之心」嗎？肉體是心的映像，所以心若美而高貴，則心的映像即肉體，也自然的美而高貴了。

思想都是實現的，如果想好事，則好事實現，想可怕的事則可怕的事。成形出現，想「病」則「病」，想「成功」則成功，一切的思想，是「念」，是「話」，所以不久就形象化，

只想好事的人，只招來好事，為「惡念的虜」的人，只招來惡事，所以好環境與惡環境，都是自己造成，自己招來的。

所謂「善念」，是什麼？是感謝之念，感謝自己，感謝父母，感謝兄弟姊妹，感謝夫妻，感謝子孫，感謝朋友，這就是善念，如能感謝這些人，則能感謝我們的大生命，且能感謝天地一切了，如能感謝天地一切，則天地一切與自己，成為一體而和天地一切和解了，若天地一切與自己，成為一體，則天地一切，就是自己的友，天地一切，使自己有慈愛而只使自己，得到幸福，那末，人們啊！我們和天地一切和解吧！

和天地一切和解而只把好話，遍滿於天地之間吧！

困於疾病的人，聽一聽這個話吧！困於不幸的人，聽一聽這個話吧！你和你的周圍的一切和解了嗎！ 你心裡怨恨某一個人嗎？ 回轉頭來，查一查自己的現況吧 消滅「心之爭」致送「感謝對方」之念，若然，則你的病，可以消滅，不幸也沒有了。

須知罵人、恨人、嘲笑人、羨慕人，侮蔑人，都是從利己主義發生的，利己主義是不幸與疾病的原因，你是人，別人也是人，你有神性，別人也有神性，由神出來的人間，都是一體自覺自他一體，與可看做自他一體的時候，他人之喜，就是自己的喜。

我們都是從宇宙的大生命中，分出來的一個生命體，於太極的一點上，聚於神而由神（太極）出來的，且非各個東西的集合體，這種自覺如能把握，則一切事情，都可解決，極樂並不是在十萬億土的西方淨土，天國並不是在雅典國，這個世界依然是極樂淨土，是天國，使這個世界之中，成為天國，成為極樂者，都是在我們的心，我們只把好事、映照於「念」的時候，天國與極樂，依然是出現的。

那末，人們啊！我們豈不欲互相拿好話（念）未遍滿於這個世界嗎？

那末，試觀好話，對於他人的影響，例如，自己的小孩之中，有容易生病而身體孱弱者 親對其子，認為這個孩子，身體不好，所以不可把這個東西給他吃而給別的孩子吃，並且對那個身體孱弱的孩子說「你身體孱弱，所以這個東西不能吃」就不給那個孩子吃了，於是那個身體孱弱的孩子，不但是自己覺得自己的身體孱弱，而且因為是他最信賴的親長所說的話，所以加強了「自己身體孱弱」的自覺，什麼事情都悲觀自己的不完全，因而萎靡不振，悲觀人世，毫無生趣了，這是親長的話的力量，害及孩子的人間社會的一個例子。

在這種情形下，親長應該相信孩子的眞性，時常對他說「你的身體很好」的好話，因為對身體孱弱的孩子說「你身體强壯」的話 那末身體孱弱的孩子，也就想這是自己最信賴的親長的話所以就放心了，就認為自己本來是健康而强壯的了，這樣一想，自然成為和別的孩子同樣健康的孩子了，所以給食物的時候，也須和別的孩子沒有區別，時常對他說的好說、這不但有利於那個孩子，而且幸福也會降臨到全家大小。

那麼，人們啊！ 我們豈不欲在我們的家庭裡，我們的學校裡，我們的職場裡，我們的店舖裡，我們的街上，降「好話」的雨麼！

（田央）

在全華北參戰體制下

剿共與「心的建設」

充分發揮民衆之剿共精神與力量

剿共可以解放東亞完成全面和平

禹佳

四次治強運動論文

一 剿共與華北

現在隨着戰爭的進展，時代所賦與我們的使命，一面是積極的對英美作殲滅的打擊，一面則是力謀復興東亞，樹立新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然而這種當前亟待我們的特別努力的地方，就是在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其範圍至廣，責任甚大，尤其是處在大後方的華北，爲了東亞的前途，在在需要我們貢最大的協作與努力，如此才算盡了自己的義務。除去未來的遠大前程，應該動員身心的力量貢獻給前方，這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華北比其他任何共榮圈內各地，都比較物資豐富，而且在一切建設上　也先行一步，在此機會上，如果繼續努力建設，則將保全其爲完成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責任的光榮。

華北既是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責任重大，可是敵人衆多，地方治安不易確保。一切生產，無從建設。那末華北的最大敵人是什麼呢？這是誰都知道的「共匪」。共匪在華北各地區所造成的禍國殃民的罪惡，是盡人皆知，擢髮難數的，我們用不着再舉出什麼事實的例證出來了。所以我們要想發展華北治安、首須剿共自衞，無疑的這是強化治運的唯一目標，但是自從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日軍戰勝的消息，不斷傳來，於是把整個視線乃移注於太平洋戰爭的演變，對於華北本身的問題，反而有一種漠視的傾向，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嚴重問題，須知華北是大東亞戰爭的重要一環，是推進大東亞戰爭的主要基地，在大東亞戰爭進行中，華北當然要貫徹戰時體制，而戰時體制的主要重心，第一要緊的就是撲滅共匪，確立華北治安，使全民達到生活穩定的地步，而集全力來完成大東亞戰爭的使命，唯有剿滅共匪，治安才能確立，治安確立，才能談到華北的其他一切建設，所以剿共自衞是建設新華北的唯一要件同時，治安確立，再不至蒙受匪共之害，可以說到安居樂業，這亦才算是克盡自衞之大職，永遠解除本身切膚的痛苦　雖然，必安居才能樂業，能樂業而感興奮，作業之效率倍增，以至生產增加，由勤儉增畜，以達自給自足，厚民生以裕國民之經濟　再進而貢獻國家，充實最高度國防的國家總體戰，使大戰順利推進，迅速成功予以樹立起大東亞共存共榮的協同體制，不惟使全亞民族解放，永免外侮之侵陵，這是第四次治强運動，第一步所以注重剿共自衞即爲分擔肅清大東亞戰爭後方之責任，何況華北爲防共之最前線，復與東亞的寶源地。我們知道華北是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所以剿共就是鞏固基地的基礎。

二 剿共與全面和平

日本東條首相謂：「大東亞戰爭之目的在使東亞各民族各國家，各得其所，促成全面和平。」誰都知道，目前急切要求的就是全面和平運動，雖有全面的和平，才是澈底的和平。但和平之所以，不能全面，和平之所以不能澈底，完全是由於共匪之搗亂，所以欲謀全面和平，非澈底剿共不可。

此次戰禍的發生，原係受共黨的鼓動，因爲蘇俄自革命以後，就以掀起世界革命爲目標，旋以改進政策失敗，於是乃轉而東顧而萬方多難的中國，遂成爲共赤化的對象。但近年中國上下，感於國難的嚴重，或覺爲非統一不足以救亡，因而「攘外必先安內」的呼聲，甚囂塵上。當時國民政府的決策，是一面攘寇剿共，一面本着先於建設」。經過這次的圍剿，共黨已勢窮力蹙，於是乃不得不變更政策，以期挽回頹運。中國共黨是惟恐天下不亂，人民不安，人民窮困，他們才能强化紅軍的戰鬥力，才能繼續維持運動，然欲達此目的，必須利用中國民衆的民族意識，因此共黨乃揭櫫抗日政策，煽動排外輿論，以期釀成抗日運動，挑起對外戰爭，乘社會秩序紊亂的時候，以遂行其赤化中國的陰謀。此種野心，在共黨秘傳的「中共軍路線」一書上曾經表露，其所謂「一切以抗日爲前提　在抗日掩護下進行階級鬥爭土地革命」。業已定爲信條。所以對於破壞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以圖推行赤化，其進行不遺餘力。於是戰禍的延續日益長，戰爭的損失日益鉅，人民的痛苦日益深，而共禍的猖獗日益烈。

目前非和平不能救國，而非反共則不能以和平，故今後全國應當注意舉國一致的反共工作，共黨不僅是和平的大敵，且是民族的罪人，東亞全面和平的障碍，我們要求全面和平，非先肅淸共匪不可，我們知道大東亞戰爭爲爭取東亞全面和平，中共目的在破壞東亞全面和平，故剿共就是建設東亞全面和平。

三 剿共是「心的建設」之初步工作

共產黨，不僅是政治的敵人，也正是人民的公敵；不僅是社會的罪人，也正是文化的叛徒。他不只組織破壞政治秩序的軍隊，還利用着作階級鬥爭工具的無知民衆，有抄襲蘇俄的蘇維埃政治組織，更有顚倒是非的理論與政治主張。所以言防共，首先要有健全且充實的理論，與適合時代需要的政治主張，而後才能糾正共黨理論與政治主張的謬誤，以導一般人民的思想於正途，此之謂思想防共。

共匪以錯誤的思想，向民衆宣傳，無知的民衆　就傾向於他們，使多數國民之心理爲之改變　所以剿共必先革心　革心之精神未立，則剿共之形體難成，故國民的心理建設，實爲剿共的唯一張本。　總理孫先生本其革命經驗，感而著孫文學說，以心理建設爲建國的始基。在他自序內曾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的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汙，繫乎人心之振靡」。這是很對的；我國學者，論修齊治平之道，一以誠意正心爲本　故我國的政治哲學，惟德是尚。

中國的固有文化，就是儒家的眞精神。第一是武德，所謂義戰，所謂義戰，爲公理爲

正義爲大衆而戰爭。第二是忠恕 忠恕者，人與人間的自然秩序，亦就是人與人相處的大道。人以恕存心，則人與人無爭，國以恕存心，則國與國無戰。第三是仁愛，仁者親親之義，孔門之道，在於求仁，求仁之道，在於親親，親親之道，在於合羣，合羣之道在於勿爭，倘使天下之人皆以仁愛存心，則世界刀兵之禍，不彌而自弭。第四是禮義，禮義者人生的法則，，社會的秩序，因人與人無禮則爭，國與國無禮則戰，先正治國，最重禮義，使之消禍於未萌，日徙善而不自知。孔教大義，包羅萬象，上列數端，最爲重要，非但有關於人心世道，抑且爲奠定人類和平的基礎。孔門尚德治，古王道，以仁德化下，而終極於世界大同。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的政治哲學如此，而中共偏偏加以破壞，根據他們「唯物史觀」的理論，實現階級鬥爭。唯物史觀，實際就是「唯物經濟史觀」經濟史雖號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實際又未脫玄學的氣味，這不外乎馬克司當時受德國黑格爾哲學派的玄學思想影響太深之故。尤其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在當時思想界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黑格爾以爲宇宙萬物，都是從一個無形的神妙本質中，有計劃有法則的逐漸展開，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已預具於物理本體之內，依辯證法的開展程度而展開於宇宙間。這種說法，正比如說世界是一幅原來繪好了的圖畫，宇宙的一切發展，祇不過是這幅已成的圖畫在逐漸開展而已，並沒有加一什麼新的東西。馬克司自幼中了這種玄學思想的毒，終身不能除掉。但他又生於科學已萌芽的時代，所以他竊取了黑格爾的全部理論，爲迎合人心起見，把那個虛無縹緲的玄學理會，換作了「經濟條件」，所謂「唯物觀」，便是這樣巧妙的蛻變而來

共黨的理論，完全建築在唯物的觀點上可是當今世界之患，不在物質的建設，乃在人類相處的方法。相處方法之當與否，影響於世界之治亂，世界的治亂，實繫乎人心的正邪，人心的正邪，關乎學術的良窳，學術良，人心正，則人類相愛而無爭，人無分爾我，國無分彼此，融融洩洩，舉世大同，親友睦鄰，共享樂土，共匪不知此，舍本逐末，勿正人心。北轍南轅，其惑何深！李二曲說：「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背緊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故天下之治亂繫人心人心之邪正繫學術」這是一點也不錯的。

我國古人所視爲文明者，究爲物心兩容之平衡發展，因爲精神離物質則不能存在，而物質的獨立，亦爲事實所不可能。精神物質乃一物之兩面，相需相輔，始成人生。東方先哲，雖倡導精神文明，然始亦未敢消沒物質之用。

對於治平大業，必以物心兩方的平衡發展爲先務之急。故於德化之說，亦生正德利用，使民生豐厚，則太平之效可期，而大同之世可期。對於治平之事，既以東方的道義精神發展爲本，復以物質文明的增進爲用。無偏無黨，蕩蕩平平的東方道義精神，正爲我們所努力期求，而願與大東亞人士共勉。大東亞戰爭目的在發揮東方道義精神，中共承受唯物思想之毒，專以破壞東方道義精神爲事，故勦共就是建設東方道義精神。

四　以「心的建設」結束大東亞戰爭

共匪受唯物思想之毒，破壞東方道義精神

我們目前的工作，就是積極的恢復東方道義精神，實施「心的建設」使共匪與受共匪之毒物的民衆，將其思想予以改變，恢復我們東亞的固有文化的光榮，其初步工作就是勦共。共匪勦滅後，民衆的思想逐漸可以加以訓練，使民衆思想趨於正軌，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這種新秩序建設完了，也就是大東亞戰爭結束的日子。所以我們認爲以應「心的建設」可以結束大東亞戰爭。　完

—法國賴伐爾總理，五日晨接到馬達加斯加島總督安奈的「關於英軍攻擊該島」的第一個電報，這個電報，就是報告「英軍對安奈總督發出最後通諜，安奈總督對此答覆，『吾等或抵抗到底』，英軍遂由海空兩方面開始攻擊馬達加斯加島北端第亞哥蘇勒士」並且說英軍以優越的實力，在克利艾灣敵前上陸成功，佔領該灣與第亞哥蘇勒士灣間之安特拉克地峽。

又，依據現在所判明者，參加本攻擊之英軍二萬人（守備該地之法軍總數七千人）先以輕裝甲部隊掩護之落下傘部隊爲先鋒開始敵前上陸，他方以英航空母艦上的各十二機編成之四隊合計四十八架，自空中開始攻擊，佩丹主席，立即對安奈總督發出公文，又達爾蘭提督爲海軍司令官亦向該島守備司令官發出死守該島之訓令，因英法兩軍在現地之實勢，甚爲懸殊，故法軍果能否持久阻止英軍之侵略，尚屬疑問，現在法軍不顧上述之劣勢與本國救援之困難，仍繼續勇敢抗戰。

馬達加斯加島，位於阿非利加大陸之東南方，隔莫三鼻給海峽而與大陸對峙，面積約六十二萬五千平方公里，爲印度洋中的世界第四大島，其形酷似日本之台灣，沿岸線頗爲單調，除東岸之安頓吉爾灣，及西岸亦不過西北部有小出入而已，北岸有一小小島突出，東部之安諾姆報克灣，又稱爲第亞哥蘇勒士，爲該島之第一良港，此次上陸之英軍與法國警備隊，在這個海灣發生衝突，佩丹主席，爲保持法國國旗之名譽，下令必須抵抗，這是當然的措置，蓋馬達加斯加島在印度洋上之戰略的重要性，相當於日俄戰爭時波羅的海艦隊之停泊補給地，甚爲明顯，此外在該島西北岸還有馬西溫加港，該島人口，約三百七十七萬，其中土著民約三百七十三萬，法國人及阿拉伯人僅佔少數，以土著民爲主，分布於中央高地以東的多雨地域，該島於十六世紀初葉在瓦斯哥達卡馬迴航好望角後二三年，由葡萄牙人發見，爾來歐洲列強間因該島而演出激烈之爭奪戰，一八九〇年爲法國的保護國，繼於一八九六年被正式承認爲法國殖民地以迄今日，該島的產業狀態，是以農，牧，礦業爲主要產業，農產物，甘蔗，咖啡，棉花，馬尼奧克薯，可可粉，維尼拉豆，煙草，豆類，香料類，橡皮等，牧畜方面爲馬，山羊，駝鳥，豬，礦物方面，爲金，寶石，雲母石，石墨，煤礦等，其他工業則爲棉，綿織物，巴拿馬草等。

該島的主要都市，爲安達那那利維歐大馬達維，第亞哥蘇勒士馬容加等，附屬諸島則爲科摩羅群島與西岸之伊哇斯比與東岸之三馬利等。

（李伯康）

四次治運解說

積極推行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的諸種工作的現在，新民會政治局根據去年冬全聯大會所上的議決案，乃有開始禁毒運動之施行，此事頗有重大的意義，關心中國復興的，不容忽視。

說明

此禁毒運動，此刻已由計劃準備期間而入於宣傳並聯絡商討實踐辦法期間，各地地方官廳，均予全力協助，將來對於毒品之禁種，禁販禁吸等，皆有具體有效辦法，是爲自英人以鴉片禍我以來，我國人乘此以求更新的第一個良好機會。

自清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英商輸入中國鴉片數量，每年由三千二百十箱激增至每年二萬七千餘箱以後，則中國國民受其害者殆多至不可勝計，傷精敗神

治安強化與禁毒運動

毒品爲諸般建設之障碍

——欲求華北光明必須禁除有碍於光明的毒物——

王克非

殆血鑠體，甚至於終身殘病所生子女殘弱不堪；以國本論，則國內金錢日缺，無窮游民日增，直至今日，此種現象猶未不存，英人之害我反以「東亞病夫」譏誚我國國人，思之殊堪痛心；若再思及林則徐虎門焚燬鴉片，引起鴉片之役，英人予我國以至大之恥辱時，則觀今日之禁毒運動尤有價值。

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之大目標，有「勤儉增產」之一項，山東省爲謀增產，曾已通令管境，禁止種植罌粟。吾人應知民爲國本，食爲民天，國家之强弱，所仰賴者爲健康之國民，國民所恃賴者爲充足之食糧，試思在生產食糧之土地盡植罌粟，若將有用之國民皆吸鴉片，將恐誠如當年林則徐氏所言「十年後將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矣。

現值大東亞戰爭，東亞民族結成一體，以致協力，分擔與英美決鬥的責任之際，既需充裕的食糧，又需健康的體力，所以禁毒之事，更爲當務之急。況且增產之事須節勤儉，吸食鴉片之人，不但不儉，反而奢靡；不但不勤，反而萎靡如死，所謂行屍走肉，實在談不到用以分擔任何責任，不能生產只會消費，皆毒品所作祟也。

語云：「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知榮辱始能言及仁義禮智信，始可發揚東方固有的文化道德；若被毒品所累，其既無恆產，又無恆心者，則終不免入於破產，流爲反乎道德行爲，亦爲易事；社會上存有大量無用而且有害之人，則治安上所受之影響，敢云其大一定無比。

某關係當局今春曾因北京市屢出敲詐等不正之事件而發表意見謂：「冒充官員而行敲詐之不良份子之多，亦係因被敲詐者之自己有缺陷行爲者多，如吸毒者流，均使行敲詐者有機可乘……」由此，可知社會之安否，攸於毒品之關係甚爲重要。

然而發起禁毒運動，且實施努力禁毒者，固然可以欽佩而值得讚助；但在一般被毒品纏綿中之痛苦同胞，尤當自動醒悟而且努力自行戒除方爲有志氣有血性之士。其儲藏厚利而種烟草，與夫販運毒品者，縱然不爲後裔子孫之健康幸福計，亦當念及英美是吾等之敵，在打倒英美的責任上也該拿出一些良心與精神。

中國以農立國，地大物博，人口方面，尚見稠密，據某專家統計，現在已經超過六萬萬；回顧友邦日本，其國之面積，其人民之數目與我們相較，相差幾倍？然而其以優秀之民族性，竟能以無上之偉力而與英美爭衡，並能奪取勝利，爲東方全民爭取光榮。考其原因，即係其國家之政治光明，人民個個自强向上。我新興中國，在新政下，追隨東亞盟主之後，修明政治，禁絕毒品，使人民個個向上，人民然後亦個個自知自强向上，前途的曙光，也是無有無限光明與希望。

鄰邦滿洲國，立國前及十年，現已國運昌隆，政治走入規道，而於禁毒一事，尤見雷厲風行，茲已卓著成效，三千萬民衆，皆能出孱弱而步入健康，故農業之開發，實業之振興，均已達到相當階段，可見天下事有志者事竟成，澈底去作，沒有令人過於失望的事。

治安在華北甚爲要緊，禁毒在華北，尤其要緊，其原因即係華北爲興亞之基地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須自確立共榮圈建設的基地始，現在，華北的治安漸趨確立，華北的建設需要積極，華北的物資需要更形活動，華北的農業之開發，華北的工商業之振興，皆在刻不容緩之時，而建設諸般之障碍，卻厥惟毒品之一物；換言之欲求華北光明，必須禁除有碍於光明之毒物。

或者有人以爲禁毒與治安沒有多大關係，其實，兩者之關係密切如脣齒，治安之目的爲謀華北之明朗，期人民得到樂業安居，且有協力之實於大東亞戰爭之進展而禁毒運動，不但包含以上意義，且有强健人種之遠大問題，殊途同歸，同爲興亞工作，同爲復興中國必要的目標之一，所以吾人須以重視治安强化運動的目光，來重視此千載一時掃除英人害我餘毒的機會之禁毒運動。（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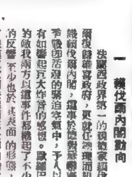
新喀里多尼亞島

多高爾派拔發局廣播，曾謂美國政府對於新喀里多尼亞及其他太平洋上法國領土，承認多高爾派之主權云云，時局所關，各方面頗爲注意，查太平洋領諸島，除新喀里多尼亞外尚有馬貴斯群島，查英次諸島，社會羣諸島，次布艾諸島，新赫布里底斯島等，新喀里尼亞島位於澳洲悉尼東北約二百公里適當美澳連絡線上，故爲戰略上重要地點，此島於一七七四年由科克氏發見，歸法領爲法國犯人流刑地，島自西北至東南約二百二十里，全面積爲七千六百五十平方里，殆皆山岳地帶，中央有拔海五千四百尺之風枘珊特山，所謂南洋杉即產於此，住民有歐美人，及印度人，馬來人，美拉尼西亞人等，物產豐富，有木材，家畜，小麥，咖啡，棉花等物，鑛產除石炭外有鎳，錫，銅等物，故此島在軍事或經濟均有極大價值。（完）

血腥的春季歐洲之新情勢

賴伐爾新內閣影響巨大

休里芬作戰又有新展開　英美第二戰線計劃潰滅



法新內閣賴伐爾氏

一　賴伐爾內閣動向

法蘭西政界第一的親德家賴伐爾復歸維寄政府，更就任總理而組織賴伐爾內閣，這事於德對蘇聯戰爭戰即活躍的緊迫空氣中，予人以有如響起巨大炸彈的感想。歐羅巴的敵我兩方以這事件都掀起了不少的反響，至少也於其表面的形態，有德謨克拉西法蘭西完全轉向的意味，可見得被佔領國法蘭西表示出將起而爲軸心參加國的神例，這事實於德意志春季攻勢態度準備上是不可缺的要求。又法蘭西自身看透了德蘇戰的歸趨，已到當決定自己態度，不能不毅然脫去騎墻政治的時期了。四月十九日夜，佩丹主席在維寄無線電台廣播講演，述說：「兩年前我與賴伐爾氏於法蘭西最悲劇的時候，發見了可保證法蘭西更生的新秩序，今日與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樣的我們再握手，歸到二年前所築的基礎上，站立在再建歐羅巴的大使命上。」所謂二年前的悲劇即法蘭西降伏的歷史事件、這悲劇中佩丹與賴伐爾會談及法蘭西今後應走的途徑，多有變動的賴伐爾，不能不把那窗戶之於佩丹的審租。現在四國的條件漸入使賴伐爾可登場發揮巨大手腕的時期了。

二　敵陣美英的狼狽

於法蘭西表明親軸心態度上最受衝擊的，無論如何也要說是英吉利，克利浦斯懷柔印度工作失敗後接着就是這個飛報，不難想像是使英吉利嗒然的。英國與美國不同，英國是大西洋先決主義者，就地理上說，不是遠在印度，乃是近傍起火。路透通信首先傳出悲鳴，「賴伐爾新內閣的出現，明白的表示出希特勒總統的意圖是隔多維爾海峽壓迫英吉利，强化對蘇聯攻擊，擬於今秋以前擊破蘇聯，此後，即於一九四三年後，德意志在歐羅巴，日本在東亞互相提携以當英美軍事，就將從歸於不利聯合國方面」這是英國之代表輿論，想可傳達背後的論調。德國傳統的休里芬戰法由此亦可窺見，欲擊英本土的時候，常堵截背後的蘇聯，現在欲擊蘇聯時，同樣的對背後不安的英國，當處置所謂法蘭西問題，在這意味上，沿着這線的德意志政策有鮮明的成功。更進一步，法新內閣對德積極協力是可想而知的，把南法諸港灣於其勢力下，把不得已劣勢的對英海軍力，由接收法艦隊一躍而强大化，不但地中海，更可確立掌握大西洋制海權，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當想到英吉利的不安便是美國的不安。

三　陷躊躇中的美國

據動盪的路透傳來情報，美國官方極力作對法懷柔外交，好像正要揮這超越英吉利責任態度的戲弄本領，法艦隊對德讓渡予美國的最痛烈威脅，次爲北非法領殖民地歸德掌中的威脅，再次爲法對日接近的太平洋威脅：西半球法領諸島嶼加拿列，蓖迪爾、諾略爾等被軸心方面利用，有如出上首以向美大陸及南美大陸的胸前，然而美國已不能不考慮到先行占領此等基地島嶼的危險，美國已以對法恫嚇手段，而欲對法斷交，撤回利希駐法大使占領法領諸島嶼，占領加勒比海，正式承認多哥爾政權，中止對法經濟援助等等，然而這些都可以看出美國在歐羅巴地位的喪失。

四　困敵英空軍的盲炸

在東亞完全失敗的英吉利，對法蘭西問題有不能與美人無責任惝嚇攻勢合調的悲哀，限於連敗悲觀的英吉利國民心理，已有所表現，據傳至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倫敦電報傳倫敦市民輿論，賴伐爾內閣尚未十分成熟，——「賴伐爾爲洞避法國民的反對，不出以積極政策，而採取穩健政策。再從其閣員名單上看來，其中也有佩丹主席所希望者，從除去又特賦台阿等的親德派說來，非賴伐爾的地步，也決不安固」——如斯希望的觀測，不過叫人想像出仰看天無可如何的英吉利表情，法蘭西性格雖也具備着傳統的意志薄弱，可是歐羅巴的情勢今已達緊迫的絕頂：不論法蘭西的好與不好，其進擊路是決不能變動的。英吉利一方面希望着，一方面試作北法空襲的奸惡手段。說老猾倒是老猾，然而這不是傷人痛處的冒險嗎！四月十五，十六兩日，英空軍炸擊北法，果可收如預期的擾亂法蘭西國民，並牽制接近法蘭西對德接近的效果嗎？否，其效果反收到賴伐爾新總理聲明完全對德協調的回敬，四月二十日賴伐爾以如次聲明由NBC放送，——「法蘭西與德意志親交回復，是建設歐羅巴大陸新秩序的必須要件，予欲對英吉利對法蘭西人民財產以及法蘭西艦隊加以攻擊的行爲予以彈劾，德意志卻不擊退蘇聯，蘇聯將侵略法蘭西，予確信在歐羅巴新秩序下將會重建法蘭西利益。」此是由嫌惡英空軍表現賴伐爾的親德態度。

五　第二戰線成泡影

德蘇春季戰，由德蘇相互對戰準備而爭成持滿一觸即發的情勢，血腥的「春季」，不久使破堤而瀰歐羅巴的天地，據傳，美國最高軍事會議，對大西洋，太平洋，援蘇聯之作戰議論沸騰，結果是以援蘇聯使蘇聯加强對日德兩面作戰爲良策，說是使蘇聯得勝，便是所以救英美，對於援蘇聯當然要併行大西太平兩洋作戰，更當有援蘇聯的武器大量的供給然而這兩者大概不是苦於敗北的美英所能完成的吧，於是不能不講求對德第二戰線方法，外電傳，有人說美兵一萬渡英本土，英吉利或將爲由葡萄牙，西班牙方面形成第二戰線的積極作戰，這時候，法蘭西急轉於親軸心，對於營這陰謀的彼等，予以痛烈的打擊，即使美英軍由葡萄牙西班牙實行上陸作戰，由法蘭西堵止也不是什麼難事，而且侵犯弱小中立國的美英犯罪，將永留污點於世界史上，所以所謂第二戰線的企圖已成美英之夢。在這西亞土耳其的動向漸接近於軸心方面報道下，歐羅巴的風雲雖急，然而軸心陣營日趨於必勝不敗的狀況。

侯克爲

羅斯福的誇大妄想狂

和上院議員比爾特辯論建軍

羅　斯　福

羅斯福在彼給國會教書中曾有「美國可於一九四二年中建造飛行機六〇•〇〇〇機戰車四五•〇〇〇輛，高射砲二〇•〇〇〇門，且正預定建造」的聲明，這一看便知是誇大宣傳，然而這話裡祕藏的含着什麼呢。

羅斯福聲明美國爲所謂民主主義國家的兵器廠，而且約定對全反軸心國家，補給槍砲，戰車，飛行機及食糧，將來每有機會，彼即作强烈的刺激演說，可是那舌辨的効果，迄今大概是還沒有，唯一的効果只有太平洋艦隊的全滅，以及菲律賓等西南太平洋全基地的喪失。

最近的美報泰晤士有如次的記載：

紅臉的上院議員比爾特，正深坐在事務所的椅子裡而心滿意足的高興。

上院在院內騷然的雜音中，再檢討軍備問題，但對那件案誰還沒明白廣泛計算，比爾特好打擾了大總統遊樂的樣子，反駁大總統的辨白，使大總統提示自己的立案，以有人示以不正統計，使比爾特陷於術中，痛烈的要求大總統說明，阿根廷報上曾對彼有批否的話，可是被比爾特答辯說「縱令我被騙，也沒有大礙」。他的情報是由華那頓及戰時委員吉利鄭特大將，參謀總長，海軍大臣所蒐集來的。

大總統已經說明「上院權讓他製產戰鬥機擬案」，（彼大總統說明三月中製產爆擊機及戰鬥機係七〇機，由去年九月至三月係二〇〇機）」。

大總統還於比爾特 戰車製產原 案不答辨，且對預定於本年中完成商船一〇五隻，內有較二三兩月中被敵軍擊沉數量小的油槽船，以及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就役艦隊的大型艦船二八隻等案，都不予說明。

大總統由比爾特演說中提出四件除明，指出大總統自己的作案，反駁比爾特的全論說，然而比爾特案大總統說明都沒說出發艦的進援來，以下是以二人的言論來比較。

比爾特，「一輛戰車也沒送往英國」。

羅斯福，「新型戰車也已有數百輛送往英國了。」

事實上爲供給英軍輕戰車約二〇〇輛，正向非洲輸送中。

比爾特，「爲實施防衛案，到一九四二年底，一個月不能不補給九〇粍高射砲四門。」

羅斯福，「由防衛案看，由現在至一月每月不能不送出高射砲六一門。」

僅紐約市的防衛上，便要遠距離高射砲三〇〇門。

所謂大型高射砲六一門的裝備，大概可充像布法羅市那麼大都市局部的防衛、然而波士頓，非列得爾菲亞，華盛頓等大都市以及大西洋岸集生產都市防衛上，需得這種高射砲數千門吧。

比爾特：「今後數個月間，三七粍對戰車砲以月產一五門的製造率製作。」

羅斯福：「三月中製出七二門，自六月起將以月產三二〇門的製造率來製作。」

美國陸軍現在裝備着此種火砲一六二〇門，但必需數量最少限度爲六五〇〇門，又以美國三七粍砲在最新戰車上是無能爲力的，所以目下正製作五七粍對戰車砲。

比爾特：「八一粍大型臼砲，現在係月產一五門。」

羅斯福：「三月製產二二門，四月製產爲三四〇門。」

美國陸軍目下此種備有約一〇七二門，必要的追加爲二五〇〇門，比爾特上院議員對大總統的答辯有如次的獨語。

「大總統的立案，是我提留戰車，對戰車砲，高射砲等諸案的修正案，是由防衛案不完備與恐怖現狀上所起的變化吧！」

去年美軍的裝備，爲輕戰車一二八輛，中型戰車一輛，重戰車則一無所有。

關於輸送軍戰車上，還無見及指令（爲配備於下月就任務的五個師團，每師團需要輕中戰車三九七輛，而且陸軍當局還要以求追加三個師團）。

美軍現在常備着遠距離九〇粍高射砲一二門，這砲就能擊新型飛行機，而且有能瞄彈高度飛行爆擊機的性能，比爾特議員又說「美國有能鋤讓予他國的勞動力與資材可是於美國在實行上失敗了，不僅我們應盡義務的英國不予以何等的援助，且美國自身的戰備也瀕於危險，因此我們於國家防衛上支出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而且又決議以所謂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以充費，這額數爲參戰第一次大戰全戰費的二倍，特別支出金如不用於爲求勝戰的軍備上便毫無用處，而且我們緊要的是在完成戰車，槍砲，戰鬥機及艦船」。

需要六個月臨時計劃的可決，與去優先使用權及五百二十億美金特別支出的可決，完全是記錄的，大總統作爲追加支出，裁決的五百六十億美金，當然也不必是立即製作飛行機，戰車，槍砲。

羅大總統不過係是作誇大妄想及希望的話罷了。

——完——

美國的煩惱

汽車是日用的必需品，不僅是農民，就是其生產生活依存於汽車及製造汽車的美國，陸續强化統制民需用汽油，限制橡皮車胎的製造，而引起深刻的影響，最近依據選國通信社，紐約電報，會論及此問題，所以招來如此之石油逼迫，主要原因是因爲在太平洋岸的油槽船的能力減少，其能力減少，不是在夏威夷珍珠灣太平洋艦隊潰滅的結果，而是高呼亂明，經濟上的珍珠灣事件一郎，汽車不僅是美國國民現在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現在試就統制强化狀況觀之，如民需用的橡皮車胎，在最近的將來，完全禁止製造亦未可知，設如此，則美國民的生活，必將陷於破滅的混亂狀態，而且此種物資問題，由開戰前的日美情勢觀之當局者，當已有預定，充分講求它的對策，不僅是樹立了萬全的計劃可是並未切實施行，所以現在所狼狽的，止是經濟上的珍珠灣事件。

無稽的英美攻擊作戰

主張模倣日德軍　以謀形成第二戰線

〔柏林特訊〕英國於這一二年來，尤其是大東亞戰勃發以來有名的大將甚大提督等，在輿論上到處受到非難的攻擊，但從英國陸海軍大作戰上前此當敗北的事實上看來，這是毫無疑義的當然話。在最近，英國輿論早已對英陸海軍指導地位的人們，大都是起甚麼壓上的非難攻擊喲。不僅疑惑到個個將軍的無能力，對於英國全般作戰計劃也感深刻的憂慮，在那輿論中含有如次的疑惑感，即「英國作戰上沒什麼根本的缺陷嗎？然而英國不至於敗戰的話，參謀本部，軍令部便不大行更迭也可以吧」！

漸淺高峯的攻擊作戰要求聲中，上述的疑惑是最好的代表，例如每日郵報，拚命的提倡為形成所謂第二戰線的大陸作戰編成大軍隊，即「英國人們大部分是於冬季作戰時為蘇聯將替英國於戰爭上得勝利的希望信念所支配，可是，那冬季作戰失敗了的現在，英國英人夢中也不作此想了。依蘇聯的勝利希望到英國的勝利，完全可為糊塗話，更不能不說是大國民所可恥的。從來俄羅斯人歷史上還一次也沒有攻擊作戰成功的事實，所以可知的只是德意志可由大英帝國與美合衆國大規模的共同攻擊，對此絕不抱畏懼的念頭，美英協力，與蘇聯在歐洲大陸結成一大鉗子狀陣形，以往緊裹縮這個，必至於把德意志的生命完全切斷，如若認為此外還有簡單的方法，那便可說是謬見吧」。

此種議論當然立即被擊退而失敗，但於由此而兩次所行的英軍法蘭西沿岸上陸希望要毀，此種議論且益為增多，每日郵報的論說不過是其中的一例。

遠隔大西洋的美洲也有如此與英國輿論步調相同的，即以下合衆國發行新書，博得好評名為「防禦不能獲得戰勝」的一書，著者為F．W，加南陸軍中佐，彼也在這書中竭力主張編成美國大陸軍，彼首先對海軍力過大評價，指摘出因此遭大敗北予以警告，海軍的唯一重要使命，是在護衛輸送陸軍。

他說，「合衆國應當編成大陸軍，與英軍協力，實行在歐洲大陸上上陸作戰，以迴避的攻擊又攻擊，首先不能不擊滅義大利軍，這作戰先自一九四二年開始，次即可擊滅德意志。格謝爾將軍一九二九年沒採用攻擊戰爭，所以於一個月內可以勝利的對德戰爭上不是敗北了麼，我們不能再踏這失敗的路途，現在是不能不採取攻擊戰術，以代替過去的戰術的時代來了，攻擊戰術纔能是使美國勝利呢。」

然而所以主張這攻擊戰法的，是不外希望採取德意志戰法，即為求自已的勝利，要利用戰勝國的作戰，這作戰當然是不能以僅是模倣而成立。美國人所不能於短期內模倣而得的日本軍多年養成的，以及那其斯執政九年來養成的，攻擊精神：美國人當然得以模倣來的理由，況且如美國國民的奢侈成性，還是不能決心於委身在不可避免的犧牲上吧！以前聯合國方面的作戰，幻想過多，這點已經許多批評家說過，然而這些批評家們，儘管希望精神的強調，信為實際上可編成有完全價值，完備裝備，及充分訓練的數百萬軍隊，更不外於舊幻想上又加以新幻想。假若決定形成第二戰線，可不知把這大部隊如何得在防備完備的法蘭西海岸敵前上陸呢，關於這一點，英美的攻擊戰法論者可沒說過一句話，而且彼等過於留意於第一次大戰時的情事，當時美國輸送船一入布拉斯特港，便受到三色旗的歡迎，然而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後，其可能性早已沒有了，今後大概也絕對的沒了吧？結果不外夢想着數百萬陸軍部隊新戰備。

一九四〇年的歐洲，有所謂比利斯軍，荷蘭軍，英法聯合軍等的存在，然而此時這些都被擊滅。大東亞戰勃發後，美英荷澳等太平洋及東洋艦隊都全消滅，陸軍又失去其所有的基地，這些事實都是不可忘的，誰也可說是對作戰計劃本質認識過於不足。所謂戰術與時代精神的潮流，較加南與其友人等所知的有着密接關聯，須知一個革進的戰術僅可由革進主義者與其精神的態度來實行，現在指導着英帝國與美合衆國而走往沒落中的舊世界代表者等，不能不說是最不適於革進戰術的，這樣觀來，美英對攻擊戰術的呼聲不過是一種冒險小說，美英政治家軍人等還沒看出彼等敗北的不可避性，所以彼等纔迷入無希望的夢中。彼等已由只以經濟封鎖而戰勝的夢中醒來了，這夢大概也同樣還沒沉迷便消去了。（完）

他方，為美當局所最煩悶的一個問題就是船員的避忌上船逃亡問題，試依據柏林探知傳來的美英情勢觀之，在從事美英間海上輸送船船員中，很久就有不安的氣分，最近更為樞軸國潛水艦活動的活潑化，而越發的增大的不安，船員的逃亡者層出不窮，更以待遇的惡劣及其他為藉口，避忌上船之風，更為蔓延，因為阻害運航的事件太多，美國政府，現在將全海員，置在美國海軍部的所管下，設立嚴重的罰則，違反者，依軍法會議，斷處之，據云現在正在立案中云。（完）

錯綜複襍之印度

曾天麟

印度是複雜的國家

我們說到印度，總以爲只是英領印度，可是嚴格的說起來，却是包括從前英國於印度帝國之名下，統治與支配着的全地域，總面積二百五十二萬二百九十九平方公里，相當於英本國的十七倍其中五成五，是所謂英領印度轄州，其他四成五，是印度六百有餘的土侯國。

從地勢上觀察印度，可以分爲有顯著特徵的三個地域，其一，是支配印度的全形的三角形的印度半島，其二，是以世界著名的最高峯額非爾士山爲中心，東西二千四百公里之喜馬拉雅大山地，其三，是介乎此二者之間，號稱印度的富源之恒河印度河兩河流域的所謂興都斯坦平原，其中喜馬拉雅山地，形成連接印度北部一帶的大障壁，適當的緩和南部平原地帶的氣溫，且自古以來，斷分印度與亞細亞本土的交通，遂使印度的社會，養成了許多的特異性，當然這不僅是地理的理由，然而印度是一個極複雜奇怪的國家，一言以蔽之，印度並不是像日本與德意志那樣的純一國家，蓋所謂印度帝國之中，有各自獨立的宗教，種族，駁雜的各種社會，而各種社會又分爲許多獨立的單位。

印度有數百種種族

試舉印度的種族，分粗之爲七種，即「蒙哥爾，多拉維合雅」種，「亞里雅，多拉維合雅」種，「多拉維合雅」種，「蒙哥爾」雜種「多爾哥，伊拉尼雅」種，「印度，亞里雅」種，斯基特，「多拉維合雅」種，若細分之，則可分爲數十或數百種。

故印度的語言種類，也是多而且雜，據說現在全印度使用者，實有二百二十餘種，依郵政局等公署使用者也有七十餘種之多，其中使用最廣者，是與都斯坦語，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使用這種語言，在大陸上，或可當作印度的標準語，但是全國的法定語，是英語，即便在印度議會，也以英語爲公用語，所以印度的知識階級，差不多都是通英語的。

次就宗教而言，這也可與人種語言的複雜，做一個比例，其種類很多，所以印度因宗教而亡國，且竟可謂藉宗教而維持，其主要者，爲印度教，回教，佛教，原始教，基督教，希克教等，其中印度教，占全印總人口的六成八，差不多分布於全印度，回教徒占總人口的二成二，即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已占全人口的九成。

印度教社會，還有四種姓階級制度，把印度人分爲僧侶，武士，平民，奴隸等四階級，即使是同一印度教徒，不但不能與其他階級結婚，且亦禁止同桌吃飯。

榨取與壓制的歷史

由此可知印度，比較中國更爲複雜，可以說是大規模的獨立小國家的雜亂而雜處的集團，而把這個四散的複合國家，歸爲一個印度者，這當然是英國的魔手。

故若欲知印度的實體，必須在這種複雜的社會上，罩上所謂英國的殖民地的政治的支配的外被而觀察。

英國統治印度，是在距今百八十餘年前開始的，即一七五八年英國染指世界寶庫印度，先派克萊瓦，爲孟加拉地方的英領知事，繼於一八五八年，英國從東印度公司手中，獲得印度的支配權以迄今日，英國統治印度始終是榨取壓制印度人的歷史。

茲以印度人的房屋爲例，他們的房屋，是與燕巢相同，四圍柱竹樑與椰葉的屋頂，四方的泥牆厚約一尺，室少而人口極小，他們的工資，是自備伙食，成年男子的普通工資每日約四角，故不能吃有營養的食物，以致勞働能率低下，如果勞働能率低下而不增加工資，敷衍下去，那末印度人的將來，究竟怎樣呢？他於宏壯富麗的巴拉蒙教殿堂之下，櫛比鱗次的土民者的陋屋中，看見英國的榨取與壓制吧了。

與以名而取其實

現在印度的政治機構，是依據以第一次大戰後解許多英印紛爭的結果，派遣之賽蒙現地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爲基礎而制定的新統治法，其實這個新統治法，也因第二次大戰勃發，關於議法的基調的結成印度聯邦制之部分，延期至大戰終了，故在實質上，雖謂爲仍舊依據一九一九年實施的舊統治法亦非過言，且所謂新統治法也似乎是許以表面上的自治，然究其實，印度總督爲印度的行政機關的最高首腦者，發揮嚴汎的權限，可於印度人官吏的背後，操縱他們，巧妙榨取與壓制。

例如，現在印度，有由上下兩院組成的印度議會，但其選舉資格，極受限制，議員官民半選，然重要法案若不得總督的私諾，則不許提出議會，總督對於這種勢微力弱的議會，雖令法案提出議會，亦可以自己的意思，使牠成爲死案，且於事實上，可從議會，奪取一切財政政策上的運營權，因此英本國，可藉印度總督頒布任意自專的法律，印度議會，也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形式的存在吧了，一言以蔽之，就是印度的現行政治

關係，是值得「與以有價值其實」的本國的好處。

流血反抗虐政

回顧印度的反英獨立運動（截至現在），當推溯歷史上的第一次反英運動，就是約六十年前（即一八八五年。）印度青年數名，襲擊[illegible]，反抗不堪英國的暴虐之事件，當然他們殺其二十年後的日俄戰爭，日本獲得勝利之前，不知道東洋人的力量，日俄戰爭給日本帶來的，是使少數印度青年，自覺其國家的偉大，並且更加增強他們的信念，這是很容易想像的。果然一九〇六年至七年的反英運動，[illegible]，在國土上展示[illegible]，由那時的反英國運動，來印度自治，英國乃用武力鎮壓，加以捕殺，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的。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印度民族運動，得到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一九一五年，[illegible]與孟加拉地方，舉起了印度獨立的烽火，但一九一七年八月，英國的[illegible]宣言，是[illegible]英國的[illegible]，又將[illegible]以自治，所以不但停止了這些反英運動，英國反以獲得了印度兵之幫助英國，大戰中印度兵之對外出兵，有百二十萬，對英[illegible]，經過數十億元，戰死的有九十萬人，可是大戰終了後，印度民族[illegible]的流血慘案，使得[illegible]不過是一九一九年的[illegible]法，保障政府可以[illegible]民族運動，[illegible]人民，付以全力之抵抗而已。

這樣殘酷的英國的[illegible]，印度民族運動[illegible]，[illegible]加以抗爭，於是英國人[illegible]，不但[illegible]，[illegible]的一場慘劇，[illegible]炸死在百人，受傷者一千五百人。

[illegible]政府的印度民族運動，再[illegible]，其後還有很多的鬥爭，

印度政府對此加以嚴厲的鎮壓，於是英國與印度的對立[illegible]，一九四〇年，[illegible]大規模[illegible]，印人下獄，尼赫魯、甘地等全部被捕的國民會議派的[illegible]，再對印度[illegible]，於是[illegible]運動，有發展到[illegible]之勢。

國內對立妨礙獨立

印度民族運動，[illegible]國內的宗教對立[illegible]，[illegible]印度本身之中，也有[illegible]，[illegible]不可能的許多條件，這也不能[illegible]的，就是宗教、種族、階級等的不同，對於社會的整體性，以致民族運動不一致，其中表現著對印度的政府方針者，有一個有力的政黨即（一）占全印總人口三億七千萬之六成八的印度教徒，其代表國民會議派，（二）占全印總人口約二成六的回教徒，其代表者回教聯盟，（三）占全印總人口的一成的其他，這是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對英國的[illegible]，英國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是獨立之不可能的原故。

例如，作為印度教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牛，回教徒[illegible]，[illegible]，印度教徒[illegible]，[illegible]，這與回教徒的習俗有異，故一九三一年在[illegible]的會議，死者四百名，負傷者一千二百名，[illegible]，[illegible]的回教與印度教聯合會議，[illegible]未成立，第二次大戰[illegible]，國民會議派決行[illegible]八州的一部分，[illegible]反英鬥爭的時候，回教聯盟宣言「印度國民會議派[illegible]的目的已[illegible]」，並實行盛大的政治示威，可見回教[illegible]的立場[illegible]，不以刀[illegible]於對印度教的國民會議派之[illegible]，以回教的代表者大聲疾呼，[illegible]的立場上，我們的目的是回教徒[illegible]印度，[illegible]是印度人」，這[illegible]明示今後印度獨立的前途，[illegible]。

土侯國是英國的傀儡

還有印度有一個特殊的存在，就是印度六百餘個的土侯國。

第一次大戰時，首先對於英國，表示忠誠者，是這些土侯們，此次大戰勃發之際，二百餘國的土侯，也聲明[illegible]，對於獨立運動方面予以很大的威脅，[illegible]，保守自己的特權，[illegible]，[illegible]土侯[illegible]，[illegible]三百九十萬元，現在[illegible]二萬元之多，這可證明土侯國對於英國[illegible]。

插圖說明

一 印度加爾各答市中心街之達爾豪廣場

二 印度哥倫坡（錫蘭島要港）

三 加爾各答市之中心街

故英國對土侯國的方針，也是當作「是英國支配印度的壘砦，是要塞」准許他們的專制，抑壓獨立運動，蓋印度的獨立，就是土侯國的崩壞且是土侯專制的終末，反對獨立運動，是與英國的利害一致的，於是褐色專制君主與白色專制君主；現在欲使友好關係，更形密切。

爭取自由獨立的印度民族運動，因不能解決「隱藏於印度本身之各種矛盾」，故對於民族運動，有重大障礙。

英國的兵站基地

雖印度要想立刻脫離英國的羈絆，然英國絕不惜任何犧牲，努力把握印度，這是什麼原故呢？一言以蔽之不過是印度包藏豐富天然資源吧了。

我們說到印度的產業，首先注意者，就是印度是雨國，實則印度與靠着尼羅河而維持生命的埃及相同，完全是被「雨量的多寡」所支配的，季節風之遲早，是對於印度的經濟狀態，與以重大的影響的，印度係以北回歸線為境界，其北半部，屬於溫帶，南半部屬於熱帶，然印度的氣候，並不因此而分為二種氣候，由喜馬拉雅山地向南之全地域，也有熱帶的季節風，常有很高的溫度。

蓋印度的氣候，在大陸上，分為乾季與溫季，乾季是十二月至五月左右，所謂多期季節風的乾燥的大陸風，差不多吹遍全印度，在這個期間，差不多是不下雨的，反之濕季，大約是五月至十一月左右，含有濕氣的西南季節風是在六月至九月，吹遍全印度，這個期間，有一年的雨量的九成。

豐富的農產畜產物

然則，印度的產業，有什麼樣的產業呢？其主要者是農產物與家畜，印度自古以來是唯一的農業國家，可以說是生於「土壤」的國家印度的六十萬農村，或分布於河川流域，或分布於海岸的低地，採取原始的耕耘方法，從事農業，故印度的米的生產額，一九三三年，為四千六百〇三萬英噸，占世界的九成二而居第一位，又小麥的生產額，一九三三年，為九千六百萬英噸，占世界第三位，尚為今日世界的小麥的重要輸出國之一，其次為棉花，也是次於美國而占世界生產額第二位，一九三三年，生產九十萬基羅噸，占世界總生產額的一成六，其麻，黃麻，茶葉，生產很多，或占世界第一位或占第二位，且印度是大家畜群的所有者，尤以牛與綿羊為多，一九三三年中之總數，有一億二千二百萬隻，超過美國二倍，相當以家畜而知名之阿根廷之四倍，占世界第一，綿羊也有三千五百萬隻占世界第七位，所以英國垂涎欲滴，極力經營印度。

三大都市的素描

如上所述，印度是一個農業國，總人口的九成，被農村所占，印度國內，所謂人口集中都市的現象，不甚顯著，然大都市比較的多，十萬人以上，有三十餘，其中最主要者，或是加爾各答孟買與新德里等三市。

加爾各答市，是孟加拉州的首府，人口約百四十八萬，在英領中，是次於倫敦的大都會，加爾各答得有今日之繁榮者，乃是在印度公司創立以來，利用鐵路與河川，以此地為內地物產的集散中心地，一方面是做印度東海岸的海岸貿易港而努力發展的結果，孟買市是印度西海岸的要港，是建設於一小島上的港，人口約百十六萬，附近有十餘個島，市街是由歐洲人建設的，故與內地的村鎮不同而缺少印度的情調，新德里市現在代替加爾各答而為全印度總督駐節之都，人口約四十五萬，鐵路由各方面集中，成為印度的政治上的中心。

—(完)—

英國禍不單行

英印交涉失敗

拉攏愛爾蘭又遭蹉跌

屢戰屢敗，獨島不定，作最後掙扎的英國，英印交涉失敗後，把大英帝國的不信，漸次暴露於世界了，在這個時候，又遇到了一件失敗的事，這就是對於自由國愛爾蘭的交涉的大失敗。

歐洲大戰勃發以來，英國政府曾以全國力量，遊說接近愛爾蘭的自由州，繼續努力，欲在那些自由州領內設置英國可以自由使用的軍事基地，破壞愛爾蘭的絕對的中立性，蓋愛爾蘭所有的地位，對於英國的作戰行動上，有最大的重要關係，固不待言，茲舉各種理由於左：

第一，愛爾蘭的地理的位置，便利於大西洋的航路管理，且可擁護海運，故有可為重要的前哨基地的價值，愛爾蘭的空軍及潛水艇基地，是在距離英本土的基地，東一五〇〇公里之地點，於作戰上甚為有利，可使英軍在空海兩作戰上，實行相當廣範圍的作戰。

第二，愛爾蘭可為英美海運的補給基地，占有非常良好的位置，對於緩和英國的重大問題即補給問題，總任極重要的任務。

第三，是對於可能的侵害英本島的防衛方法，蓋若愛爾蘭與英國的防衛作戰交流的時候，很能使英國，易於作戰，愛爾蘭的位置在原質上，是已形成其利用價值，故若忽略其利用，則對於英國的戰爭行動，必有影響。

然在過去，英國對這個重要的愛爾蘭，與印度同樣，實際報以忘恩負義的行為，故在世界歷史上，如英國對於愛爾蘭所取的態度那樣的非法行為與無謀的破壞行為及十分的憎惡，這種適切的例是很多的，愛爾蘭為持續八世紀的本國的自由而奮鬥，積年累月，愛爾蘭各國民的胸中，深深地種下了憎惡英國之念。

如是，英國欲期待幾世紀被壓迫的國家之援助，不啻期待奇蹟的發生，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英國決不能等待「奇蹟」的實現，故英國政府想藉種種無謂的策略，極力運動，使愛爾蘭承認協助。

自由州，位於二交戰國即英與美之間，英國或用直接行動，或欲以宣傳工作，侵出國境，得外套的形的英國地理的位置之利，干涉愛爾蘭的領土保全問題，美國向愛爾蘭要求設定其軍事基地一事，被強烈的支持，這種要求，突然的登載於美國報紙，爾來更為顯著，美國政府最近又對都伯林愛爾蘭政府，發出照會。

美國曾對愛爾蘭，約以供與必要的援助，使愛爾蘭對於美國的要求，決定讓步與容納，然愛爾蘭政府，屹然不動，且示以一種姿勢，似乎說是現在實行中的戰爭，與愛爾蘭毫無關係，豈愛爾蘭對於第一次大戰中援助英國而英國不知報恩的事，還沒有忘記。

最近美國人士之間，選擇一種方法，即欲誘使愛爾蘭政府，改變其現行政策，然美國國內愛爾蘭人認為愛爾蘭政府的本質的政策，是被動的立場，且總記得「經濟的援助」的把戲，使擔任重要任務，以使愛爾蘭系美國人，上英國的當而感困苦的舊屈辱，且很知道不易變更該國的情勢，所以現在愛爾蘭，屹然不動，認為國內各種基地，為本國之用而不借與他人，這是很正當的。

(完)

公共汽車實行「一列縱行」 —敲車作—

「您這是什麼意思呀」「近來我作詩了，我就要到西湖去囉」 —殿利作—

初夏曲 —蕭美作—

勤儉增產 —周榮作—

英美的聯合陣線
——張棣作——

×長興演龍套記
——張遜作——

記者：「外邊有人說妳染了×
×病？」
女伶：「哼又是什麼觀男拿我
當了廣告：」

·天上人間錄·
——上官紅作——

羅斯福　「你不要着急，軍費無法籌劃，
至少我們還有一個嘉波叫她來
場裡裸體跳舞呢！」

專人專文

雕塑　王之江

王之江先生是位青年藝術家，專長於雕塑，他是生在最富傳奇的山東省，現年二十九歲，已早登成功之路，是個得欽佩的。

王先生為人爽直，忠誠，好交遊，善言談，和藹多禮，生氣勃勃，絕非一般人心目中所想像的藝術家。

幼時隨父遊於白山黑水土地肥沃的黑龍江省，故王先生之小學和中學之教育是受於黑龍江省。待中學卒業後即留學於日本。於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科，專研究雕塑，於留日在學期間，成績超絕，新構造社彫刻部曾出品數次獲獎及塊人社（彫刻美術團）會員，故王先生於在學時即有精湛的作品，獲得藝術界之欣賞，待畢業後又留日二年作深一層之探討，於二十九年歸國後，與亞展彫刻部兼任委員每次都有一件作品，出現在大會中又曾職教於前師範大學工藝系，一半將數年努力收穫的心得教導予藝術愛好的後進，一半仍努力深修自己之學術，以完成個人對未來學術界的建設，王先生總以為自己研究不深，作品不佳，故以此謙虛之心日日在不停的前進。現留身於政界，因事務的紛忙，隨辭掉師範大學之教職，專從事於政治上之建設。

按彫塑一科，在中國很早即有發明，不過多不為人重視以為與人生無老大關係，而被一代代的忽略，總未作一必須學術去研究探討，而其用處亦多於塑當佛像，隨宗教盛生，存在的，如山西雲崗石佛，可謂彫塑名作，但其只是供欣賞而已，以傳至今。如唐代之楊惠之即以彫塑羅漢像擅長，名於中外，後為顧劍剛所識，推為唐代產品。是以不知名中不知埋沒了多少藝術品，直至近數十年來，漸為人所注意，遂知藝術為人生不可缺少的學術，而有上海杭州，北京等藝術學校的設立，發展中國的藝術。

王先生於中小學時，對於美術一科即非常愛好，而所作之畫子亦較一班同學為佳，故於中學卒業後對藝術已有深的認識及愛好，遂走入藝術的途徑，努力中國方與未艾的彫塑，王先生有精深的修養根基，及濃厚的興趣，故其彫塑的作品是不想可知的。

日本研究彫塑是較國內環境適應得多，設備亦較為方便，但有時參考書也是需要許多困難才可得到的，故於課餘稍有暇時即到書局蒐買，但尚較國內之材料好找得多，現家內存的作品亦很多。

近來因時間的限制及材料的難得，大的作品往往不得成功，但於此百忙中尚希望找出一部份時間研究下去，在不妨礙職務中。

羅丹與巴爾札克像

王之江

法國大文豪巴爾札克的彫像由羅丹作成後，放在羅丹的光線不充分的工作室裏四十年，才得到了各方面的瞭解而建立在太陽光下的巴黎街上。

在一八九一年七月三日法國文學家協會曾委託羅丹在十八個月中作成一件三米高的巴爾札克紀念像，但是工作進行起來，因為有種種關係羅丹又請求該會延期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完成，其間羅丹為了澈底明瞭巴爾札克的生活狀況，曾去茲爾地方旅行數次，並熱心搜集了很多材料，羅丹雖是一位寫實的名手，但他却又加了這麼一番苦心，結果在一八九八年的春天才算大略完成這件巴爾札克的像。

羅丹曾用譏嘲而帶有滿足的口吻這樣說過：

「自己想這件彫像已竟作得很好了，但是我還在想把這件彫刻放幾個月來修正一下，同時每天靜靜的觀察它，假若有意外的靈感來支配我的理念，加意修正下去那麼我的這件工作就算完成了，有時一件作品雖然可以說到完成，但是繼續修正下去，那麼作品的美會漸漸增多起來的。」但是文學家協會那對這穿着睡衣的巴爾札克像，建立在公衆前不同意同時評判這件作品作得太粗草，所以不肯接收，這座巴爾札克的彫像。

可是以羅丹對巴爾札克的構想他在深夜中，披着睡衣，滿滿着髮，張着眼睛在屋中踱來踱去的樣態和透露着內心的幻想，所以為了表現這偉大的作家，除掉採用睡衣的姿態外，恐怕沒有比這再恰當的表現方法了。

這彫像的手法，和在外光下的效果，羅丹也費了十分考慮，假若服飾整齊，和表面光滑的作去，那麼羅丹對巴爾札克的觀察和所希望的中心思想，粗大的線面所托襯出內心的描寫，恐怕都要毀掉了。

巴爾札克像得到了極不好的評判後，羅丹在絕望中曾這樣寫述：「現實生活以外再找不到別的美了，公衆對彫刻是不理解的，當初我員不該接收他們的委託。」

羅丹在這件巴爾札克像被拒絕以後，完全陷入孤獨的生活中，當時有幾個他的近友曾來信安慰他，他的回信裡這樣寫着：「…巴爾札克像是文學家協會得到了官廳的許可，允許建立，在巴黎市街後才來託我給作，同時我也顧慮到了我這件作品應當放到什麼地點，和怎樣去作成它。

這件彫像是我藝術生涯的理論的成功，現在我的期望，只是把這件作品自己保存起來欣賞對我的正當的批評到來的那天，敬謝各位好友對我的鼓勵和同情……」

結果，他的預言終於在四十年後實現了。

燦爛的太陽光照着這立在街頭的紀念像，和睡衣內包裹着肉體的生動，靜靜的天空在稱讚着這件偉大的作品。

這件彫刻，大部是平平的面，由這面和面而擴展了作品的雄厚偉大。

巴爾札克像，細部姿實簡略得多，從這處看起來，反到特別生動，頭和全體的動勢，已表明了這大作家的生涯。

米羅的維那斯在盧佛爾美術館的地下室窒息的時候正是羅丹的巴爾札克像永遠在青空下生動着。

（完）

高單位
維他命B1劑
強力
米太寶靈片
メタボリン
〔適用範圍〕
胃腸病 食慾不振 營養不良 常習便秘等人
事務繁冗 用腦過度 用力過度 疲勞倦怠等人
病中病後 夏令衰弱 長期旅行 運動選手等人
妊娠嘔吐 妊娠惡阻 產前產後 授乳期之婦人
脚氣病 神經痛 糖尿病等人
發育不良之乳幼小兒等
株式會社 武田長兵衛商店
總行 日本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天津辦事處 天津日租界旭街
北京辦事處 北京宣武門內大街
41(5)57

本刊每期獎金小說入選作之十一

小翠一拉開遮蓬屋門，如絲的晨風清新地撲着她的臉，而那火燄般的紅日已隱現在東房後邊了，顯示着一日的酷熱，然而她心中卻閃着一片清明，在她看來天空是清明透亮得像一塊翡翠。「眞是一個響晴天呀！」一個聲音在她心中快樂地叫着她是如此稱呼一個能使小販銷路好的響晴天氣的。

十點多鐘一切都預備好了，她提着裝零食的匣微，小板凳和一把掃帚，慢慢走在范大伯旁邊。大街上已幽滿了耀眼的陽光，要緊貼着牆走才有點陰涼。范大伯挑着那些瓶瓶罐罐的擔子，扁擔發着支支的抵抗的沉重聲音，在肩擔下的范大伯的身體越發傴僂了，臉上泛着用力而致的紅腸色，上面堆滿了幾月過逝的深刻標記，眼光是模糊與溫柔的，一種被命運折磨的溫柔的暗淡的光[illegible]。

「小翠你拿着掃帚哪嗎？」

「拿着呢！」她忿恨地回答，乾果舖大爲排擠他們在他們前擺攤減少了乾果舖的買賣，因而他們隨着乾果舖的牆根遺留下糞便，等待他們第二天去打掃。「他們就是拉屎我們也還在那里擺，他們還攆得我們不成」小翠狠狠地加上說。

天氣眞熱，馬路上的一切都在猛烈的日光下蒸烤着街路樹一動也不動，如標本的植立着。幹苦活的人流着汗，疲倦地喘着熱呼吸。一切都停頓了似的。

每一個小販或以勞力換飯吃的人還有那不講衞生的小學生走過這邊於柳樹下的路旁吃食挑子誰都拿出二分錢：「來一碗吧！」來給如焚的心一點冰鎮。酸梅湯很快從大瓶中一碗一碗的倒出，大洋與紙印的紙票漸漸堆積起來，小翠忙亂地幫助父親盛酸梅湯和收錢。她似乎忘記了熱。

過了晌午天更熱，火熱的太陽像懲罰人類地炮烙着它簡直忘記了休息。賣酸梅湯的銷得也更快了。又一大瓶酸梅湯剛開始了。可是范大伯低頭向瓶底瞧了一眼說：「呀！冰沒有了，還得買去。」

小翠帶着欣然吩咐的口吻說：「爸爸讓我去買！」

小翠向來說什麼是什麼她高興把勞累的事攬到自己身上，隨此而受的粗糲她會非常生氣的。范大伯和大娘是不敢違拗她的。

她從范大伯手裡接過二毛錢，順着路邊她走往中南海的路上去了。

她用一根繩子洇着冰塊往回拉，空氣悶熱，她覺得背上彷彿馱着太陽所有的熱力這路變得無窮盡的漫長，老走不完，每一步路都是許多汗換來的。她看見幹苦活的人都不時用一塊骯髒的布擦着臉上大滴的汗。

何況走過時她的眼睛不時觸到那些坐在車上舒服得如同坐在沙發上的女人，或走在洋傘之下的女人，她們穿着薄如蟬翼的紗裳和輕便的鞋，臉上塗施脂粉，顯得異常輕快而涼爽，彷彿冰激凌似的，小翠凝視地望着她陡然感到身上穿着布衣的厚重了，甚至她感到白熾炎的面孔的黑色都是可感到的事了。她想起了類似命運的不平際遇。

她終於憤恨地將冰運到目的地。

這一天過得異常沉長艱難。晚上太陽雖然落了，可是大雜院彷彿沒關門窗放出似的鍋沸一院的暑熱。男，女，小孩都待在院中，聊天吵嘴和吃飯。小翠不感到餓的胡亂吃兩塊窩頭就算了。

晚上屋裡更是個小蒸籠進去不得，小翠搬出兩張椅子兩個凳子搭着自家竹床拼湊成一個臨時床鋪，然後放上一條褥子，便睡於「星月的花被」下了。

熱氣在她四周圍稍許久才漸漸消散，溫度被夜空吸收了去，似乎露水也下降了小翠身體不由得縮起來。在夢中她就朦朧地覺得鼻子不通氣，彷彿她還試驗着暢快呼吸似的。就這樣她醒了，鼻子果然不通氣了。

她坐了起來，天空深沉星月晶瑩。她急忙抱了褥子跑進屋去，此時屋中的熱氣是需要親切的了。

第二天她就患起重傷風鼻子一點氣不通，熱度很高頭昏腦脹，在乾燥朦朧的昏睡中，她看見那些費苦力的人伸着佛手佛腳沉濁地呼吸着。忽然一迷糊，她又看見那些處在光明境界中的女人。她給她們擦皮鞋，她拿起小姐的輕飄沙裳往自己身上比着。她知道這是夢，她快樂地吮於夢裡道：「讓我在這裡多待會兒吧！」

她睡了一晝夜才好。早晨她拉開紙窗屏門一看又是她所以爲的「響晴天」，她心中又明亮起來，臉上眼裏都有了笑意，輕颺的晨風從她頭邊掠過，她病餘的感覺便隨着頭髮一同吹到後邊去了。

晌午她從家中吃過飯往攤子走去。陡然她背肘從後面被人撞了一下，接着一聲：「嘿！」

她嚇了一大跳。一個二十歲的年青小夥子發現她身旁，他穿着白褲白褂，剃着平頭，頰上鼓起兩塊肥肉，她認得就是他們擺攤乾果舖的夥計，她心中火冒而顫抖她的嘴唇自動地抖緊着「你『嘿』誰哪？以後少『嘿』……」

「嘿一下也不要緊哪。幹嗎這麼猛烈呀？」他嘻嘻地笑着說。

她平時沒有和人打過架她的心激怒得厲害，疾速地要跳出口來，她面色蒼白，神情激昂。

「有能耐你敢和我一直走到乾果舖門前嗎？」

「一直走到那里就一直走到那里。」他毫不在乎的回答。雖如此說，他卻放開大步超過她走到前面乾果舖去了。

她望着他的背影恨不得打他一個嘴巴，她吞嚥着隱忍的悲憤。

看見父親她覺得受了莫大的委曲而又被溫暖融化了似的，眼淚迷濛着眼，她低聲顫抖地說：「那混蛋小子嚇我。我……我……我罵了他！」

范大伯黑瘦枯乾的臉上充滿了柔順的表情，親切地憐惜地說：「不用理他得了吃虧常在。」

她歎了口氣，心漸落下去，爲着父親她願忍受一切。

太陽向西傾斜了，一陣烏鴉迅速飛過，立刻將尙留着少半圓圓的太陽趕進去了。帶着沙石的狂風從地上兜起在半空中旋轉着，溫度卽刻低落，遠處有沉悶的隆隆的雷聲。行人忙着趕路，貨攤小販也要緊着搬收各物。范大伯和小翠也匆忙收拾好趕緊回家去了。

吃完晚飯大雨點就下來了，把多日的暑氣都趕進地裡去。

屋中點着昏暗的油燈，三個瘦小的影子貼在充滿臭蟲血跡黃色斑漬的墻上，風雨打着窗戶沙沙地響，窗紙斗斗地鼓起來。一陣風進來燈光暗了，突然又升高起來燈罩便蒙上層煙。雨一直響被地花花響着，把一切聲音都捲進去了。

「爸爸，聽！誰找我們吧？」小翠突然帶着靜聽的神氣說。

「怕你聽錯了。這麼大雨的晚上誰來找？」

突然門扉一掀，一個五十餘歲的高大陌生漢子一步跨了進來，將屋中三個人嚇了一跳。陌生者將傘放在屋中椅角，便拍打着身上淋的雨珠，他一走進佔了屋中一大片地方，向四周噴着酒氣他揚着頭站在那裡，等待着主人的間歇和招待，他臉上充滿了剛強蠻橫的氣概。

「您找誰」？范大伯疑惑地問。

陌生者不以爲然地輕聲一笑，「怎麼，少海，不認識老朋友了嗎」？

陡見這名字范大伯的神經突然一縮，不自覺地呆然凝視着來客。事實上這名字他已經二十年不用了。隨卽這幾落在他耳內名字的同時喚起他二十年前的記憶，他變了面色，眼睛下視，軟弱地說：「您是何禿子嗎？……二……二十年了？」

「不是他是誰？總算還認得我」。他滿足地回答。他望着站在范大伯身後的乾瘦女人說，「大嫂，您也老了，我都老了」。

范大娘臉上顯上一層陰雲，她勉強拜了一下說：～「何大爺好，請坐吧」

「倒點熱茶來」！范大伯吩咐。

「可是火已經滅了。」范大娘回答。

「不必熱茶涼的更好」客人說。

「你怎麼找到這裡來的？」范大伯囁嚅地問。

一個嘲諷的笑容掠過何禿子的臉，這問題太不值一答了。

他端詳着這昏暗的小屋他似乎頗嫌它狹小與低矮，可是他還誇讚地說：「又有一個家了，你那一個二十年前的家還記得嗎？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似的。屋子可比現在的寬敞光亮多了。」他向四外噴着酒氣說。

范大伯不得已地回答，「那也不用提了，我現在已很滿意。」

小翠和母親並坐在炕沿上，莫明其妙地感到畏懼。她今年才十六歲，二十年前的事她不知道，父母也沒有和她說過。

「是了，人有了一個鋪子窩也可以滿意的。可是我從那回犯事又多少次發財，多少次成了窮人，甚至仍去坐牢，但是每次我都抖抖手老子認了！但是：一個鋪子窩是容不下我的，要是容得下我早洗手不幹了。」說到這裡他赤紅着血絲的眼睛燃燒着幻想的希望，他笑了一下，露出兩個尖的牙齒，像對自己將兒們說話的樣子口吻說，「眼下就有一個可以發財的買賣你幹不幹？」

范大伯畏縮地蜷坐在屋門口的炕沿上，他頗盡可能地擺脫過去的回憶，儘快完結這段話。

「現在就是多麼有把握可以發財我也不妄想了，我還有妻有女。想當初……」

這句話招惱了何禿子，拍的一聲粗重的拳頭重擊在桌子上，燈光軟弱地跳動了一下，茶杯也動搖着。

雨滴化花的在窗外響着卻似乎距離得遠了，又似乎千百年來它就一直下着的，在人意識隱隱中膨脹地響着。

「想當初也別妄想發財就好了！」他憤怒地嚷着。雨滴給他的話作了節奏。「那早可以享福了。何至五六十歲還起早睡晚，飢餓勞碌，作着一二分錢的買賣」

他的眼睛突然陪花朵在范大娘身後的小翠，他烤旁血絲的眼睛粗暴地說：

「這個小姑娘也何至穿這粗衣布裳？也滿可以穿上時髦衣裳，燙頭髮，穿高根鞋，和小姐們一樣到學校去走走。」他滿含惡意地一句緊跟着一句地問：「你不喜歡像小姐一樣嗎？你不喜歡時髦嗎？你不喜歡提着一個花書包子跑跑學校嗎？」

小翠的呼吸都屏息住了這些話如雨中的雹子打在她頭上，使她低垂了，她覺得心中的熱氣漸被寒冷侵佔，不知是何禿子的粗言暴語還是爲什麼，她的眼睛竟潮濕了，她的努力纔能夠她不哭泣出來。

范大伯蜷坐於炕沿一角，一句話也不說，他益發顯得陰暗瘦小了。最後他軟弱地說：「我不抱怨，也不再妄想，這是命。命！」

「命！雖然我沒有好命可是我也不相信命！」何禿子仍憤怒喊着，「走一步說一步，到底也是要和命拚一拚！」

他呷了一口桌上的冷茶站起身來說：「我不多打擾你了。你早已不是從前的你了。不要出來了，雨還沒有住。你待在屋子吧。」

他一低頭便昂身出去了院中恢復了單調的雨聲。

沒有人打破沉寂，他們似乎都回到內心去了，但都又有所拘束地坐着。

待了半天范大伯走過，坐在小翠身旁，他軟弱地歎口氣說「你不恨我吧？」

「恨您？」她悵惘地問

「是的。你本可以生在一個好環境內的，可是在你未生下之前我就給你的環境破壞了。」

「既然我們都在受苦我還怪你什麼？」

「你不怨我就好，多少年我不敢把從前的事告訴你，怕你怨爸爸害你受苦。只要你不怨我，就再比這苦十倍我也甘願，我願爲你勞苦。」他仰望着她虔誠地低訴着。

「您不要說了，知道了。」小翠煩惱地回答。

范大伯失歸也攔她望着她，不再說什麼。

雨聲繼續的花花響着，聲聲滴進煩惱的心裡。

第二天早晨，推開房門迎着她的眼光確是一片被暴風雨洗滌淨了的天空，並有陣陣潤濕輕風，而那曉曉的晴朗太陽已照在東屋後邊了。

小翠心中沒有歌唱着，「普羅天」，她有些想幌了這幾天空，果望了一會，覺得早上起來就有些不耐煩。

她照例提着板凳掃帚和父親在街走着。

「你帶着掃帚嗎？」

「帶着哪。」她簡潔地回答。

作着買賣時她是神不守舍，眼前縈迴的華麗婦人和那淡漠中的生活去了她的視線，她在她的身上纏着自己已破滅的幻夢而又激起煩惱，范大伯奇異地望着她他的手不自覺地顫抖着。

夕陽西下時范大伯怕她精神不好，叫她先回去了。

命，命，的聲音在她耳內欄着，她要從這個念中逃避出來，和命拼拼，雖然她明知終歸是逃不出這漩渦的，但是她自然地渴望着作出點異乎尋常的行爲。

似乎有一個人在她後面追隨着，她沒有回頭。

「嗯」，又北說着果然的夥計。

「老是跟我討厭這聲音」。

「那麼你叫什麼？」

「你不用管」。

他只得換她走遠些。她即判住路旁嘆了些。

「你不要離我這麼近，讓我爸爸看見他會說我。」

「怕爸爸！她給你什麼好處了？像那些闊小姐她們才怕爸爸，她們一反對，他可以不供給她們打扮。你看像那個女人，」他低微了聲音暗示着對面路旁走過的一個時髦女子，在急速交換着兩腳走着，她赤裸的緊張的腿有一種光華美麗的黑色，腳上穿着灰色的皮鞋。小翠深深地望了一眼，隨即低下頭，她的心跳着，彷彿他已猜出她的心事，臉不由得泛起一陣紅潮。他還不管情地說：「我以爲窮人就這點好，自由自在，沒有那麼多臟教，好玩就玩玩。」

「…………」

「今天公園開放我帶你上公園吧？」

「誰要用你帶，我自己不會去嗎？」她反抗地說。

「好，咱們一塊去。」

范大伯站在攤子旁邊，他一直目送着女兒，他看出那個青年小夥子在和小翠搭話，在他的視野裏感觸他們却合攏地走遠了。一陣織帶從心底湧起。他初次感到老年的悲哀。

他攏了一下眼角，一抬頭夕陽將落的光輝正射進他眼中，他彷彿第一次看見這夕陽似的，心向下沉去，同時心中反覆着一句話：

「她不是我們的了，她變了，變了！」

完

選後

文藝是人類的精神食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它既是人類的精神食糧，最低的條件，必須是沒有毒質的，並且是時刻新鮮的才對，因爲，含着毒質的物質食糧既是有害於人體的；而含着毒質的精神食糧，則是有害於精神的。同時，老舊的陳腐的作品無論怎樣掉換花樣，總如牙慧一般，喚不起人們的注意。也就是說：讀者對它，一點都感不到興趣的刺激。所以在大千世界中，拋棄了偏然了的題材，另發掘沒人照耀滿的人間萬象而寫出的小說，才是好的文藝作品，才是新鮮的所謂精神食糧。

試觀華北文壇的執筆之士所製造出的貨色，能够合乎這個條件的實在不算多；因之，我們對於稿子的選擇「夕陽」實在十二分珍惜。

夕陽不但在題材方面使人感覺得如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新奇並好，並且在技巧方面也相當的圓熟。自然我們並不敢把它捧得過高，譽爲出類拔萃的作品，但至少我們敢說：它是在一般作品中比較完整的新鮮的一篇。

在夕陽中不但刻畫出一個另一角落中的吃苦耐勞的少女的天眞與樸素，和她的打倒宿命論的自找出路的精神；並且描寫出一個因家道衰落的老明兒的身世的悲慘。這兩個典型的造型，是相當的正確的。

全篇自始至終，都是用柔散的筆法所刻畫出的細條紋。除了有的詞句過於冗長，稍嫌累贅外，描寫的還相當深入。尤其在結論時，用極限好的夕陽做陪襯，象徵老年人的哀愁，使人讀後，不禁生唏噓之感，手法實在比較高明。

—本刊編輯部

功效最宏
成份最高
品質最優
哈利巴
近代青年婦女，如覺面黃肌瘦，肺癆體質，或乳汁不足。祇要每日進服「哈利巴」一粒。保證轉弱爲强，反瘦爲壯。
適應症
增營養
抗傳染
北京・天津・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包裝 壹百粒・五百粒

慈禧太后之六旬壽典

儀龍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在京大小各衙門舉辦萬壽大慶典，由[illegible]城內外暨西直門直達頤和園，沿途經過之路，所有大街兩旁商舖[illegible]，裝飾得高低曲折，[illegible]，綺麗精妙，並搭綵[illegible]，[illegible]，彩設亦皆金碧交輝，其[illegible]上乃約道敞廟，通衢過道，[illegible]上乃有各等演唱百壽圖八仙慶壽[illegible]池寶萬國來朝等戲，皆[illegible]，此大戲[illegible]設置點綴，凡御駕經行之地，各街左右舖店以及民房，若有房宇低矮或殘破者，皆由官府為工代[illegible]，或二層或三層[illegible]不等，若有巷中房牆頹倒者，亦皆由官府修葺，俱皆描金彩畫，以壯觀瞻，其[illegible]之處，自西[illegible]門經西安門丁字街，西四牌樓而北[illegible]新街口，西直門外倚虹堂由石路[illegible]和園東宮門也，此一路每有[illegible]之處，即建或殿或一閣或一[illegible]或[illegible]不等，其上即有或僧或道或喇嘛誦經，抑或其上有伶人演唱崑弋雜劇。自西華門至頤和園，一路瞻仰點景者，寶馬香車，紅男綠女，綺羅結伴，錦隨成羣，比較每年元夜燈節之遊人，更多加於千萬倍也。[illegible]太后六旬萬壽乃普天同慶，各省督撫皆特派代表專員攜帶進奉物品晉京祝嘏，壽禮為數甚多，內事隔四十餘年，全都遺忘，惟記數種，計有[illegible]九而看鑲拜[illegible]觀世音像，軒轅集[illegible]歐合[illegible]成字有清聖人」又「訓政數十年[illegible]調鼎[illegible]女中堯舜，[illegible]時共仰好[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又「惟大[illegible]必得其[illegible]合虹[illegible]以[illegible]翊[illegible]之元，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日升月恒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呼萬歲者三。」又「[illegible]來[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同[illegible]走，[illegible]旺乎穀[illegible]以天下[illegible]不[illegible]又入千歲[illegible]西[illegible]比[illegible]數，九五[illegible]北[illegible]如大海潮音」又「聖天子[illegible]而成排[illegible]乾清[illegible]保泰之心[illegible]以[illegible]母之[illegible]，億萬姓[illegible]而來恭東[illegible]西[illegible]北[illegible]向月[illegible]。」各省督更俱有貢品，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瀚章，閩浙總督邊寶泉，雲貴總督[illegible]英，陝甘總督楊昌濬，四川總督劉秉璋，山東巡撫李秉衡，山西巡撫張煦，河南巡撫倪文蔚，陝西巡撫[illegible]，新疆巡撫[illegible]，江蘇巡撫[illegible]，浙江巡撫廖壽豐，江西巡撫德[illegible]，安徽巡撫[illegible]，貴州巡撫嵩崑，湖南巡撫吳大澂，台灣巡撫邵友濂，[illegible]總督[illegible]，河道總督許振禕等有晶[illegible]玉[illegible]如意者，有[illegible]紙[illegible]佛者，有赤金碗盤器具者，有平金[illegible]花衣料及玄狐紫貂海龍各色皮筒者，有明珠璧金剛鑽石等物者，有[illegible]宋名人字畫者，有周代銅器漢代[illegible]鼎玉器者，有宋代之汝窯官窯哥窯定窯均窯[illegible]，及元代各窯明代[illegible]，以及本朝之郎窯各窯之瓶罐[illegible]者，有江西景德鎮官窯瓷器百[illegible]者，有西洋鐘表[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行走飛鳴者，[illegible]可[illegible]有[illegible]隨敵一[illegible]，周身及[illegible]之全身皆[illegible]明珠及[illegible]石[illegible]光燦爛，五色迷離，又有[illegible]二株，高可五尺有餘，其色粉紅，光潤無比，又有玻璃翠西瓜一個，其圓有一尺許，而綠如菠菜色，[illegible]欲滴，又有[illegible]鳥一個，長可八九寸，其五官四肢[illegible]無異，[illegible]希世無價寶也。當是時西四牌樓之南路東新開[illegible]樓飯館一區，門面作拐角形，佔據丁字街之東南隅，高樓[illegible]十餘間，[illegible]，珠簾[illegible]，各[illegible]正值[illegible]之時，各府福晉以及命婦均將來此，憑欄眺覽點景，[illegible]南方[illegible]，又[illegible]胡同一帶各曲班中[illegible]，亦皆紛紛[illegible]，戲館門外車馬喧闐晝夜不絕，更有內務府工部等，承辦萬壽慶典，常司各官竟有以該館樓上為辦公之處，因吸鴉片叫妓女均甚方便故也。

（完）

關於頭髮的奇事

頭髮本來是每個人的頭上都有的，並不是一件奇事，想不到聰明的人類在這平凡而普通的頭髮上會做出許多的奇事來，像中國滿清入關以後，叫漢人男子也得結起辮來，到洪楊之變，又要剪起辮子來，在[illegible]府武[illegible]起義時，也就與[illegible]剃成光頭了，及到近年來，[illegible]人又蓄起髮來了，這個是件奇事，但這不僅中國如此，就是外國也是有許多奇事的，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現在介紹幾件關於頭髮的奇事在這裏。

在法國當法皇路易十六專權的時候，朝綱不修，暴虐無道，僧侶橫行，國民都有改革的動機，因之演成一七八九年法國的大政變，法皇路易十六世和瑪尼安妮阿皇后是個很賢淑的皇后，慈祥謙恭，愛民如子，曾經幾次勸告路易十六世改變國政，以順民意，所以當瑪尼東妮阿皇后上斷頭台的時候，一般法國婦女都捨不得她，她們都很一致的同情皇后，都很憐惜皇后，但是都沒有法子能把她救出來，同時瑪尼東妮阿皇后看見她們都很真實的態度來同情她，自己也很感動起來，到快要臨刑的時候，她就把自己平時所愛惜的，最寶貴的頭髮剪下來，分給一般同情她的婦女，以作永遠的紀念，法國婦女也為着要紀念瑪尼東妮阿皇后的慈愛，和永久不忘她的不幸，所以後來也都剪起髮來了。

又有一次，是因為英法戰爭結束以後，法國阿林將軍收集了許多關於此次戰爭的材料，開了一個展覽會，藉以作為紀念和刺激國民的，那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們都豎着像陳列在那裏，其最使人注目的，就是女將軍貞德的剪法戎裝，英氣勃勃，去參觀的人都敬佩她的勇敢，而一般婦女更為崇拜，於是都倣傚她[illegible]法，表示自己也是勇敢的人，所以這個[illegible]也以「貞德」為名了。

在[illegible]巴西另有一種習慣，那裏的理髮[illegible]，[illegible]頭髮，不到十日又得去再理，而且總是不給你洗髮的，香水卻是像水一樣不值錢的[illegible]在頭髮上，頭髮根上任你怎樣的污髒，他們是不管的，要清潔還得自己回家去重洗，那香水也就等於不擦，假使你叫他洗頭是辦不到的，就是少擦些香水，他們也就會笑你是鄉下人。

還有德國的理髮現在都用機器了，在五分鐘以內可以理完，這對於時間上是多麼經濟呀，把每年中國人為理髮耗的時間來統計一下，這也是有很驚人的數目。 亞子

世界獵奇

淋疾
服後二十四鐘點必顯癒效
急慢性淋疾
婦女淋疾
淋菌性各症
丹毒
敗血症
一切化膿症
阿爾巴基爾、係最新銳雙基化學療法劑、如今獨占斯界之最高水準綫、其性能之優秀、告癒率之最多、尤其效果之神速、乃爲凡百化學療法劑中之惟一製品、承受絕大讚許。
乃以內服一法、直接衝滅淋菌窩巢、須臾之間徹底殺除、尤於尿道組織中之破菌擁菌作用、一層駿烈、故在二至三日之內不問新舊症狀、皆能完全除根、永防其再犯。
二〇片・一〇〇片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內製藥株式會社
東京市・大阪市
奉天市大和區紅梅町二
北京內三區東四北大街
上海市文路七三弄四號
廣東市惠愛中路一七五
雙基化學療法劑
阿爾巴基爾
片

•半月譯文•

義大利·莎里奧原著
劉國華譯
孔飛插圖

洛璐不住地在房裡兜圈子，不是動一下架上的陳設，就是茫然地望着桌子的抽屜出神。這是很顯然的，她一定是要做一件什麼事或是想說什麼話，可是她爲着她姊姊莎妃亞仍是用着幾只纖指很輕快地在那美麗的花邊上飛舞，而並不抬起她的眼來的莊嚴樣子所束住了。她背誦一段詩，哼了幾句歌曲，但莎妃亞却好像仍是沒有聽見似的。最後，還是生成沒有多少耐心的洛璐，立在她姊姊的面前，大胆地提出了問題，她說：

「你知道嬌納德小姐對我說些什麼了嗎莎妃亞。」

「總不致會有什麼有趣的事吧。」

「這又是一個既乾且冷，就是在夏天也要令人打寒戰的回答。我的冰姊姊，你是從那兒找來的這些冰塊。」

「洛璐，你眞是個小孩！」

「這就是你錯誤的地方，我已不是個小孩，因爲我要結婚了。」

「什麼？」

「這就是嬌納德小姐給我說的話。」

「你怎樣地說你的瞎話，我一點也不懂你在說什麼？」

「好得很，那我用戲劇裡的方式來給告訴你吧，這是一篇敘事文；但是你這位固執的老師能不能給我聽個的注意嗎？」

「能的，可是要快點。」

「時間是那天賽馬日，地點是火星場，你那天沒有在那裡，你偏要看你那些不怕膩的書。」

「我不聽了，假使你仍是說得離題那末遠的話。」

「你無論如何必須聽着，這個秘密簡直要悶死我了。」

「你又來了嗎？」

「好，我不這麼說了，我不這麼說了，那天我們在賽馬場坐的是在大看台的第一排，樓羅搜走了過來，介紹給我一個漂亮的青年鹿培爾，孟特法爾，我們在互相交換了通常的招呼和淡漠的客套之後，他們便坐在緊靠在我們的後面，交談了幾句以後，接着便開始的給號。你知道我是在賞那匹叫古爾賢的馬的，誰知那畜生竟那樣地叫人失望。在一片飛沙把那些馬攏沒了以後，我叫嚷「古爾賢贏了」「古爾賢贏了」的時候，突然聽見孟特法爾叫喊「不，嬌納洛爾」，「嬌納洛爾！」我對他的這種頂撞雖很生氣了；可是他却仍是微笑着；並且還是那樣頂撞我，結果我們便打了一個賭。末後經過了半小時的焦急和心跳之後，我知道古爾賢誤了我的事，我輸了，孟特法爾贏了。眞想不到，我對他說，我立刻給他錢，他向我辭了一個躬，回答說，時候多得很。後來我在紀亞加廻見了他，對他疑問地瞭了一眼，他祇是神秘地微笑，鞠躬之後，在戲院裡，或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這樣。鹿培爾現在二十六歲，很好看。今天早晨，我未來的公公老孟特法爾已經和媽商議了兩個小時呢。」

「啊！」

「你已經注意了嗎？很好，我從嬌納德的嘴裡知道了這個會晤，所以結婚便算都已定規了。只是一件小事沒有解決，就是當我去市長辦公室的時候，我是穿灰色的衣服好呢，還是穿黃褐色的好呢？我還是戴一頂有帶子的帽子好呢，還是一頂沒有帶子的帽子好呢？」

「你說得多麼遠呀！」

「說得多麼遠？當然哪，我和鹿培爾將要如何狂熱地相愛着，同時我的父母也很滿意，所以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就這樣地嫁人嗎？」

「就這樣地嫁人，這是怎麼講？」

「既不認識他又不愛他。」

「可是，我還是認識他的，我在馬場和大街上都看見過他，前天我沒有吃午飯，只喝了三杯咖啡，就是因爲沒有看見他，並且我還預備自殺呢。」

「他呢？」

「他愛我，所以他想和我結婚。」洛璐很得意地說，可是她看到莎妃亞的臉已變成蒼白了的時候，她又深悔這句話的過於不小心了，於是把身子靠近了她姊姊，很親熱地問：

「我把話說錯了嗎？」

「不，好妹妹，你說得是對的，一個人總愛一個人結婚，然而喚醒愛情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呀！」她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喚醒愛情，喚醒愛情！」洛璐帶着一種惱怒的神氣重複地說。「莎妃亞，那是不什麼難的，可是倘若像你一樣的一個人，生着一副嚴肅的前額，一對悲哀的眼睛，一副沒有笑容的嘴唇；或是一個人喜歡在旁人跳舞和玩笑的時候，獨自一個人跑去坐在房裡沉思；倘是一個人不肯笑，不願意生活，像是一味地做夢；倘是一個人雖然還年青，但她却整天裝着年老而多愁的神氣，那就很難有人愛了。」

莎妃亞把頭低得低低地，一句話都不曾回答。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似在制住她的低咽。

「我又使你傷心了嗎？」洛璐問。「那是因爲我盼望着你被人愛，願意看見你做個新娘，倘是我們能在同日舉行婚禮，那是多麼好呀！」

「那是多麼瘋狂的事，我預備做老姑娘了。」

「小姐，那不行，我可不應許你這樣做

假使洛培督是個好人的話，我希望，他一定會有一個未婚的弟兄的。」

這時候，她們的母親穿着出門的衣服進來了。

「媽，你要出門嗎？」洛璐問。

「是的，我要到登記員那裡去。」

「啊，到登記員那裡去，定是件要緊的事情吧。」

調皮的小姐，你不久就會知道的。莎妃亞要你同我一塊出去，會吧。」

「莎妃亞也有什麼秘密要找登記員嗎」

「洛璐，你能在什麼時候，學得莊嚴點呢？」

「快了，媽，你看着吧。」

她把門拉開，讓她的母親和姊姊出去，同時鞠了兩個躬，低聲道：「夫人，小姐，請。」當她們走出屋子以後，她大笑着叫喊地說。

「去吧，遠遠地談去吧，我裝做完全不知道好了。」

×　×　×

洛培督．孟特法爾，無論什麼樣，他是不能算作一個思想家，無論一件什麼事他絕對沒有工夫來思維，他在白天裡，都是消耗在午餐，騎馬，會訪和晚餐上，就是讀半點鐘的書或作十分鐘咖啡店門前的徘徊，也沒工夫去做。他的晚上呢，卻都是周旋在洛璐那裡，所以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他的沉思，也從來沒有人見他想解過什麼社會問題，因爲洛培督的性情裡，是沒有那種悲哀的或英雄的成分的，反之，他卻是個氣質晴朗的人。

但是今天下午卻躺在他的躺椅裡，一條腳擱在另條腿上，手裏拿着一本書，像是決意要看書了；可是書雖然是一本有奇怪的故事的有趣味的書，而這位讀者卻漸漸有點心不在焉了，他一頁都不曾翻，因爲在他讀了兩行之後，那些字母都彷彿離開了牠們的位置，開始跳舞，開始迷亂，終於不看見了，洛培督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幻想的未知的境界中去旅行了。

「父親滿意了，我的姑母們都向我道喜，我的表姊妹們都惱了我，咖啡店裡的朋友們都嫉妒地取笑我，我的好朋友們都和我握手；因此我想我的結婚是對的。我不能否認洛璐長得很美，當她頑皮地把圓圓的眼睛向我瞪着的時候，當他大笑時露着白牙的時候，我眞想痛快地把那迷人的小臉拉過來吻一吻。她有致命般的性情，形容不出的美的活潑的神氣，老是那麼欣快地愛說愛笑，沒有一點威嚴，我受不了那嚴肅的眼光，尤其在我的愛人身上，我不愛我的未來的妻姊莎妃亞的那種冷冷的木然的面孔，眼光裏總是像含着一種秘密的悲傷，他一進來，我的微笑好像就離開了我的嘴唇，那時即使是出着最美麗的太陽，在我似乎變成了一個灰色的十一月的天氣，甚至連和洛璐說笑的勇氣都沒有了。

「洛璐很年輕，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一句正經話，即使想起說，說起來也像是譏笑人似的，她雖愛我，卻並不是發狂地愛着我，還在我，我認爲是很好的，說實在的，我的熱情也不是發狂的，因爲我有兩個理論肯定地在我心裡，第一，一對訂婚的男女必須脾氣相合，第二他們的熱情絕對不能太熱烈。我倆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們蜜月旅行必須在意大利內地從容地玩它幾個月，使璐璐離開那憂苦的莎妃亞一些日子。但是我要問，那位姑娘現在一定只有二十三歲，在這樣的年齡裡，就這樣的嚴肅是合於自然的嗎？可是她也不平常，她有美麗的眼睛，如一個隱居似的舉止，假如她不是這樣嚴冷，她也一定很討人喜歡的，她眞是要做一個老姑娘嗎？這也許就是她的隱痛，或者也許有過不幸的戀愛吧：

「當我第二天晚上到她們家裡去時，洛璐就告訴我說，她喜歡吃糖，她的吃糖，簡直是一進嘴就不見了，可是過後她又表示一種痛恨的樣子，因爲她想，爲什麼這樣快地把它吃完呢？他又低低地告訴我，她說她怕雷，一聽見打雷，就會把腦袋藏在枕頭底下的，她又說她會嫉忌，嫉忌得像一個西班牙女人，她要買一把柄上鑲着金子的匕首，以便報仇。當她說着那些荒誕的話的時候，帶着那稚氣的聲調的神氣，眞叫人喜愛。就是莎妃亞也不得不微笑一下，這微笑於她的臉上有多麼光輝呀！這莎妃亞，那一天有人能夠知道她呢！」

書從他的膝上落到地板上，這位青年就被這聲音所驚醒了，吃驚地向週圍看看，似乎認不出是他自己似的，其實正是他——洛培督．孟特法爾陷在沉思裡了。

×　×　×

黃昏像灰雨似地降落，莎妃亞站在那平台的窗前，凝神地看着下面嘈雜的街上，像是找一個什麼人似的，突然一陣紅暈飛過她的臉上，她微微地低下頭，臉色也變成青白了，轉身回到房裡，洛璐像旋風似地跑了進來故意把門碰得發響地：

「莎妃亞小姐，你在這裡做什麼，看書嗎？」

「是的，我在看書。」

「你連平台上都不會去站一會嗎？」

「假使我站了呢？」

「恩：我方才不能不到樓上去，因爲我聽說裁縫本約今天晚上把我的衣服送來了；我在上面急得發抖，因爲我昨天晚上叫洛培督穿上那灰色的大衣，今天六點車從這裡過，不知道他聽我的話麼？」

「洛培督穿着灰色大衣，坐車從這裡過去了。」

「啊！天呀！你怎麼知道的呢？我想你定是在看錯吧。」

「我是在平台的窗子前。」

「奇怪！你怎麼能看見他呢？他向你鞠躬了沒有？」

「鞠躬了。」

「他怎樣地把他的帽子脫下來的呀?」

「和平常一樣啊。」

「你向他鞠躬了嗎?」

「你以爲我連禮都不懂嗎?」

「那末,你至少也對他笑了吧?」

「不——這就是說我不知道。」

「莎妮亞,你眞不好,麗塔曾昨天晚上還和我談起你呢。」

「他和你說我不好嗎?」

「不,他只問我你和我完全不一樣,說你的性情爲什麼這樣乖僻,於是我便背了一首美麗的頌詞?我對他說你比我更好,更可敬,更愛人,不過你唯一的毛病,就是把這些美德藏起來。眞出於意料之外,他竟留心地聽我這樣說,最後還同我說你對他歡喜嗎?」

「歡喜!」

「他確是這樣說的,然而他並沒有錯,因爲你對他一向是這樣地冷淡,但是這點我也替你辯護了,同時我還撒了一個謊,我說你非常敬視他和非常喜歡他。——」

「洛翁!」

「我知道這不是眞的;可是麗塔曾既然這樣喜歡你 你這樣陌生人的冷待他 這不是太負人了嗎?」

莎妮亞用臂膀拉住她的妹妹,深深地在額上吻她,洛翁和她抱了一會,用一種溫和的嗓子低聲說:

「爲什麼你對麗塔曾一點不變呢?」

莎妮亞突然抽開了身體,一句話都沒有說。

「怎麼樣?」洛翁聳了一聳肩,嘆了聲說。「今晚你眞不同我一塊去嗎?」

「不,我頭痛,你同媽去吧。」

「又是這老調,可是我總是要去的。」

「麗—麗塔曾一齊去嗎?」

「不,他要參加俱樂部的董事會,我從[illegible]到俱樂部跳舞會去,玩個通夜。」

「那末 他們是知道了呢?」

「知道了,那不是更好了嗎?他可以從這事明知道麗讓我自由,因爲我不願意他學上那種壞習慣。」

「我覺得,你不十分愛他。」

「我非常地愛他,照我的辦法說。」

× × ×

莎妮亞聽着那馬車把她母親和妹妹帶走的聲音,呆呆地獨自坐在客廳裡,在那燈盞的微光之下,懶懶地垂着手,頭枕在椅背上臉上帶出一種非常愁苦的表情,反映着一種內心鬥爭。

一陣腳步聲把她驚醒了,進來的是麗塔曾。看見她一個人在屋裡,躊躇地停了步;但是當他預料到別的人們在另一間房裡的時候,他便走了進來。莎妮亞也早已興奮地站了起來。

「晚安,莎妮亞。」

「晚安,——」

他們兩人都有點窘了。

「天哪,這個莎妮亞是多麼不爽快哪!」麗塔曾這樣想。

這時這位姑娘已恢復了她自己,整頓了一下面孔,又裝出一副嚴冷的表情。他們距離得很遠地坐下。

「你母親好嗎?」

「很好,多謝你。」

「洛—洛瑞呢?」

「她也很好。」

接着便是一種死寂的靜默,麗塔曾感到一種充滿苦味的樂趣。

「洛瑞現在很忙嗎?」他問。

莎妮亞微微地似乎表示有點不耐煩的神氣,很快地接着說,「她和媽去參加俱樂部跳舞會了。」

莎妮亞既説是一個人在家,麗塔曾似乎就應該走了;但是他卻沒有走的意思。

「因爲俱樂部裡開會不足法定人數,所以我就到這裡來了。」他像解釋似的說。

「洛璐沒有料到你來，我也抱歉得很。——」

「啊，那沒有關係。」洛培督打斷了她的話。但這句話像是說得太快了，似乎對那位不在家的人沒有一點奉承的意思，所以他又搭訕地說：「你沒去嗎？」

「沒有，你知道我是不喜歡跳舞的。」

「你很喜歡看書吧？」

「對啦，非常的喜歡。」

「不怕對你有害嗎？」

「我的眼睛很好，」莎妃亞一面答應，一面向問者抬起了她的頭來。」

「而且很美麗」。洛培督說，「可是太沒表情了。我的本意是說——」

「也許有道德上的害處，但我並不那麼想，因爲我可以在書裡找到安靜。」

「你需要安靜嗎？」

「每個人都需要安靜的，我想。」

莎妃亞的聲音是嚴肅的，洛培督聽得很高興，好像從來沒有聽見過似的，同時並覺得像是和一個陌生的女人對坐着，這女人請用每一句話，每一個姿勢把她自己剖露了出來。莎妃亞這時候已經失去了她的冷淡，甚至對他微笑，對他抬頭，對他像一個密友地談話了。

「當我讀到一本書的時候。」洛培督說「我便很想知道這是作者的自入，和苦痛沒有，被人戀愛過沒有——」

「知道了之後，你就要失望了，因爲作家們總是描寫別人的戀愛，不描寫他們自己的。」

「也許是由於自尊吧？」

「我想是由於妒忌，有時戀愛情是一個人靈魂裡的唯一寶庫。」

莎妃亞說出這兩句話後，並沒有改變她的聲音，她的腔調，她的表情是那麼[illegible]純淨和坦白，她能這樣準確討論愛情，[illegible]使甌培督驚奇。當莎妃亞的談話停止以後，他的心跳得就翹起來。他們那太外地凝視了一會，就像是相互要重新辨識一番似的。莎妃亞把她的手伸了出來，甌培督握住她的手輕了個好一個門[illegible]在他的背後[illegible]地落下了。

× × ×

時間飛般地過去，已經有三個月了，洛璐的婚禮還是延期。每過一些日子，她的母親（她是不明白這個延期原因的）總要把她的女兒叫到一旁問她緣故。

「我想慢一慢，」洛璐答，「我需要多瞭解一點甌培督。」

是的，這位小姐已厭得很耐心了，她雖仍是那樣出去，照常唱，照常笑，但是同時卻又往往停止了這些快活的事，來研究她姊姊，細聽甌培督的每一句話。她的姊姊常常緊鎖了眉頭咬嘴唇，做出非常關心的樣子。

洛璐的四周發生了奇怪的事情，甌培督已不像往常那樣快樂活潑，卻變成多思和憂鬱了，說的話也模糊又簡單，顯着那樣慌悚的樣子，有時雖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制住自己；但總是不可能，他的內心的苦痛已充分地流露了出來。

莎妃亞現在的態度也不同了，完全變成一個煩燥的樣子，有時很情地擁抱她的妹妹，有時竟避着她的妹妹，發燒的紅暈起在她的臉上，一股火焰燃在她的眼裡，她的聲音低沉而充滿着情緒。他的手不時發抖，晚上失眠，洛璐常常從床上起來躡着腳去聽，只聽見莎妃亞輾轉翻身而不能入睡。

當莎妃亞和甌培督對太見面的時候，他們的改變更明顯了。話是說得很少，回答不是太少就是太機械，目光更顯得古怪，有時甚至整晚不說一句話，祗是各人留心對方的動作。莎妃亞的臉色更見蒼白了，眼睛下面現出了黑圈。整天關在自己的房裡念懺禱，極力平服着自己。

一天晚上洛璐走到她的房裡，「你替我做點祈行嗎？」

「做什麼？」

「我想寫一封信。」洛璐說，「甌培督一個人在平台上，你肯去陪他一會嗎？」

「可是我——」

「你還想關在這裡嗎？做一件使我快樂的事情就這樣難嗎？」

「你能就回來嗎？」

「我祇寫四行就行了。」

莎妃亞使力鼓着勇氣而向平台走去，預備受這酷刑。甌培督正在那裡踱步。

「洛璐非叫我來不可。」他用着很低的聲調說。

「你來得很[illegible]輕鬆嗎？」

「約瑪——，不。」她全身發抖了，兩人離得很近，甌培督的臉上充滿了熱情。

「我對你做了什麼呢？」

「你什麼也不會做。請你不要這樣看我吧。」她[illegible]慘地哀求似的說。

「那麼，莎妃亞，你可知道我愛你嗎」，

「啊！不要說這個，甌培督，倘使洛璐聽見了呢」

「我不愛洛璐，我愛你莎妃亞。」

「這是不正當的。」

「我知道，可是我愛你。我要離開這裡——」

「怎麼？」洛璐從另一個門裡進來。在遠處叫「怎麼樣，你倆已經講和了嗎？」

但是沒有回答，甌培督站在那裡不動也不作聲，莎妃亞用手掩着臉跑開了。

「洛培督——」洛璐喊。

「洛璐。」

「那是怎麼回事啊？」

「沒事，我要走了。」他也不向她告別帶着一種失望的神氣走了，洛璐目送他去後站在那裡沉思起來。

× × ×

「就是因為這許多理由，我不能嫁給鹿培督，孟特法蘭。」洛璐最後對她母親說。

「我的女兒，這些都是詼謬的理由。」母親搖着頭。

「總而言之，我誠懇而明白地告訴你，我不喜歡鹿培督，我不能嫁給她。」

「這雖是誠懇的，但鹿培督要你呢？」

「他會自己找安慰的。」

「那是失約了」

「我們可以收回的。」

「我怎麼去向鹿培督交涉呢？你眞是一個可怕的孩子！」

「這就是你做母親的責任，你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了。」

「要被人辱罵的呀！」

「我不這麼想，你可以用很客氣的話和漂亮的法子對他說，甚至說我的壞話，你可以說我任性，輕漂，一點不能正經，絲毫不莊重，說我的姊姊——」

「你的姊姊，你昏了嗎？洛璐。」

「唉；你要說什麼就什麼好了，現在鹿培督和沙妃亞兩人固然是沒不相關，但是倘使他們有機會多認識一點，他們是可能的。到了那個時候，誰還能說呢？並且你先把大女兒嫁出去了，也可以教人稱作好母親的。」

「實在也是——」

「我現在祇有十八歲，我不會找不到丈夫。」

「你是個壞東西。」母親被感動地擁抱着她說。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諒解了吧，請把這件醜事去告訴鹿培督吧，可是你還須對他說我們是朋友，我們希望時常能見到他，倘使他們兩位有相愛的可能，他們一定會相愛的，那是命裡註定的。」

「但是事情能這樣順利嗎？」

「啊！洛璐的母親呀！據我的經驗，我深信不會弄錯的。鹿培督是聰明的，是紳士，他也不會不愛他的人嫁給他。」

「我覺得不可能的是沙妃亞方面。」

「沒有事比不可能的事更可能。」洛璐正經地說。

「親愛的，這麼多的將來呀，我們姑且交給時間吧，可以睡了，我的孩子。」

「謝謝你，媽。」

「這樣也好，」他母親想，「洛璐還年輕。上帝使我們脫離每天看到憂鬱的結婚的壞結果。」

「吁！」洛璐呼了一口氣說：「我是怎樣用了外交手腕才使這事的成功呢？我洛璐是勝利了。」

她走過姊姊的門前，她聽見一種悶悶的歎氣。可憐的沙妃亞已失去內心的平靜。

「安睡吧，沙妃亞，」洛璐低聲地說：「我已替你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這樣，這位爲她姊姊的快樂的姑娘，就甜然睡着了。

× × ×

時間，不久就完成了它的工作。洛璐問她這位自己做新娘的姊姊是穿一件甚色的衣服呢，還是素淨的，鑲着花邊的草帽好呢，還是……她問她肯不肯送一條像一塊風雲一樣的手帕給她。她問鹿培督有沒有糖果送給她。

鹿培督和沙妃亞知道這位姑娘的心理，都對她這樣頑皮的神氣微笑。

「因爲我總是這樣想。」鹿培督，孟特法蘭爲了這件婚事對他的朋友說，「夫妻雙方的脾氣應該要相反的，極端碰極端，他們才能互相了解，混成一體，一對滋味相投的夫婦，就等於兩條平線，他們雖然在一塊，但永遠碰不上的，因此，雙方相愛的時候！——」

（完）

小說創作

烟

—下—

英梨苑

沉默了許久，娜立起來說：『你不高興嗎？我們改日再見。』演嘴裏雖然說着不不，可是又不知道再說什麼好，拍的門響了一聲。娜已經走了出去。

第三天晚上，演拖着疲乏了的腿由舞場回來，校役對他說，娜由家裡打了電話來約他去玩，却是兩天前的事了，他一面抱怨校役不該忘了告訴他，一面決定明天到娜家裡去。

下午由課室裡回來，演想起娜的電話，正要換了衣服去看她，發現桌上有一個明信片，是娜由家裏寄來的大意是說這次相見很使她悵然，她已經在昨天回P城上學去了。

三

寒假來了，日期却是很短，而且演的心上還在燃燒着對那漂亮青年舞女的熱情，所以決定這次不回去了。回去的只有哥哥汲和李瑞。不久他們回校來說：

「我們曾和娜遇到幾次她總是打聽你的近況，現在她又入×女中初中三年了」

天氣跟着爛漫的發芽，長大而成熟，漸漸的熱了起來，演在暑假的一個多月前已經結束了畢業考試，一個人先回到故鄉ㄅ城去了，在這以前娜曾幾次由ㄅ城來信寄給演，演總是因爲忙着應付舞女和考試，很少作答，既便寫信也是很簡單的幾句問候而已。

演回到ㄅ城不久，來信告訴演說，和娜常見面，她談起演來很不高興，不過還希望能常寄給她一些消息。

演雖然比演年長幾歲，可是外貌却比演更能搖惑女人們的心，不過娜却對年青活躍的演有着較深的愛戀，想不到所得到的却是冷淡，使她自然的得機會又傾向了演，演知道弟弟演也對她有着好感，所以起初總是封閉着自己的熱情。在一天晚上同吃晚飯的時候，娜談起演對他的冷淡，傷感的哭了起來，演努力用一些話安慰當她，漸漸的酒使得她們都不能安靜，終於一些深藏在心裡的話，都傾吐了出來，他們久抑制了的感情，如今通結在一起了。

「我覺得有時候，爲了是眞實的，我們不能把熱情深藏在內心裏。」演說。

「熱情是終久要自然奔放的。」

「難道我們就不能享受一些熱情的賜與嗎？」演說完了又飲了一大杯酒。

「喝吧。」酒是好東西牠會打開我們熱情的機關」她也喝了一大杯進去。

「娜我愛妳…」演醉了

「我——我也愛你！」

「妳這樣的美麗……」

說着演挨近了娜。

「你這樣的美麗！」娜說了同樣一句，一下倒進了演的懷裡。演擁抱了她，於是兩個美麗的面龐貼在一起了。一分鐘以後娜張開眼，淚流下來了。

「吻，畢竟是甜蜜的，却想不到是在今天……」

「怎麼妳？」

「你不要問，我不會瞞你，你所給予我的，正是我如今要求的，你的紅唇你的愛，我不能不接受牠們，我不能抑止我的熱情，我知道這是命運，這是一個不可躲避的趨向，來吧？演，我們相愛吧！」說完了她又狂吻了演，演這時酒有些醒了：

「我們都有些醉了，讓我送妳回去吧！」

此後，娜和演在一起的時間加多了。演由父親的信裡也大略知道了一些消息，却想不到一天下午，當他正獨自坐在宿舍裡的時候，一推門，娜進來了，又關了門無言的坐了下去。

「你怎麼又跑了來？」演奇怪的問。

「……沒有回答，娜哭了，淚愈流愈多起來，演不知怎樣才好。

「不要哭，有什麼話妳說好了。」

「……仍是無言的哭得很厲害，演立在她身旁不知爲了什麼？心也有些難過，幾乎也要流淚了。忽然敲了兩聲門，進來一個汽車夫說

「小姐，太太等得着急了。」

「怎麼，老太太在外面汽車上。」娜聽了點了點頭

「好，妳等着，我快去請進來。」演說着，跑了出去。」

「不——」娜也跟了出來。走出宿舍不遠，娜的母親已經走了進來。

「眞對不起，讓您在外面等——」

「不——沒有什麼，她要我一同來約你到家裡去，却又不讓我進去。」

「走吧，還是不去嗎」娜說。

「去的，去的。」

走進安家的客廳，安太太說了幾句話就走了出去。這時演忍不住問娜。

「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讓我又跑到這裏來了，我只知道想見你，有許多話要對你說。」

「是和哥哥的事嗎，我已經知道了。」

「那麼，你感覺怎樣」

「我覺得很高興，尤其是替哥哥高興。」

「演，你始終不了解我我愛你，你不知道嗎？」

「知道……」

「那麼 你眞 的不愛 我嗎？」

燈外談文

人物的典型化

禹佳

在故事裡面，是離不開人物的，人物的描寫成爲非常重要的表現，也就在他所包含的時代的和社會的意義之故。

當我們讀完一篇創作的時候往往感覺常感到故事裡的人物或多或少的和自己或是自己周圍的人物有很多相似處呢？有時又感覺卻很像，而不盡同這原故就是故事裡的人物表現的典型化。

什麼是典型呢？如果照詞意來說，就是：『足以代表一羣人物，或同類事物的特性之標準形式。』也可以說是：『由各事物或現象抽出來的共通點。』

在文學上稱爲典型人物的，也就是使單位的成爲普遍，共通麼。『假如作家能從二十個，五十個，或幾百個小商人，官吏，勞動者等類的各種人物中，各抽出他性格的階層的特徵，習慣，趣味，姿態，信仰，動作，言語等等，能夠將他們再現及綜合於一個商人，官吏，勞動者的話，這個作家便從此創造了一個典型。』（高爾基：我的文學修養。）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物中，看出許多人物的共通性普遍性來，這就是人物的典型。

「那現在何必再說，只祝你們美滿吧！」演迴內的說。

寂你真的那樣想嗎？」

「也許是吧！」娜聽完又哭了，過了半天才說：

「我想不到會鬧到今天這地步，這完全為了你，因為我始終在追求你，可是你給予我的是模糊是冷淡，我為了要接近你，我才接近漠，可是想不到感情又把我們連繫在一起，使我如今走上感情的風變之路。」

「那有什麼，愛終久是要有歸宿的，在那裏都好，何況你愛的是我的哥哥。」

「你就 再沒 有留 戀了嗎？」

「然而我願意尊重哥哥的幸福。」

此後他們陷進沉默了，娜的低泣代替了談話。飯後演對娜說：

「我明天再來看妳吧」

「不必，我今天晚上就要走的。」

「那——好吧！」

四

娜回到イ城並沒有說明什麼，依然和漠常在一起，而且看起來他們的感情顯更濃厚了，可是在漠的心上卻開始些疑惑了，因為他知道娜曾去ウ城一次。然而並沒有因此阻礙了他們感情的增進。

在放暑假前兩星期，演的父親來信說，漠和娜的感情很好，或有結合的可能，不知演對娜的印象如何，娜會不會給漠一些幸福生活。

演因為忙着預備考試，沒有立刻答覆，這正使經常舞女那裏也不能常去了，舞女呢？便說是冷淡了她。對演也冷淡了起來。演為了很愛她，很有些不愉快，後來才聽說那舞女已經又愛了一個更有錢的青年。演想到他們一年多以來的感情，很覺得氣憤與失望。又因為考試的壓迫，心裡十分懊惱，在一天晚上寫信給他哥哥說：

「……我如今心裡有落說不出的煩惱，我不願意告訴你，又想告訴你，現在只告訴你我在愛情的漩渦裡失敗了；我覺得女人只是漂亮是不可靠的。哥哥，你現在是成功了，可是我要勸你，在愛裡也更需要理智的：」

漠讀了信，非常難過，覺得對不住自己的弟弟，不該愛了弟弟的愛人，他十分後悔，立 刻寫了 很長 的一封信向演懺悔，希望他原諒他後悔不該在酒後說了那些熱情的話，以致有了今天。他願意此後絕對疏遠娜，而且努力使演和娜成功。演看了信，知道是自己的信寫得太含混了，過了幾天寫了許多坦白的話，向哥哥解釋自己的心境，更說絕不會因此而不高興，希望他們早些成功，考試完了，演立刻離回ウ城去。為了在就心漠和娜的事。可是漠呢！自從給演寫了那封信以後，便無形中開始疏遠了娜，在每次和娜見面的時候，談話少而多了，如果可能，總是避開她的。

演回來了，演立刻打電話告訴了娜，娜在晚飯後就來了，這時演和漠正和父親母親們談話。娜來了演的父親就告訴演和漠到小客廳裏去陪娜談話。三個人在房裏談了一些寒暄的話，演藉故走了出來，為的是自己不願阻礙在漠與娜的感情之間，漠因為這時還不會讀到演解釋的信，演才回來也沒有機會當面向漠說明，所以看到弟弟躲了出去，以為是在堵氣於是不覺更減少了自己談話中的熱情，坐了一會便說

「演與那裡去了，讓我去找他。」說了口聲演來了坐下來仍然不大說話，漠只好應付着談一些無甚關係的話，娜不禁感到難堪，坐了一會，就鬱鬱的走了。

這天晚上漠和演住在一個房間裏，演才把自己的用意完全告訴了漠，漠聽了很感動，自己雖然不願單獨和娜去做朋友，可是又不能卻了演的盛意，結果他想：過一兩天約了娜來看她的意思如何吧。

演來家的第三天是星期日，便和哥哥漠同去×女中約娜，想不到娜已經於兩天前，回イ地的家去了。以後三四天裡他們曾幾次去約娜娜是沒有回來，他們擔心娜或者是病了，否則會有什麼變故，就寫了封快信到イ地去，第二天下午，娜的母親來了，據說她是一星期前由イ城到イ地來的，告訴了娜以後，她在四天前的夜裡由ク城到イ地去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午間就回ウ城來了，只說不久要學年考試，忙得很，等放了暑假再來。想不到接到漠和演的快信，安太太便當天趕到ウ城來，大家說明了以後，才知道娜不在イ地也不在ウ城，安太太急的了不得，各處打聽都不知道消息，只好在報上登了尋人的啓事，幾天過去了，一是絲毫沒有消息。

演和漠覺得很難過，兩始感到了各自的錯誤，不過如今只有希望娜能早些歸好了。

一個多月以後，悶熱的下午，他們接到了一封沒有寄發住址的信，只看郵戳是千幾百里外的シ是娜寄來的

五

演無聊的坐在車廂裏，回想起這如烟的往事，禁不得又取出娜的信重讀了一遍

「……我如今心雖然在痛苦着，可是我不願意抱怨你們什麼，我只覺得該抱怨我自己。我記得我會說演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不澈底，如今我知道那些話正該說給我自己，我曾妄想着為了理想為了生活而瘋狂，可是我卻盲目的在感情裡兜圈子。

如果沒有那天晚上醉酒的情形，也許我如今還在做着終要破滅的夢，我忘記了我所處的環境，忘記了你們的關係。人終不是人，在愛被湯會有理智嗎？那樣便勿寧就此拋開了牠，否則我知道我的一生裡永遠要受情感衝擊的折磨與痛苦的。

人事如烟，過去便會永遠飛散了，是的，人生何處不相逢，如今我們互相忘卻了吧，因為我們有着各自的生活，走着不同的路。

當你們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開始踏在更遙遠的地方了……（完）

——本文接四卷九期——

在一個人物裡所看出來的，雖然是個人意識的表現，但他實質上已經包含了當時的社會意識。正如居友所說的：「個人意識，他自己已經是社會底，而反映於我們的全有機體，全意識內的，必取社會底形態。」反映於人物裏的社會意識，同樣也是共通底，普遍底。

換一方面來說，藝術的成就，藝術的能於反映現實，最主要的就在於有着共通的普遍化的永在不滅的情緒。這就是一個作者所在藝術裡創造的典型人物，為甚麼我們稱「撒謊者為胡列斯搭可夫（果戈里的檢查官的主人公）稱粉飾者為塔爾都夫（莫利哀戲劇中的人物），稱嫉妒者為阿瑟羅（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都是因為作者所創造的人物，不是單寫了他裝飾的外形，而是把握住具體的人格，捉住了人物普遍底，共通底性格、意識等，和永在的情緒。簡而言之就是人物的典型化。

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的巴扎洛夫，阿志巴綏夫的「沙寧」，以及巴爾扎克的一部「人間喜劇」所表現的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由於典型的創造之成功。

如果一個作者不是單攫寫一點水面上的浮沫，或者是人物表面的外形，而想透徹的表現河底的巨流，或者人物內在的普遍的性格和永在的情緒，就必須把握了典型的創造，在藝術上的成就，才算是完成了實現社會現實的任務。

——完——

淮上書簡之一

閻國新

現在已是更深人靜夜，我把我自己關在這間陰而濕的小屋裡 伏在一張油漆尚未全乾的寫字檯前，給你們寫別後第一封書信；前天晚上長安街上皎潔的明月光，彷彿仍然照在我的背後——當我寫完這一句時，不自己的抬頭凝視承塵上的白壁，同時窗外牆角秋蟲的鳴聲也打進耳鼓。我忽然感到時間和空間的可惱，似乎僅僅是一眨眼的光陰，朋友們竟像爆竹聲後的火花一樣，紛紛地而又無聲無臭地散去了。

朋友，長安樓上的離別宴證明了我們間的情誼確不是泛泛的 雖然我們並沒有抱頭痛哭。大家都喝了不少烈性的白酒，不過我記得那晚誰都沒有多說話，越是默默，回思的況味越是深濃，我現在在千里之外此刻放下筆來，像塵大的駱駝一樣，把前晚的宴景反芻一下，淒悵之感不覺漸漸的襲來了。

陶淵明的詩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我是怎樣地吞忍着這一年半失業的苦處，在那篇「殘秋」散文中，已經可以表現出一部分來的，友誼的溫情徒然加多心頭的熱淚，你們幾次物質的幫助在我是慚愧感愈加深，而且這也不是長法。這一回突兀的遠行，發表了之後你們都覺得奇異是不是？我愛的朋友放心罷，我還很年輕，多經過一番社會的洗鍊在我們寄身于文藝的人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長途的旅行是寂寞的，但一切人們的脾氣在旅行中好像已縮小到最低程度卻是事實，車剛過了豐台，一位到南京去的楊先生就搭訕地和我談起來，並蒙他一直送我到目的地。濟南和徐州我們也是共投一家旅店住的。

下面，我想盡力把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稍稍寫一點影子給你們。

今年天津鬧水災：在報紙上我們是早就知道的。因此津浦車上的行程平添了一節頗不平凡的經歷，這就是說：在楊柳青南面不遠的鐵道線被水冲沒了，旅客皆須從楊柳青站坐小輪船到靜海縣，再與南下的客車銜接。這三十杆的水上之旅，我想另外寫一篇再給你們看罷。

× × ×

從泥濘與水中逃了上來踏進陰寒南開的火車，時光約在下午兩點鐘左右，車廂裡擁擠的旅客群，和寂靜的靜海站月台，形成一個很有趣味的對比。我和楊先生坐了接近車門的一雙座位暫且息一息三十杆船行的困倦。初秋的風時時自窗外田間吹進而一直延展到天邊的黃靄更給人以蒼煙的感覺沿着月台外欄杆栽着的一行楊柳，舞着偏偏的長枝，彷彿在注視着逐日奔忙來來去去的旅人，却沉沒地一聲都不響。

當一個頭長的腳夫，滿頭大汗，扛着一綑蓬亂的行李發現在車門口外的時候，車已經蠕蠕而動了。他扭回頭來，向一個矮胖的男人焦急地爭索着他應得的報酬以外的小費，却因爲看到已無希望，悻然地退下，消失在我的視綫之前，隨着那矮胖的男人嘴裡咧咧自語了一陣忽然一個剪着黃短了頭髮的女人年歲與男人相彷彿從男人後面露出半個臉兒來「還有地位好坐嗎？」她說的是一口南方人所謂的蘇州官話；同時焦急地往車廂裡一瞬，那種滿坑滿谷的空氣似乎厭迫着她的身心全部，不覺默了口長的氣。說道：「這才眞是受罪哩。」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男人一邊整理着由腳夫卸下的箱籠，連他自己捆上來的衣包和竹簍各種雜七夾八的什物堆了有半人多高

「媽！」這一聲清脆爽耳的純粹是北京腔的音調，好像一下子又把我拉向在幾百里外的古城人海之間去了「船上買的梨再給我一個吃罷。」於是從那女人身後鑽出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剛好有他們那立着在車門旁邊的行李高。淡黃的臉，却鑲着一對聰明的大眼睛。

這渺小的要求還沒有得到回答。科科的鞋底響自遠而近，又聽有人吆喝說；「誰的東西！怎麼擱在這裡！——趕快找個地方坐下！」

「是！是！」男人唯恭唯謹的答應着。同時把一雙充滿紅絲的眼睛看了看我倆驟地說：「先生，這裡有人沒有」

一個座位上照規矩要坐兩個人的，我便點了點頭，但總也給他又想了個辦法說「你們上車太遲了，此刻想坐在一起恐怕不易。你們先把行李收拾清爽放在座位上邊的木架上。我們這裏可以勻出兩個坐位來。」

男人陪着笑臉向我們道了謝，他領着那小女孩子便分坐在我和楊先生的對面。而叫他們另外一個同伴指揮着把一堆東西安置停妥。女人也擠到車廂中勻出一個椅子角上勉強坐下。他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從口袋裡掏出手絹來拭着前額的汗珠。

「你們到那裏去？」楊先生在注視他們好久好久之後這樣說。

寒夜

邵寄平

黑夜撒下虛無的網罟，籠罩了宇宙，罪與惡都隱蔽了，秋，是那麼寧靜，參差傾斜的枯枝，刺不破夜氛，風聲時而旋轉着幾片殘葉，掩蓋若干行人的足跡，夜行人俯身拾不起一些遺痕。

如沙漠裡的旅程，天上閃着寒星，遠聽還有野馬嘶不，聽去茫然了！

展在前面無盡止的路，電桿上路燈像疲倦的一隻昏昏睡眼，無力掛在牆頭就那麼一步一步拽着生活的鞭子，機械的，「蘿卜…………蜜梨…………」叫那悠長的調子散漫在寒涼的氣氛中，手裡的燈光探照着坎坷不平的前路，兩行街門都深深的掩閉，不眠的人們聽見是一下寒戰吧！

無息止，轉過一個一個牆頭，永遠是寂寞綿長的路沉重如跋涉沙漠的腳步，拖着生活。

隨着風，一會兒，悠長的調子被吹向遠方去，於是就異樣的縹緲了，忽得遊子的幾縷鄉愁。

夜柝與犬吠，是長年的旅伴，一聲聲敲碎跋涉者的心靈，吠逝了歲月。

回憶永遠是可戀的！

延長無盡的旅程，在這小城鎮的懷抱裡，踏過了幾許年華掛在牆頭的昏昏睡眼，看這跋涉者漸漸白了華髮……。

（完）

「上海。」

「那麼還要倒車的了。這麼多行李，還有小孩子，真麻煩」

「誰說不是呢。」

「你們從那里上來的」我問。

「天津」，他似乎是個老于世故的旅客，綴轉來向楊君道，

「你先生是到那兒去」

楊君看了我，很說「到南京。」

我們再交換了幾句客套的辭句之後，曉得他是上海一個小戲園的老闆，這一回是攜帶着他底後台管事人和自家的妻女從天津到上海想要重理舊業的。他雖然會講地道的上海話，而他的女孩因久居京津，却能操純熟地使用清朗的國語。最初在我們的講話當中，還只是鼓勵着她那大而流動的眸子注視着我們，不久之後便和我們既熟了。常常說起在北方流行的小兒謎語叫我們猜。而在我每一次都猜中了的時候總使她天真的一笑；高聲地講：「你真聰明啊！」

火車駛出河北省境時，天已夜了。張窗看見掛在幽稍頭的皎然的明月，呵！今兒已竟是獨屬的十三；況對眼前這一個雜在氣消而究是團圓的家庭，想到整天發愁于油鹽柴米的自己的愛妻，自己的兒女，默念「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詞句，一股不祥的悲觀意識竟無端地自心頭展開來。窗外暗淡的原野，在月光照耀之下，黃的是尚未收穫的田禾，黑的是村中的林樾，或有從樹叢透過一兩星燈火的幽光。遠處時時傳來的蕭蕭犬吠，配合着腳下喧嘩的轆轆車聲，結不論在這三等車中尋不出睡覺的地位；作算是有，怕也難于入夢鄉！而那嬌小玲瓏的女孩子又已酣適睡然了；我祗得鑑着辛辣的香煙，消出一般慈憫而已

車廂中的乘客在疲乏之餘的可憐相，此刻都充分地顯現在我的眼前，給我一個盡情觀賞的機會，我頂佩服一位商人型的夜了，臉上血壓充足，身體搖搖欲睡，且能從他兩道鼻孔中發出平匹安睡在自己家里的似的上樣子，發出令人耳聾的鼾聲却偏有一個不知進退的蒼蠅似想營那一塊的他臉上的油汗，飛落在他嘴頭的鼻部，高與地交錯着她的後腿。有時雖然追着他動了一下肌肉，不轉瞬間又落在另一處距離不遠的部位了。新上來的女客則尚揭着古老的山東式髮髻，年青少婦的新過多垂下一絡青絲頭髮。而她們的衣服又都似乎剛從黃土層中打過一個滾來，發散着一種不知名的氣味。……

二十九年中秋日成（完）

丁香時節

（上）

劉蕙

小燕穿了一身洗得很乾淨，熨得很平的制服走出家門，門外的小溪裏浮着五六隻白鵝仰着頭在水波上遨游她覺得人間真是太幸福了，到處散播着笑，到處飄散着香氣，她小心翼翼的撲了撲衣袋裏那個裝着入學保證書的信封，笑了，那麼可愛，那麼大紅，她只有十二歲呢

學校的門口很清潔，黑色的門楣上掛着一個白木板寫道市立××小學，還有國音字母，她的心輕微的跳着想着：「這學校和教會學校的確不同呢。」她腿軟軟的走完了三層階石，走到「傳達處」的門前，怯怯的站了一會兒，又怯怯的推開那糊着紙的房門。裡面先傳出嗎踏進的聲音，她看見一個瘦老頭子斜坐在床上，戴着一張小報紙用遠視的姿勢看着好像並沒理會她走進來似的她用力放大膽子說：「勞您駕，我要見校長。」「誰」「校長，」「我給你看看去你有什麼事？」她聽人問她話她祇用小學生對師長的恭敬態度一字一個的回答道：「我是××小學的學生，後來我們學校封閉了就和大家一齊考入市立學校，我因為家住城外就在這兒來入四年級班。」那個瘦老頭並不十分用心聽她的敘述已經過了門去，屋裏留下小燕一個人聽着那掛表的「嘀嗒」聲和院裡隱隱有些上有節奏的哨子聲，她想：「這兒是我的新學校。」於是覺得這個小屋也可愛起來，看着牆上還有小學生畫壞了的圖畫不整的貼着，還從牆上攤着學生扔了的紙花籃……桌上有時間表她看着，時間表，計算着：「如果我也入了這學校現在是上體育吧？」「不，也許是音樂」，門開了，那個面上沒表情的瘦老頭進來說：「走吧，跟我來，」她跟他走着生疏的路子，不過心已經不跳了，因為瘦老頭在她前面領導着，好像有了保護似的，因為一向很少有人領導她，保護她，上學，考試轉學，這次轉入市立學校受訓練，都是自己到處去，看着別的兒童有家長領着真覺得羨慕，現在自己弄了一個很清楚的頭緒真是十分快樂把前面這引路的老人當作親人看吧，世上的人都這麼互助，她很感動呢。

屋內有一張鋪着白布的長桌，幾把椅子，牆上有鐘擺和學生成績，一個三十幾歲的先生坐在桌子的一邊，她恭敬的鞠了躬，接着把衣袋裡的保證書掏出來，那位先生並不接過去看，也不問她什麼名子只是搖搖頭說：「你是××小學轉來的？」「是的，先生，」「可惜你來晚了，你為什麼不在招考以後就來呢？」她一聽，急得幾乎哭出來打斷說：「先生我家裏出了點事，所以來晚了，先生，您看，我把保證書都弄好了，訓練也完了容我在這兒讀書吧！」「不是我們不容留你，是因為我們新收的學生名單已經呈到局裏，是不能再增加人數的我看你先回去，秋季再說吧！」她知道沒有希望了，她雖然年紀小；但是自己有許多經驗，名單已經呈局是不能更改的。她匆匆給那位先生行了禮，匆匆的走出這個校門，下了那三層階石。心裡好像有一個鉛球在打鞦眼前一團黑。她依在牆上，閉了一下。又拖着腳步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小溪，幽，門鵝，她看來全是一片模糊，她知道秋天是另一個學年的開始。和她原有的功課不能連接，她現在晚了，就要耽誤一年，究竟秋後怎樣更不敢想，她如一個溺了翅的小鳥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着。

一進家門她就想哭，可是一個小黑狗撲到她的前來她馬上不敢哭了。因為她知道伯母和伯父從城裡來了，這狗是伯母的愛犬　黑子她又看見母親在廚房裡伸着一對滿了油麵的手招她。她跑到母親跟前，聽咽道：「媽！人家不要我了，嫌我去晚了。」她母親呆了一下說：「唉！小燕！不上也好省得人家，大說供你多少學費，你大媽和大伯來了，你去看看，省得人家挑眼……」「媽就是怕，怕，我什麼都耽誤了。」「去吧！不怕可怎麼着呢？」

走到上房見伯父正在翻水菓皮，伯母坐在一邊問嗎什麼：「米錢多少，水錢多少……」伯父見她進來說「上學了嗎？」「今天去了人家說去晚啦，不收了。」「你為什麼今天才上學呢？唔！唔！對啦你昨天在城裏哪」他記起自己太太昨天還病着需要這孩子服侍，今早才打發這孩子來的，他想一個女孩子讀書不讀書都沒關係就誤幾年算什麼。（未完）

畫師的成名

法國A.摩洛霞作　徐舍予譯

當畫家獨督正將完成一幅插有紅花的玻璃缸和幾隻茄子放在籃子裡的靜物畫的時候，小說家葛雷司突然走進了他的畫室，對還正在工作的朋友凝視了一番，毅然地說：「不行。」

獨督放下了上茄子顏色的工作，抬起頭來。

「不行。」葛雷司更加重了語調說：「你不行，這樣你是決不會成功的，雖然你很誠懇，你有天才，你畫得還純熟，可是你的畫實在太平凡了，這種不能動人的畫，決不會引起人談論的，我的孩子，在陳列着五千幅畫的沙龍裏，你的畫決不能使得沉眠的觀衆注意的，……獨督，這眞可惜得很，你是成功不了的。」

「這是爲什麼？我照我做去，我沒有別的希求。」誠實的獨督歎息着說。

「但是，我的孩子，你還得注意一件事。目前一磅牛奶要十八個蘇，一佛郎一只雞蛋；並且賣畫的比買畫的人多，而不識貨的蠢物又比識貨的人多，那麼，獨督你有什麼方法能出人頭地呢？」

「工作！」

「不要搗亂了，獨督，要使得這些蠢人注意的方法只有做些不平常的事情，譬如你放出空氣去，說你要到北極去作畫。化裝像個埃及王徘徊在街頭。創立一新宗派，把一些術語拼在一塊，如力的表現之類，並擬出一些宣言。推翻動或靜，黑或白，圓周或矩形。發明只能辨出紅黃兩色的新荷馬風景畫……」

這時，柯絲納烏絲夫人走了進來，帶來了一種溫和而奇異的芳香，這位漂亮的波蘭人，是葛獨督所狂熱着的。他訂閱了許多化了很大的成本而翻印一些三歲小孩的傑作的刊物，她看不起獨督的畫，也就是因爲在這裏找不到他的名字和作品。她倒在沙發上，攏着那塊已經動手的畫布，似表示遺憾地搖着她那頭金黃的頭髮：

「在昨天我去參觀一個現代黑人美術展覽會。」她用着一種像黃鶯兒的婉轉的腔調說：「呵！這種藝術的感受性，想像和力啊！」

畫家把他自己認爲滿意的一幅肖像畫遞給她看。

「很好。」她不經意地又用那柔和的腔調說，滿身的芳香都消失了。

獨督把調色板丟在一旁倒在沙發上：「繪畫是最低卑的職業。由那些笨伯作到的成功，得到的祇是那些陰謀家。批評家不尊重畫師，諂媚那些野蠻人，這種事實我眞夠受了，我要改行去做保險公司的稽查，銀行的辦事員或稅務人員算了」

葛雷司一面吸着煙，一面靜聽着他的話，然後正經地說：「你願意給這班市儈式的俗人和偽藝術家一種應得的教訓嗎？你覺得你有能力對柯絲納烏絲和其他的耽美主義者嚴肅地宣稱，你十年來就致於你的畫法的革新嗎？」

「我嗎？」誠實獨督吃驚地說。

「聽我說……我去用兩篇很漂亮的論文告訴大家，說你創立了觀念的分析派。在你以前的一班肖像畫家，祇知研究人的臉龐，這是不對的，是多麼無意識的事呀，人的眞的代表者，是他在我們心裏所喚起的觀念。譬如一位大仕的肖像，那是金色和藍色的底子上滿列着九條巨大的袖章，一個角上畫着一只鳥，另一個角上畫着一些曲線。一個實業家的肖像那是一座工廠的烟囱，一隻放在桌上緊握着的拳頭。獨督，你懂得你要給人家的東西嗎？並且你能夠在一個月裡給我畫三十幅觀念分析派的肖像嗎？」

畫家默默地微笑着。

> **寄**　古易
>
> 昨宵，有銀色的素月
> 亦有銀色的悲愁。
> 枕上聽溪流夜瓏，
> 像一枝幽遠的胡笛。
> 追憶臨別不覺升
> 去山訪你的幽居。
> 去過夜風像海濤，
> 湧進緊閉的重門。
> 一片靜謐的明月，
> 開花到夢的籬邊。
> 瓦上累積的露珠，
> 似是我刻意織成的
> 透明的記憶！

「一個鐘頭就夠了；而可憐的是葛雷司，這事可以成功呢。」

「姑且試試罷。」

「但是我不會吹牛呀」

「我的孩子，那麼，假使有人詢問你的究竟時，你就可躊躇一會，你朝着那發問者噴他一大口烟，然後說『你一向看見過河沒有？』的一句簡單話好了。」

「這是什麼意思？」

「一點沒有意思，」葛雷司說，「這樣他們便會覺得你這話很深奧，等到你已完全被他們所發現了解和讚揚的時候，我們就把這事的內幕揭穿，拿他們的狼狽情形來取樂。」

× × ×

兩個月以後，獨督畫展開幕的前一天的預展完全成功了，那有着黃鶯兒般婉轉的腔調，和滿身芳香的美麗的柯納絲夫人，也不再離開他的新偉人，並且反覆地說道，「啊！這種藝術的感受性，想像和力啊！怎樣的啓示啊！但是，親愛的，你究竟怎樣達到這驚人的綜合呢？」

畫家躊躇了一會，噴出一大口烟，說道：「親愛的夫人，你一向看見過河沒有？」

於是這美麗的波蘭女人的嘴唇顫動着，以黃鶯般婉轉的腔調說了很多恭維話。

年青而著名的力維葛穿着翻邊皮領的大衣，在群衆裡面爭論着：「眞了不得！眞了不得！我很早就說了，世界最卑劣的事情，莫過於依着一個模型作畫。但是獨督，請你告訴我，你這啓示是從那裏得來的？是不是從我的論文裏所得來？」

獨督躊躇了一會，循着他的鼻子噴了一口勝利的烟，然後說：「先生，你一向看見過河沒有？」

「太好了？」力維葛表示非常贊許，「太好了。」

這時一個著名的畫商在畫室裡參觀了一會，牽着畫家的衣袖，把他拉到一個角落裡。

「我的好朋友，獨督，你眞是一個了不得的人，請你把所有的作品都留給我，你在我沒有通知你以前，你不要改變你的畫法，每年由我來替你銷五幅，好朋友，你說行不行？」

獨督謎似地抽着烟，沒有回答。

展覽會場漸漸地靜了，等到最後一個參觀者出去之後，葛雷司走過去關上了門，他們聽到樓梯上紛紛的讚歎聲慢慢地遠了，隨後祇剩着小說家和畫家兩個人時，小說家快快活活地把兩手插在衣袋裏，爆發一陣驚人的大笑，獨督吃驚地瞧着他。

「你看，我的孩子，」葛雷司說，「你不相信我們已經征服了他們嗎？你聽到那穿着兎領大衣的小把戲的話嗎？還有那漂亮的波蘭女人的話呢？以及那三個年青的美麗的姑娘也再三地說：『這樣新啊，這樣新啊』。」

他說完之後，又重重地大笑了。

——完——

關於鼻子的故事

江寄萍

鼻子在人的臉上，大概是一種最不雅觀的東西。我們大概是因爲人之都有鼻子的緣故，所以偶然看見一個塌鼻子的人，覺得他十分的不美觀，其實十分不美觀的乃是我們有鼻子的人！天下那裡有眞正的是非，於此可以見出。在人的面部上的東西，只有鼻子最難看，最沒有用處，大都普通的人都不大注意，你如果細細的注視一個人的面部，這個人要是你平時認爲最美的女人，她無論眉目口臉長得怎樣美，只要你仔細的看到鼻子的時候，你一定大失所望，你看着一條小腸子似的肉東西，由眉的中部一直垂到嘴的上端，就彷彿一個平原上面無端的生出一座橫山，把這平原割分成了兩部，這是絕對的不美觀的，尤其是西洋人的鼻子隆起得更高，在你還沒有看清楚他的面龐時，先看見一個光而高的鼻子聳出來，這眞是不敢恭維的。這一點魯迅先生也與我有相同的意見。他說：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膚上常有紅點，即因爲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彷彿就要滴下來，使看得慄慄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爲隱晦，也見得較爲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這點與我的意見很相同，我是認爲人無論如何，不應當長鼻子的，但是人不能不呼吸，那麼僅留兩個小孔——像耳朵眼似的——也不見得難看。同時也省得給中國人許多方便，免得鼻腔裏存儲許多鼻涕。

在文學中關於鼻子的，有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一篇小說，名字叫「鼻子」，這篇小說頗有幽默的風味。是說一個五十多歲的內供，一生都被一個鼻子苦惱着，他的鼻子的形狀非常可笑。這小說的開首說：「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有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直垂到下顎的下面去，形狀是從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着罷了。」這樣的鼻子自然是太不雅觀了，但他的痛苦還不僅不雅觀的一點。他說「內供之所以煩厭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爲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方便。第二是吃飯的時候，獨自不能吃，倘若獨自吃時，鼻子便達到碗裏的飯下面去了，於是內供教一個弟子坐在對面，當吃飯，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撅起鼻子來，但是這樣吃飯法，在能撅的弟子和所撅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裏的故事，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了。」然而這事，却還不是內供之所以以鼻子爲苦的理由，內供之所以爲苦者，其實却在乎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後來他費盡了苦心，把這個不好看的鼻子治下去，同常人一樣的短小了，內供晚上睡覺醒來之後，自己摸着鼻子心裏有說不出的愉快，但是第二天早起，他又發現許多人在笑他，大概是又看見他鼻子小得很不順眼，從前鼻子那樣難看的時候，倒沒有人笑他，於是內供的心裡又後悔着治鼻子的多事了。於是他經過了不久，又用一種方法，把鼻治回原來的樣子。這篇小說的結尾是這樣說的：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觸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譜的先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復照舊的長起來了。而這時候，和鼻子縮短的時候，一樣的神清氣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麼的重復回來了。

「既然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長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風中，內供自己的心裏說。

這篇關於鼻子的小說，並不在說鼻子之長的可笑，這裏面却含着嚴重的意義，這大概是我們誰都能領略得出來的吧？ （完）

煩悶

阿麗

擾躁囂雜的鐘鳴把她從疲乏的濃睡中驚醒了，她雖還在神志矇矓的時候但她已深深的感到了抑鬱的煩燥，推開了枕兒，把頭枕着臂兒微閉了一雙眼，細細的想着，『有什麼事情使我不滿意呢？沒有，沒有，沒有呀！』這時街上賣日本豆腐的鈴聲，已送入麗的耳中嗡嗡……鬆脆的陣陣響起，麗只得無聊的披衣起來，一邊整理箱桌上散亂的書籍，一邊仍呆呆的痴想。

梳洗才完，鄰近××女中第一遍鐘聲便沉沉的響起來了，麗胡亂的挾好書包，匆匆趕校，一路上似燃着一般，一點也沒感覺，頭也不抬的一直走入教室，轉身坐在椅上，取出了國文書翻翻又推向一邊，「眞機械」她自己笑了，又自己說了，默默的坐了五分鐘的她的疑問又翻騰的奔上來了，她的思潮似的浪一般的洶湧着，『天！我自懂人事何曾有過一次著笑？我所希望的，所求的就是平淡的了結此生，而命運是如此的作弄啊：這什麼一遍一下的鐘聲響得我的心肝全碎成片片了呀！我想又是這樣渺小無能怎麼會阻擋得了這頻頻來臨的命運呢：她的思潮引到無盡處了，她輕輕的拈起了筆竿，重重的在本子上亂畫着，又一行一行的寫道：

『短促的光陰似乎已逝過了我疲乏的腦子而無聲的溜走了，我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深陷沉思的人兒，但我傲岸的性情始終不能消滅啊！人生到底爲了什麼而生存呢啊……』

『啦！啦！今天背國文你都溫熟了吧？』是敏夾了書從外面走進向麗問着，麗只微笑着搖了搖頭，她沒言語。

『怎麼樣？我的詩人！大清早的又起了什麼感觸了呀？』

是敏再重復的向麗問着，麗似乎沒聽見一樣，仍沒言語，其實她也許聽見了，在平常這時麗早就和敏談笑起來了，但今天她不耐煩，一點也不響的只管皺眉兒出神的在本子上亂寫亂畫，敏見麗這樣，就撅了小嘴氣忿忿的走開了，麗只罵了敏的背影嘲道：『做假天真，她總有笑有說的，嗽唱着，跳躍着，她的臉兒上沒發現過一次憂愁的影子，不過她有時對於任何事都不加思想，將來一定要吃苦頭的，不！事情一加思想就會有『煩了』還是通化些好，她那樣是對的，我呢？煩悶好像是成了習慣了，我是溺在墮落海中的一份子吧？』

同學漸漸來多了，麗的思潮被她們打破了，拿過一本書默默的看着，她的視線雖然是落在書上，但書上的字並沒有映入她眼簾的，是書上的字全變了吧？她緊鎖着眉呢！ （完）

周璇新片「解語花」

為一多方面的歌舞喜劇

從生

記得胡蝶當年在銀幕上大紅大紫的時候，來了一個轟動人們的消息，便是她跟她的第一任丈夫林雪懷鬧着解除婚約，據說胡蝶跟林雪懷解約的一個秘密原因，是嫌林雪懷的身材太「短」小了，不配跟胡蝶出入交際場中，之後，她跟潘有聲結婚，潘有聲的外貌，反不及林雪懷那樣的風流瀟洒，在胡蝶呢，則別具隻眼，愛潘有聲的體格魁梧，才材高大，不過妻子對丈夫提出離婚的出點，不平於僅為了「長」「短」之間吧，如今林雪懷的埋骨故鄉早已衰草叢叢，這件事便當作過眼烟雲而已。

還在目前尚不至於被人遺忘的，是國華唯一台柱的周璇和桃花太太嚴華的一件婚變案子，引起許多人的嘆惜，認為周璇太任心。但是跟一般人說；假使分析內幕，却不能完全說是周璇之過，而是調解人的「別有作用」。原因是周璇的紅，不但在上海是不可一世，在外埠更是風靡得出人意外，祇要是周璇主演的片子，不管是優是劣，總可得到相當代價。

周璇在未與嚴華離婚前，嚴華因為周璇身體嬴弱，阻止她多量的攝片，周璇的產量少，國華當然受相當損失，以至引起當局的不快，於是不能不想補救辦法。先以挑撥他們間的感情着手，利用嫉妒接近周璇，釀成了周璇出走，引起嚴華的驚奇，鬧得周璇進退兩難，不得已提出離婚。調解人從中作祟，於是就成了這一幕離婚的悲劇。

周璇在離婚後，就住在合作調解人「過房爺」柳老板的家裡。現在的周璇除了她的「過房爺」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顧問，所以周璇之與國華，是更有密切的關係了，那末國華的拍片，也自然要盡周璇所長了。觀其在內幾部歌唱片，已可以證明這話之不虛了。同時我們也知道凡是描寫一個少女了而能歌唱的，她演來就能恰到好處的。像「孟姜女」「李三娘」「天涯歌女」「夜深沉」粗分同，類然但自從「三笑」「西廂」演出，她現在另一路線上得到成功，尤其是「西廂」，她自己認為紅娘的一角是最適合她的個性了。所以她為求發揮她天真活潑的演技，要求國華當局給她演出一個喜劇。因此原定的「情天血淚」便擱了起來。另外請范烟橋編了一部「解語花」。

「解語花」的故事，完全獨作，穿插件的喜劇有許多笑料。中間歌曲有七八闋，還夾着一幕古裝歌劇，為了歌曲也性質是多方面的，因此歌詞由范氏一手包辦，曲子却請張昊陳歌辛金玉谷三人，分任撰譜。最後的一闋「前途光明」，是由數十男女演員合唱的。至於周璇所唱的，有山歌化的「賣人花」，學校唱歌風味的「勉小學生歌」新型歌曲的「解語花」，和「救濟難民歌」，以及宣田化的「天長地久」，可謂應有盡有，各色俱全，是近年別具新姿的影片。它的劇情如下；

埠元小學的操場上，有從鄉間來的女學生名叫田文玉，正在唱鄉村的歌，音樂教師黃鐘青與大學生唐讓聽見了。認為天才，約她為卅深游戲表演。

文玉住在姑丈嚴長根家，嚴有兩個女兒。長名雪，好修飾，次名阿，好嬉飲食，消費很大，長根無子，很愛她的女兒，他們對文玉很歧視。

游園會開了，學生家屬完全去參觀，文玉唱「勉小學生歌」博得好評，有錢呂媚、富家子弟、君文玉很喜歡，請她為救濟難民播音，文玉答應了，非得雅音，家讓的稱助，播音的那天，激動聽眾，要捐得萬金，呂媚竟為捧場，而他別有用意。

戰事起，文玉的父親宿才由玉氏來了，要謂說未婚夫譽師朱柯廷籌裝的未婚夫建築師朝越發要到內地工作，長根父女阻之不得，文玉對宿才說，鄉間因戰事，對子女婚姻，皆草草完成，免得不測，長根答應，也憑慫未郡先理婚事，朱卻無法，答應了。以後二女才感覺文玉聰明。

學校停辦，鐘青失業，家讓因時局關係，感覺經濟困難，生活上幾以支持，恰好文玉來，知道他們的苦處，商量以播音為營業，陸有所收入，鐘青家讓很高興，家讓為文玉作歌，每歌纏忘食，以後又作「解語花」一歌意兩闋，因為對文玉有愛慕之感，每一播唱，聽者風靡，於是嚐擬大為歌劇院，長根又請鐘青及家讓，以謝其獎掖文玉之勞，此時鐘青就必為家讓文玉介紹婚姻。

歌劇院的與建，初約誠壯發啟忽錢莊倒閉，家讓頓為於窘境，仍賴文玉借助於呂媚，渡過難關。開幕以後，「天長地久」之歌劇，連演一月營業轉盛，俱倚整理。呂媚知文玉已屬家讓，很失望，文玉竭力勸說，呂媚惟有竊竊她善於應付稱為「解語之花」。

戰爭又起，娛樂停止，歌劇員請赴內地，服務宣傳，家讓因川資維薄，又賴文玉之力，感動呂媚，願意捐資協助此一隊青年男女登輪遠征，前途光明之歌，齊聲歌唱震盪大地。

「解語花」的男主角還是她的老搭檔白雲，白雲的演技，早有定評，毋須在這裡重述了。

最後附帶報告一個消息，就是周璇在前些日子拍完「憐人吞色」以後，因為暫時沒有戲拍，她趁着這個空閒時間，亦步演雲後塵，改騎自行車，可以在這汽車裡代步，誰知偶一不慎，把腳踝跌斷，疼痛非凡，特延名醫看治，用愛克司光照驗，據云其腳踝已斷，生命非常危險，非鋸去一足不可，就是不鋸一足，亦須相當時期才能復原，這驚人的消息，一定會使許多關心她的影迷着急，我們在這裡為她禱告，希望她早占勿藥，使我們早日能見到她的新片。完

女主角周璇

男主角白雲

我的四小坤旦觀

·知吾·

開科取士的風氣，在吾國已經傳流了千年左右啦，所以無論甚麼一種事業，只要排列名次，居上就有三鼎甲的頭銜，動不動的狀元，榜眼，探花，就拾出來彷彿有無上光榮似的，如今廢科舉已近四十年，但是積習慣還祇滅不完，入民國後，從上邊過若干次的菊選花選，依然是遵舊制而行，打破這個例的是明瞭者當是四大名旦，不取三而取四，四大名旦之後，繼續出來了四小名旦，鄙人也不揣淵來源，只好依「四」爲例，作一篇「我的四小坤名旦觀」一文，依个個的意思，自問絕不存有私見，所抒之感，大半由於鑑衡立場來說話，分段論之如后：

如今開始要寫本節啦，首先揀選出四個主人翁來，（一）李玉茹，（二）黃玉華，（三）吳素秋，（四）鮮豔芳，爲甚麼選出這四個人來呢？在我個人的主旨是第一要年紀小，既標明了「小名旦」，所以三十五歲以上者，概不收錄，王玉蓉雖然名震南北，只好擯諸另了，第二條我採取的是藝術與全可，這是文武，崑亂（是我最看重的），將來發展還有一宗，來日的成就如何，也是主要點，按以上之論來分斷說說下例的四個小坤旦：

李玉茹

大抵說實的，大概任何人也比不上她，三四年前從上海在戲校未畢業前，就得不到有個姊妹，法門寺的劉媒婆是唯一的拜師戲，只因爲她的天資太聰明啦，無論多難的戲，只要看幾回，便可上台，在台上無論排甚麼戲，總不介於跌硬觔斗，（今正式次合馬連良時蕭武戲半，把南北說顛倒了，後又找回來，落了個滿堂好，此事已見報載）尤可貴的是她的嗓子又寬又圓又亮，在女子裡，萬中也難找出一個來，作工又玲瓏活潑，又沉着悲痛，喜劇固是一絕，花田錯、辛安驛宛然借留香化身，悲劇自驚熱淚，孔雀東南飛成功後，全材二字當之無愧，口白清脆爽利，更是別人所難及，武把子，蹻工，那樣都拿得出去，扮像明媚皓齒，楚楚可憐，

以上諸端什之八出於天給的，二分是在戲校苦工得來的，所無憾的是唱上還有些不自然，沒有一條壯嗓子，唱起戲來，不時消的毛病在所不免，一到快板，馬上精神來守，大約是因爲在校裡沒過青衣戲的原因，總趕不上從上輩那麼順勁，還有一件以大的缺點是「戲太不疏熟」，多數的戲，也仿不排不在台上出錯，在上海唱探母十五歲，念成十八歲，便是明證，現在她大紅啦，事務更繁了，連一齣小戲曲都沒有工夫研習，更是一件可惜的事，萬望玉茹注意及此時脫離，給她造了個絕好機會，假如她的身體，不再繼續勞碌的話，或者私下與不發生特別的阻碍，她的演戲生活，她的前途發展，正是未可限量呵？

黃玉華

在北京城圈子裡，挑頭牌的旦角，下下三五十個，論起戲數輕來，玉華爲最小了，十五歲居大軸的也自她爲始，三四年來永遠維持長期出台，叫座能日見加增，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何以有若許的大魔力呢，我私自看來，就是她，太合與內條件一中，玉華秀麗，苗條還不能形容到家，身材的高低，誠如宋玉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之概，一切舉動，正是一個現身說法的小姐，使目照擺全場，能滿足了觀眾的心，最擅長花衫戲，蹻工堪稱今日坤伶之冠，衣飾的合潮花樣與不同凡人，所以她的陳列全是上級社會的人上頭了，長安便不合適了，戲路子的寬比玉茹不相上下，她的用工合潮境再好沒有，每天除了專心藝術而外毫無他事加雜其中，新近師從于韓世昌，台步身段作戲大見進益，凡是崑戲，大約都接到她的門且斷寶翡她的悲劇，想不到「朱痕記」演出來以後，居然使人淚下，感人之深，其花旦戲份，要使人骨三分，數年不出京門一步，這樣是別人比不上的，她的缺點，只是嗓子差一些，大概上年歲有關，再過二三年，生理上發生變化，未見的不成爲完全個無缺的人物。

吳素秋

棉花姑娘，一齣紡棉花紡進來了許多的首車洋樓，可算是坤旦中惟一幸運兒，論起她的藝術來，只能說聰明外露，要論其下過苦工沒有，可以說比不上玉人，何以落到如此的好結果呢？運氣佔一部分，台下的觀眾也比較喜歡活潑，她的優長處一雙眯眯的眼能夠引人入勝，作工特別的潑出天賦高人頭地來，嗓子對工在水平線以上，現在她好比一株鮮花已經開到盛時啦，名利已雙收，究竟還肯使出全力來在舞台爭輝與否？日看她的野心大小罷了。

鮮豔芳

在坤旦中，我始終推許鮮豔芳是個第一流角色，崑亂不擋文武咸宜，能唱金山寺，合女挑滑車（擋鼓戰金山）濟陽選婿當場寫字，還唱過一陣子小話劇，除了蹻工稍遜外，任何坤伶也趕不上她戲路子寬，所以始終沒在北京大紅起來的原因，就者是她的家庭束縛的太苛啦，新且她老往申在外埠去唱戲，因此造成了「無戲不會無戲精彩」現象，論起她在城裡的名聲來，上下比不上侯玉蘭，甚至了還不如李玉茹之「全能旦」三個字給豔芳莫屬，鄙人不顧貢遴背良心把她的苦工夫埋沒了，故此捨去侯，白，李，等而把她列入四購的位置，我有時還替她報寃哩！

（完）

電影技術談

船隻場面的攝製

揭穿攝影場的秘密

變幻無窮的開末拉，可以給你一幕驚險緊張的海洋夜景。片中所見的海水，皆用自來水而加上顏色。打在將近沉沒的輪船上的巨浪，是用大水管向着船頭噴射，而由一陣製浪機把水吹散，使成浪花；風吹着船桅作響，乃由飛機的大車葉鼓動；而船的背景，亦助以人工電。因為眞正的海洋拍攝，驚濤巨浪的航船甚難；光線不充足，收音不易，而又不能作近影鏡頭之故。

『拿了開末拉和收音機繫上船桅上拍攝一個水手在狂風暴雨中整理帆張的影戲是絕對不能的。』一個導演者解釋說：『因為桅杆上沒有餘地給你安放這種器械。要攝製這種戲時，我們是把桿放下來使與開末拉在同一的平線上。同樣的，我們不能把生命及器具去冒險攝製幕一巨浪翻過船頭的眞戲，因為我們在攝影場裏製造的較佳而又省費。欲得這種而緊張的暴風景，我們是先把颶風分開幾幕，單獨攝影，然後合成一張畫面。那末使你看了便不寒而慄了。』

要攝製一幕從某一地方航船出海的戲劇，在好萊塢是用不着跑到該地去實地拍攝的。在各攝影場內俱備有各種『陸地』船塢，而能適合於各海港的。如在一個攝影場裡三和士的水池上，浮着幾段船身，桅杆和蓬帆，一一俱備，設若戲中需暴風巨浪吹擊船身時，便用人造風浪鼓動池水，使船水傾側搖動，作欲沉之狀。在第二個攝影場裏，一艘運油的貨船，在火車站後面出，儼將作離岸之勢。又在另一攝影場內，有一小火輪，旁着一隻長汽輪船，浮在三和士的水池上，二者俱用木頭和三夾板製成。

二十世紀福斯公司，費了幾年的工夫，在攝影場內建築了一艘巨型的郵船，其大小及形狀適與航行大西洋者無異。這船在各片中好像航行了幾千哩，然而實際上從未移動過一步。碼頭之下放着滑輪，若拍攝輪船開行時，碼頭悠悠在後拖動，看起來好像輪船離開碼頭的樣子。

過去福斯公司需要一條古代運河，由工人在攝影場內開成一條幾百碼長的河渠，灌以自來水。兩岸有假石及泥土小路，幾隻古時大艇隨來往於河上。有一部劇本需要巨浪打上船面而把水手捲入海中，他們便建築一段二百尺長的船尾，用起重機把身一下提動，而同時把大水管向着船面橫射。他們不只在攝影場內建造運河海景，有時也佈置在有蓬的攝影棚內。潛艇浮起船艇的淺水池，在地板上豎起不漏水的油布，旁圍木板，池邊還有各種景緻，這視乎劇本所需求者而定。

當雷電華攝製『風流艦隊』時，公司派了一個攝影師去軍艦上拍了幾張船面的照片，拿回交給工人在攝影室內照樣建造，艦上瞭望台，大射砲和各種軍用品，俱以木頭仿成。船面的橡木地板和各種機器，與眞無異。全景更塗上灰白一隻大戰鬥艦便放在攝影室內了。

戰艦內有許多秘密是不能給外人參觀的，拍照更不用說了。但有時劇本要應用施放砲火或爆炸敵人的各種方法，他們便在攝影室內設計佈置。除了幾種秘密的機械外，其精細之處，實與眞的無異。有一部航空軍事片需要拍攝飛機在航空母艦的船面升降時的情形，他們便模仿『沙拉造加』號，在攝影場內，建築了一幅一千尺長的船面。及所有船面的一切佈置。

輪船觸礁或因互撞而沉沒的，是常用精緻的小模型放在細小的水池中拍攝。池底設一滑輪，以纜繫住船身，纜穿過滑輪以水手在水面牽索。開拍時把纜拉高，船身則自然下沉。軍艦炸毀及船撞冰山而下沉者，也用這種小模型代替。一次攝製一幕潛水艇在浮升水面時蹈與郵船相撞，而潛艇內之水兵戰鬥氣暈各自逃生。這幕戲他們先以輕鋁質的金屬製成一隻十尺長的潛水艇易於破裂的船頭，用一層很薄的鉛製造。當郵船的匿殼撞潰這部份時鉛便裂開而縮縮。在船身內放着一具汽車發動機，把車葉轉動。細小的乾電燈，放在潛艇瞭望孔下，使其光亮及上下移動。當船身全部浮出水面時，透出一股白烟，恰好像船內全部機器毀壞時的一個反應。這是以小桶滿盛白烟，放在船身內當其升高反側時，桶內白烟遂自然湧出了。

這種大戰縮影，是先把潛艇的模型放在玻璃水櫃內，而在玻璃外拍攝。在水池外，以橡皮等通管通入船身，用氣泵吹開船面的艙門，當浮升至水平面時，那細小的水手戲齊而出，由艙口直升上水面。這種水手，是以輕金屬製成，在水底攝影中是看不出破綻的。

有一次一部劇本需要兩隻救生艇在大霧中齊力搖往，雙郵船之旁那時演者知道不能在霧中小攝製這幕戲，他便在攝影室內的水池裏用小模型來代替。先造小艇的模型，再放上幾個搖艇的水手。在艇中有一具細小的發動機，撥發着艇底的電線，撥動機內電力而推動水手搖動各艇。近影時演員便坐在一隻眞的救生艇內拍攝，在銀幕上看起來近影和遠景，都像眞人了。同一部片中，又需要一幕水手跌落水中而被汽船的明輪捲沒。那導演者先命演員水中作掙扎之狀，而後再泳入水，再拍明輪轉動時的近影鏡頭。兩幕底片重印在同一膠片內，便是一幕水中慘劇了。

然而，戲中的海洋景不是全然假的，有時他們拿了開末拉到洛桑磯的海港去拍攝，因為那裡有各式各樣的船隻。有一次他們用木板建築一隻軍艦的前半部，架在兩隻大艇上。拖出洛桑磯的港口處拍攝。當米高梅攝製『叛艦喋血記』時，他們仿軍艦的外觀，照樣建造，而把整個攝影場搬入船內。收音室，沖洗底片室和一切工作人員俱寄食其中，全船新式電汽化，且裝有柴油發動機，俾行駛時迅速而不致受風所阻。當攝製這部戲時，這船隻在海中航行了幾星期，然後運返好萊塢留作紀念。

鶴才 (完)

關於天雷報

聽雲外史

戲劇本為警世之作，其間雜合悲歡，總不出報應二字。如「六月雪」「馬義救主」「奇冤報」等戲，雖未失故事之俗套，為之報施不爽，然演來人心警惕，自是糾正世道之一法。即如「辛安驛」，「小上墳」等近於玩笑滑稽之劇，似乎雖報應之問題稍遠，但辛安驛中以殺人越貨之女強盜，一旦改邪歸正，嫁有良人，未能伊於胡底者自是其素行當無太惡天理之處，故有如是之結果也，小上墳，則特別描寫夫妻之堅貞，而諷刺孤幃難守寡亦屬社會良鑑。

余每謂戲中之特具警世之寓意者，厥推「天雷報」一劇，蓋寫實社會間一大悲劇，而更描寫宗法社會間對於傳統思想之崇拜。張元秀年老無兒，偶然極度想得一子，但由此子身上，變化出若干事故，以致二老身亡，留下警惕於心之故事。此猶之「春秋筆」一劇，張恩於婚姻失子而遠奔，乃卞被謫張恩仵死，以致後來兩家互認，反成就親串來往。其事之起因，亦為傳統思想之過甚崇拜。不過春秋筆中，涉及唱禮沙等方面，不若天雷報之乾脆痛快耳。

天雷報，一名清風亭，以故事中拾子於清風亭，賜子於清風亭，張元秀二老又碰死於清風亭，為寫實故事故名之為清風亭。但以事實之破而豐揚報施不爽觀之，則清風亭不若「天雷報」劇之其警惕為濃厚也。

天雷報此劇，為老生老旦之重頭戲。然老旦又必須丑角反串，自譚鑫培時即如此。現時馬連良演此劇時，必由馬富祿反串，兩人演來成為標準之天雷報。然以往又亦以張君秋之周梓英，給稱珠聯璧合。蓋時梨園每演此劇，演至二老於清風亭見張繼保，初見而喜，一個說「太老爺」，一個說「太夫人」，此層描寫，一者形容喜亦作活精神一爽，一者驚反跌後來繼保不認時之急轉直下情狀也，至二老求其相認時，座客無不墮淚，觀保闕應屆

然張元秀二老之老年殺子，亦一社會陰影也，此種劇演來，於社會裨益殊良多耳。

譚鑫培當年演天雷報，於呼天天不應時，怨恨天陰、雷雨既發，座客均稱叫天呼天矣。此等做處在工夫四純，才顯藝術。戲合卜裝演受氣，急惡之狀態，往往以手搐身體為表示，天雷報劇中，固不可缺此等處，但頗易為之，則殊有雅俗之分也。昔日張桂官演來頗著盛名。然較譚氏則有天淵之別。譚唱此劇，調尚消淡，余腦所以說白作工為重，譚氏一味率真，行其自然，而真情流露，能令觀者為之咳歎鼻，忘其所以，幾若身臨其境，其入人之深，即無絲毫火氣。譚氏以後個問余叔岩亦不失規矩而能一爽，除若習洪林劉鴻聲流小茹等人，但能搔前打漢，殊欲耐服之者！而昔日滬上趙如泉夏月潤等，又只可以野狐禪視之矣。老旦一角，譚氏在時，以羅福山為配，黨亦羅百歲之絕活。三十年前劇以百歲時大之天雷報名重南北，譚尚非羅不演，羅亦非譚不應也。羅福病不能演，乃以龔長雲王長林代之。近年則馬連良演之，稱為能劇矣！

天雷報故事雖極簡單而淳樸警惕，本來出「北宮珂言」。焦循據為激賞。細讀朱記之「天打」，亦不及此。且曰「余童幼時隨先子觀村劇前一日演雙珠記天打，觀者視之漠然。明日演清風亭，其始無不切齒既而無不大快，繼議既散，相視滴然。兩有憾色，歸而稱說，浹旬未已。」按曲品著錄秦鳴雷之「清風亭」一本，即明萬曆間之崑曲也。皮黃或即為其曲改作之本。綴白裘十一集卷二有梆子腔清風亭「趕子」，其詞較皮黃今本猶為可觀。

「花部農譚」中，曾述其梗概與現在所演皆同，惟張繼保係由進士及第得官，因事過清風亭，休息於此。不作今之張繼保得中狀元榮歸故里也。

以故事之周密言，張繼保得官歸里時，其生父生母應露一面，歸其認子時之已知元秀夫妻撫養之恩則兒長大成人，如有其父母在側，當無不認之理也。說者謂其生父生母業已死亡，則張繼保之為人，既防死親生父母，又不認其撫養時之父母，宜乎天雷殛死也。

總之，天雷報一劇，為警世至深之劇，於社會裨益自屬所多。雖「打雞上坡」之訛傳，亦無過於此劇。今之梨園，可否時演此劇，較之滑稽玩笑取悅於台下之暫時，瞬息即忘者，自多多矣！ —完—

評「花濺淚」

把舞台劇搬上銀幕，已是屢見不鮮的事了。曹禺的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巴金的「家」，以及「女子公寓」「春香外」等等，都是由話劇改編的。

「花濺淚」也是一齣成名的舞台劇，已有著良好的成績，這次金星公司也把它搬上銀幕，劇情沒有多大更動。

「花濺淚」的劇情，不用我來介紹，我相信看過的讀者們一定很多吧，這戲裡，深深地描寫現社會的黑幕，內中並不的是殘酷在現代都市裡的舞女生活。該片的主角是胡楓，由一個舞女而踏上銀幕來主演這樁舞女生活的戲，自然很能細膩，的確很能細膩刻劃出來的個性來，不過在這片裡，我以為最成功的，卻是要算舒適演小李那種瀟灑的風度，確很輕鬆活潑。現在將其他的各演員簡略地批評一下：

孫容嫻兒的豔麗，沒有什麼出色的演出，不過她漂亮的面龐和豔麗的身段，就妖艷的豔麗一角，可稱是非常恰當。顧蘭君的當然才，也不見怎樣成功。駱現在可說是老資格了，在過去本以當演誠懇厚實的角色出名，但是在這片裡演一個好滑的角色，所以並不能怎樣刻劃入微。夏霞的丁香，以為雖是一個多方面的角色，可是飾丁香在我以為祇是一種點綴，並沒有什麼重心表現，這是很可惜的事。徐風的金石音，演來很不錯，飾失意而向上的青年，令人發生一種嚴肅的正義感。沈敏演柔弱可憐的關小妹，那種裝作模樣的聯態，真令人作三日嘔。蒙納飾上海所謂的「白相人嫂嫂」，相當可取，活現出一副好刁險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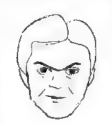
至於全片的意義，只能說是一部喜劇，所以演出上也還令人覺得輕鬆可喜，不過要說到怎樣有意義，我卻有點不敢恭維。充其量也祇是上面所說的社會黑幕的暴露而已，並且在電影根本的意義上說，電影題材是應該普遍化的，像這片的取材於舞女，祇在狹小的都市舞場裡兜圈子，我總以為是不足取的，同是它所暴露了社會的黑暗，但是並沒有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這也是很大的一種錯誤！

總之這片在技巧上說來，當不失為一部水準以上的作品，不過要說它如何健全，卻還有很遙遠的距離。

(王鎮)

半月影評

新星誌



反派新星周銘

無限光明的前途，照耀在這顆新星之上，中國影壇所乏之反派角色，由於周銘的崛起，希望于這困難作頗有力的打開，讓影劇裡也顯露自己的情緒。

•劉佳香•

在銀幕上飾反派角色成名的，除了已故的王獻齋，可以稱得起中國銀幕上反派聖手，及洪警鈴資格比較老點外，其餘雖也有好些演反派角色的，但是都沒有一個出人頭地的。至於藝華的歐光友，合衆的屠光啟，國華的周銘，這一般都是後起之秀，他們從影歷史還很短很短，尤其是周銘，可以說特別短，在國華祇有一年多的時期，但是他的爐火純青的演技，要是不斷地努力研究，將來不難與王獻齋並駕齊驅。他對於舞台劇和電影藝術研究了不少年，近來他的名字，活躍在話劇電影兩界，很受一般觀衆贊許，在最近已被國華認爲唯一的反派演員了。現在讓我在這裡談一談他的求學時代和成名經過吧。

周銘早年在天津法商學校讀書時候，他和周路鬭即研究法文。他的風趣是由社會鍛練人。之後又轉至北京讀書，故他能操流利動聽的國語。求學時代愛好運動，民國二十五年，曾獲得河北省選手，參加天津全市公開運動大會一顯身手，獲得男子普通組徒手冠軍。又代出席全國運動會及華北運動會代表，均敝屣而歸。

在讀書時，因醉心話劇，早就參加「北平學生劇團」，首次公演獨幕劇「尊嚴」（一名「未完成的傑作」），繼於「天羅地網」一小扮演醫一角演出，開始活躍於舞台展開其藝術生涯之序幕。後又重返津補習英文，惟那時對於戲劇仍不願放棄，乃自辦「天津職業劇團」排演「守財奴」「天羅地網」「雷雨」等劇。

二十八年八月，他自津轉赴上海，投考震旦大學，嗣又考入上海法政學院，與紅小生蔣一度同班，惟以興趣所致，曾集合數友人，於志同道合之下，組織了一個「上海市學生聯合劇團」，每星期日早場以研究戲劇藝術的精神，作戲劇精彩的舞台演出。先後假座綠寶劇場，卡爾登大戲院等處公演「王三」，「戀愛問題」「享樂的人們」「幽會」「逆宴」等獨幕劇。周銘除每場登台演戲外，更擔任「王三」，「幽會」導演及化裝等職。其間亦曾加入過辣斐劇場，「俏君子」中飾紹鳴一角，演技出神入化，表情維妙維肖，使於上海觀衆的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旅行劇團由港返滬，東山再起，而振旗鼓，演員人才缺乏，唐槐秋資識其材，約之加入。首次出演的年末演節前夜，在卡爾登的第一炮——托爾斯泰原著「復活」起，周銘便投入了中旅的懷抱。

「女兒經」中的團長，神氣的表演，情調的處理，演來是非常強烈劇效。「天羅地網」中的馬金川愛和仇的內心衝突，給充分發揮著，尤能於緊張處，給觀衆以強烈恐怖的場面。其他如「林沖夜奔」中的錦濤，「日出」中的黑三，「阿Q」中的縣獺七斤，「李香君」中的馬士英，都均能盡情發揮劇中本能個性，頗爲輿論界讚賞，所以「天羅地網」，不但由他主演，且由其執行了導演工作。

曹禺三部曲之一「雷雨」，原爲一齣負盛名之舞台劇，中旅數度上演，賣座仍然絡繹不衰，惟劇中魯大海一角，曲雖過去演，因爲過火會成一個流氓，過剛則不成一個剛強的礦工，然周銘演來，能從剛強中間，流露出一股追求光明的熱情和勇氣，有着驚人的成就。以後各劇團排演「雷雨」如觀衆劇社，未名劇團，大風劇社等，都延聘其擔任魯大海一角。記得唐若青曾經說過，「同台演魯大海者並不算少，可是都不及周銘精彩」就此察觀數語，亦足顯示其出類拔萃，難能可貴。的確，「雷雨」不但觀衆一致公認是周銘的舞台成名作，即其本人，亦以是劇爲生平最滿意之作。

去年國華公司攝製「風流天子」時，周銘經導演胡心靈的介紹，於該片中飾馬伯韵一角，雖則初上銀幕，然在兩個場面中，演技亦很洗煉。後合星公司崛起於孤島影壇，處女出品「李香君」，由顧蘭君主演，分任男女主角，而其中重要角色紹妙馬士英，一時尚無相當人選，以其於舞台上飾該角，演得絲絲入扣，淋漓盡致，於是在物色之下，乃決請其串演。周銘自該片起，即奠定其在銀幕上演反派角色之基礎。更因主演過「濟公活佛」「秦淮世家」「李阿毛與唐僧」，一貫串演反派作風成績優秀，公司當局頗爲器重，有意羅致成正式演員，周銘即向中旅辭職，以專向銀幕謀發展。演過「夫婦之道」「紅粉金戈」「楊妃」「新美人計」「夜深沉」「雨夜槍聲」，解語花一等片尚有新作「一號機」。反派演技，已臻爐火純青的地步。

周銘既踏登銀幕，但對於話劇仍抱厚望，故於拍戲之餘，飛抽暇爲大小劇團效勞。去年曾華聯公司話劇部在蘭心演出的「岳飛」，周銘亦有戲，在舞台飾萬俟卨，充分刻劃出了刁滑的性格。一度又爲天風劇社及東方劇場導演「浮生若夢」，對演員個性的指揮，舞台空氣的調換，以及地位，小動作等都很用功研討，更曾負責導演震工劇社的「守財奴」「生財有道」，星海劇社的「花濺淚」等。

「雨夜槍聲」攝竣後，曾向公司當局請假而赴津省親，外間傳說他同家完婚，皆係捕風捉影之談。返滬後，爲國華合星國聯三公司爭聘，而國華尤有意相機聘其成爲導演。

按大同攝影場，自吳村遽走南洋後，導演人才頗見寥落，胡條譏何兆璋紛紛升任導演。而國華以周銘既有成就，亦擬加以護成，請其負起電影導演工作。現周銘選着舞台上歷年的經驗，先出關導演着手，「天羅地網」爲一世界名劇，原名「綁烟還債」，一九二〇年曾在倫敦古蜜戲院上演，連滿數百場，可謂受人歡迎之一斑。周銘以本人既在舞台屢次導演兼主演該劇，頗有心得，近正着手將其改編成電影劇本，分場分發，業已動筆，如有機緣，或將搬上銀幕。（完）

二　五月十日

五月十日有一個蔚藍的天，沒有一絲兒風，晃照的太陽高高地懸在上空，將人間整個給蒸散了。

馬家駿輾轉了兩夜才鼓起了勇氣去找老楊，他感覺着社會上帶了道德的眼鏡譏諷，而自己躊躇，但那一張櫻花般的臉，時時在追着他不得不去幫助他，他曾自私地想：倘若這事兒成功了，她脫離了那魔窟，一定會回轉了南方，而不會再看見那張櫻花般的臉了，但爲了自已要看見她，就這麼任她沈淪下去，作自己的一個臨時玩偶麼？不，不應該這樣想。他立時打斷了念頭，專心去尋思找老楊的辦法，要怎樣開口，怎樣暗示，怎樣才能激起他的同情而得到他的援助？

他一直想了兩夜，才在這天下午，帶了八日的報紙，到了黑漆的大門前，那是一個舊式的大門，他按了下鈴，一個僕人探出頭來：

「您找誰？」

「楊律師可在家？」

「您賞個片兒。」

「我叫馬家駿，是他的同學，沒帶名片。」

「好，我們看去吧。」

馬家駿等了半天才又看見那僕人出來，笑嘻嘻地：

「請裏邊吧，律師同寧先生在花園聊天呢。」

「可是寧文蔚？」他吃驚地說。他是他知己的好友，可是近來有點兒怕他；怕他知道了這件事兒。但也不能不進去啊？

於是他隨了他穿過兩個院子，一片紅紫的花兒，和碧綠的垂楊從圓的門裡跳出來，斑剝圓點的陽光，洒進了藤蘿架，濃綠的藤蘿，如蝸牛一樣地並着那花朵，擋覆了藤桌上的香茶。老楊和寧文蔚悠閑的倚在藤椅上。老楊見他坐了，遞給他一枝烟，然後自己也燃上一枝。

「你們倒是享清福哪！」馬家駿說。

「找律師有事吧？也許是爲了援救別人。」寧文蔚微笑着。

馬家駿呷了一口芬芳濃郁的茶，一直穿過了胃，精神興奮起來，掏出懷裡的報紙，遞給老楊。

「你看前天的報紙上有一樁新奇的事兒呢，我就得有一點感想。」

「不就是一個蘇州的少女被賣到落馬湖上胡裡了麼？」寧文蔚依然笑着，眼裡放出冷諷的光，馬家駿打一個寒噤。

「我也看見那段稱了，唉！聽說那地方的妓女一天要交接上好幾十回呢！可憐！」老楊斯斯文文地搖了搖頭，一面展開報紙又看着。

「你是保障人權的，倘若，倘若這事兒找到了你，你將如何去辦呢？是不是你會盡幫忙的義務？因爲她們連身子都被人宰割了，出不起公費的。」馬家駿鼓着勇氣，說出了這一篇話。

「這……這個……還要容我斟酌，因爲當事人的事實，都不一定正確。」老楊很神氣的說。

「你一向只是飛黃騰達的在恬美的環境裡絕沒有看見那些黑暗的一個角落和受難者的呻吟，但據你所知道的已經夠了，這非人的生活，是不是該在現社會下存在？何必要問真實不真實。這事兒在你只費一點小的力量，在別人便可換得永生的解放，何況如果事實都背在呢！」馬家駿指着報，等着他的回答。

「不要這樣興奮，你要知道做律師的都是站在公義上說話，誰有白盡義務呢？何況說的是一個土娼！你看他才做了一年多的律師，已神氣十足了。」寧文蔚譏笑地指着老楊。

「如果有這事兒委託到我這兒，我一定幫助，本來我離開了學校才一年多，青年的熱血還在沸騰着，當然我也有同情心，你不要這樣藐視我！」

「誰信呢？」寧文蔚搖搖頭。

「說了就算，我可以簽字！」

「你可一定！」

「自然。」

「啊！老朋友！你的血還沒有冷。」馬家駿向着老楊伸過手去。

「我看你們還是算了吧！」寧文蔚溫和的笑了：「社會上的污濁到處都是，正像慰凝的生疏一樣；尤其在都市裡，你們還都是這樣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爲什麼要偏重在這一個小小的一角？應該向罪惡的總暗方面進攻！」

「你說的也對，我就有點兒痛恨都市。我一小生長的都市，牠給我的創痛和刺激，一天比一天的加重，在今夏畢業後，有機會我想到內地或鄉下去。」馬家駿說。

「這可別，要走到鄉下，就沒有了報，沒有了K，也就沒有沈英芳或是美蒨了。」寧文蔚眼裡放出銳利的光，接着又是一笑。

馬家駿全身彷彿在藤椅上動不了了。眼前剎那間閃過一些金星，他的祕密都在寧文蔚的眼中給暴露出來了！他忙定一定神，眼前仍然和方才一樣。老楊沒有感到他們的話，仍然在翻着報紙。寧文蔚注視着他的臉，含着微笑。他不敢再看他的眼睛，只望着地上的晚香玉。兩隻白色圓翅的小蝴蝶飛舞着，從他腳邊掠了過去。

一個赤膊的水夫，挑了兩桶水，澆在夕陽中的花池裡。園中起了微風，送過陣陣的幽香。藤蘿架下淡紫的落英，一片片地飄拂在衣襟上。這裡才是真正的春天，在這恬淡的環境裡。這春天，那些小巷裡沒有，只有花一般的少女鎖在裡邊。他低着頭想：覺得已沒有什麼可說的，站起身來告辭。

「你到那兒去？」寧文蔚問他。

「回學校。也許回家，因爲今天是星期六。」

「我和你一同走。」

兩人一同走出黑漆大門，馬家駿忍不住又拉着寧文蔚的臂膀：

「方才你說到鄉下去便沒了這個那個的話，怎麼講？」

「你不明白麼？我還有事兒，明天見吧。」寧文蔚說。

「我還有幾句話要向你說……」

「先不要說吧，還得等兩天。」寧文蔚笑一笑，轉向分岐的路口。

半輪落日沉入了御河的滾滾黃流，地平線上的晚霞，反照成金紅和淡藍，船帆的影子都散亂在河流裡。一所所樓房都映出褐紅的反照，一陣蒙昧把太陽倏然地落下去。這已是黃昏時分了，大街上的人格外多。

五月的黃昏，吹着透明而和諧的暖風，潛伏着誘人的魅力。馬家驥的心怦怦跳着。今天的結果似乎圓滿，他急於見霞那已別了一天的櫻花臉兒，而告訴和安慰她。

籠罩着薄暮的小巷，紫色的霧靄使牠滄茫而朦朧，在擠滿了遊人的中間，還可以辨出影子的輪廓。馬家驥才一踏進小巷突地從木板門內，半個身子探出來，拉住他的袖子去瞧她尖滴滴赤裸的乳他吃驚地甩開，一直便跑到美霞那間屋裡，後面的遊人挑起一陣譁笑。

春天，明快和藹的春天到這兒變成了慘淒。掛在土牆上的油燈，照着她悲戚的小臉兒，她低了頭是露出憔悴和蹙眉，等到門兒鎖上，她才抬起頭來，櫻花般的臉上，已縱横的綴了一片淚潮，向着馬家驥熱辣辣地撲過去，勾住了他的脖子。

『馬先生……』她哽咽的說不出話來，只把臉伏在他肩頭上，不住咽抽。他覺得衣服已經濕透了。

她不言語，這樣沉了半天，才揩一把眼淚，一滴滴的淚珠從顫抖的語聲中落下來。

『誰不知道女人一月一次的月信？昨天老板仍然叫我作生意……他……逼我喝一碗醋……我不喝他就……』她哭得成不了聲：

『他就打，把我全身都打傷了！……』

『昨天來了四個人，瘋得像是野獸，他們將我剝了，一齊的蹂躪和踐踏我，我在忍受不了時，他們就惱了，老板說是我怠慢了客人，還是打……馬先生……你是了解我的雖然我們認識的日子不多，可是我知道你不是同那些野獸們一個意思。今天我偷偷盼着你來，至少至少也可以把我的委曲說給你聽，果然，你真個來了，你總算是一個知己，我不敢那麼想你會喜歡了我，你想個法子……救我出去吧！』她哽咽着，更緊緊勾住他的脖子，一些被蹦的慾念都發洩在一哭中

他像被火燃燒了心，血都在沸騰着，不知是甜，是苦，是酸，是辣。她悲戚泣訴的蘇州豔調，是那麼動心而憐人，她顯明的大眼睛，一直纏綿住了他的心，他不知要怎樣去安慰她，只是吸嚐到苦汁的胸膛，像喝醉酒一樣的糊塗，心兒怦跳成了一團，他真想是死去了，眼前只有一張佈滿了淚潮的臉。

她鬆弛下她的小褂子和短褲，圓潤的脊上，已成一片糢糊的青紫，間雜着血痂，小肩頭伸出兩條象牙般的臂，也呈出青紫的條痕她再緩緩翹起圓潤的大腿，那上面有兩處被剪刀扎了的痕跡，還殘留着血水兒。這些都是被吸血鬼們打的。他輕輕撫摸着，怒火燃燒在他胸間，她嚶泣，更加緊的偎倚在他的懷裡

『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想你救我走吧！』

她悄悄地泣訴着，像一隻受了傷的小鳥又被驚嚇了似的在大鳥翼下，正在啁啾一樣好像這時是得了保護。他不自禁地把右臂摟過去，抱住她受了傷的腰肢。

『也奇怪，從昨天簡直是嚇破了胆，覺得活的也沒有意思了，自從今天見到了你，我便不再害怕，一切的痛楚也都消失了，我覺得人生還有點意思。我還想活。』

他真不知該說什麼好，只默默地拿小手帕替她拭着淚兒，咀嚼着甜苦的滋味。

像一場暴風的過去，又歸平靜了，他想起他來的意義：

『今天我已經會見了一個律師，他很熱心，說一定盡義務幫助你，只要你能夠自己先逃出了這兒，他便可以保障你。』馬家驥興奮得把嗓子提高了些。

她吃驚地瞪起大眼，指了指門，又搖了搖手。

『小些聲兒！昨天有一個汽車夫，他看我可憐，他說：『我救你走吧！』便被伏在門上的老鴇聽見了，找了老板，開門進來揪住他，還打了一個耳光，一同扯到公安局去了，說他要拐逃妓女……我們的老板真兒！』她悄悄的說着。

他心裡起了怔忡，的確，方才的聲音是太高了些，是不是他也會同昨天那汽車夫同一個命運呢？固然不會殺了頭，或犯了什麼罪，而那些有色的眼鏡啊！衛道者啊！公子小姐們啊！高等華人啊！一個個滿着嘲笑自已……可是門兒沒響。

『那律師姓什麼呢？他住的那道兒遠嗎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出去找他呢！』她嚥着一顆希望的心，用希冀的目光望着他。

『啊！我還忘了，你可有紙？』

『只有作廢試用的豆兒紙。』

他掏出鉛筆把老楊的住址和姓名都給寫在上面遞給她：

『這是他的住址。你怎樣去找他呢？』

『我一點法兒也沒有，他們從不許我離開這兒一步，只要一跑到門口，立時會給打回來。馬先生：救我到底，想個法子救我出去吧！』

馬家驥沉吟着，一時想不出辦法來，他還記着方才的高聲談話，和昨天這地方的門處，不敢做多時間的逗留，只可先同她分手

『你不要發愁，先容我想一想，你等待着吧，光明會照臨着你的。』他拍拍她的背立起身向外走，門外邊伏了一個豁鬆。

也許是心理上起了恐怖，他覺得豁鬆還狠狠瞪了他一眼。

來時是黃昏，現在天黑了，皎白的月光懸在天空，返照着白的屋頂，游人們又擁擠在小巷中，一堆堆的向着每個木板門口探頭探腦的嘲諷，打趣着批評她們美醜，脫掉了衣裳後的身子，撥觸着的感覺，在這聲中不時夾着女性的駡俏和浪笑，這是每夫罪惡進行的最高峯。

馬家驥被擁擠在人堆裡，像游魂般的飄蕩着，悲慘的淚兒漲了眼窩，他沒看着四周的游人，方才的興致，幾乎使他發瘋了呢！他長吁一口氣，四肢再也沒有前非的力量，軟癱地倚在八巷口的土牆上，在身前擦過了許多游人，也沒有人注意他。

巷口的小舖子裏賣些零支紙烟，擺狀用的豆兒紙，多半還出賣什麼的被子，裡邊牆上有一面洋鐵牌，用毛筆寫着每個妓女的名子，下邊記着她當夫所接的客人次數，和所賺的錢，房裡坐了許多赤膊的大漢。他就倚在那面牆上，聽見房裡人們大聲談話，

『怎麼？她要請律師同咱們打官司嗎』

『那有什麼要緊，咱們既吃這一行，自然就不怕那些個，咱們也有常年律師，公安局隊上，那兒不有咱們的朋友？何况還有能動手的弟兄！』

他全身一震，斜着眼睨視着了裡面六七個人，那臃腫的胖子，紫絕臉和沒鼻子的。

他的胸膛都散了，腳跟都瘸下去，一些泥土皮都被括落，簌簌地作響。方才同英芳的談話是被他們聽去了吧？所以在這兒商量對待的方法，假使這樣，她將更有意想不到的痛苦，或者更往下沉淪，被轉賣到更下賤的地方，這全是爲了自己高聲，而害了她，他痛恨自己的魯莽。

屋子裡的胖子走出來，很奇異的望着他他知道不能再在這兒偷聽下去，掙扎着擠進了人堆，在一些縱橫的小巷中，從這個胡同轉到那個胡同，綠的不再使人注意。

月光從牆樓的草條中滲透，展開一條銀帶，照在破木板門上，都是些幢幢人影，屋裡邊的燭光，在旺盛的進行着，整個小巷蓄積了令人難耐的氣息，到處有隱蔽蠢動着成雙黃色肉體，從各屋的破木板門的隙孔中擠出來。鬼魅般個女翔了這誘惑活人肉的市場多少芬芳的蓓蕾，就躍成了紫色的毒蛇，花柳病日夜內開着花。他遊盪着已瀰那罪惡的中心，蟄踞在一條沒有燈的小巷裡。假使沒有了月光，真會想到是在地獄內淪中。

他一陣走，一陣想，今夜的事兒盤繞在心頭，一天奔波的勞碌，疲倦了的四肢，失神的意志，不提防一步踏到一個泥濘的窪裡全身幾乎都沾了泥漿。 第二節完全書未完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窗雙璧金絲繫

四十二

正說到這裡，忽聽背後腳步聲音，兩人都回頭看時，却也是一個女護士，那護士看見月琴和一個男子說話，就向她笑笑，低頭而過，月琴倒紅了臉，九芝等那護士過去，就問道這是你的同事麼，月琴點頭道，是的，她是這的看護長，管理着一班護士，只我是個例外，她雖是什麼護士學校畢業，但有點能爲，家裡還掛着助產醫士的牌，得過馬自清的允許，家裡有了生意，給她來電話，可以隨時出去，說着向那護士去處凝望一下，又把眼光收回，望着九芝道，我的情形都告訴你了，我到這裡來是爲着你，以後認了院老頭作義父，想隨他出去，也是爲你，想不到上天保佑，沒教我碰那就在這裡遇着，你也就跟我說實的，打算怎樣吧，九芝聽了這話，立刻把飄飄心魂，收回到現實境地，當時瞪着眼兒，只覺面前立着鳳屏的影子，隔在自己和月琴中間，並且那影子漸漸放大，充滿了面前的空間，尤其把自己的嘴，堵得不能出氣，這時月琴見他不語，忽然臉筋一轉，生出疑慮的心，慄然一驚，便抓住他的手問道，怎麼……你不答應我，難道……你方才不是說，從沒見面時就愛我，並且曾找過我許多日子，現在忽……莫非你已經……九芝聽了她這末一句話，好像頭上中了一擊，心中的話，幾乎就要說出來，不過他這時若是直訴已和鳳屏有約，雖不知局勢要演變到什麼程度，他也許可以免生後來的悲劇，無奈九芝躊疑怯懦，只顧着目前，忽一轉想，覺得月琴對自己誠摯如此，倘若倒以實情，她那脆弱的心靈，萬萬承受不住，而且自己和她雖無婚約，但是相愛在先，因爲鳳屏偶然作良媒，我才稍移又愛上鳳屏，現在要回道她那顆心相尋，一切爲我，我若迴頭給她打擊，未免太已薄情，而且也不公道，但現在若不以實情相告，就得接受她的愛情，有所約定，那又怎生對鳳屏呢，鳳屏也一樣不可辜負啊，九芝在這地方，實在些優柔寡斷，猶疑不定，落到之間，忽然得了個拖延的主意，就接口道，不不，你不要疑我，……我對你始終一樣，從聽接手說起你那天，直到現時都是一樣愛你，方才說的話，實在不假，我活到這麼大，第一次覺得愛人，就是愛你，月琴道，既然這樣，你怎不說話呢，咱們這事，好像有些故事似的，你等了我一年，我等你也有好些日子，現在好容易遇上，應該怎樣你想想該怎樣，說着眼圈一紅道，唉，我對你曾說了吧，你別笑我膽大，我雖然頭次才跟你見了兩面，可是從頭次見面以後，我心裡簡直就把你常作獨一份的親人，我自己也不知怎麼回事，只一想到你，就想出老遠去，常常好像看見你成了老頭兒，我成了老婆兒，在一塊廝守着的樣兒，你就可以明白我的心意了，現在你說咱們可以結婚麼，九芝一聽心想這又是一個提起婚姻問題的，和鳳屏如出一轍，不由身上出了冷汗，心裡急得要哭，自覺只可說話敷衍了，就道，這個當然……不過我自己還有點難題，方才就是爲這個猶疑，說着見月琴面色稍變，就拉住她的手道，親愛的你不要錯想，我愛你的心 敢對天日，只不過結婚的話，我不敢立時答應：說着眼望她悄然搖頭，似乎受到絕大的刺激，心中又恨又急，忙又說道，可是只於現時不敢決定 至多三兩……一兩天，就可以回覆你，月琴悄聲道，爲什麼現在不能……其實我並不是着急，已經等了你這些日，我也沒怎樣着急，今天這是遇見你，若遇不上，我就是再等個三年五載也是一樣，現在你只能給我句準話，便再過十年結婚，也沒關係，我難過的只是你這些話說得教人疑心，爲什麼不能決定，我想你必是已經娶了太太，九芝把頭搖得好像撥浪鼓似的道，沒有的話，我何曾娶過太太，你不信去問問病房裏我那老朋友，月琴道，我信你不會騙我，爲啥還問旁人，可是你既沒娶太太，爲什麼……九芝只怕她問出太太以外，可有別個女人的話，更怕她由自己口中牽出鳳屏，再問出未娶太太 可曾定下太太的話，自己便要硬着實在的撒謊，不易作過詞了，所以急忙接口說道，說了半天我還沒告訴你，我是怎樣一個窮人，現在我只在報館作小職員，每月只三四小元薪水，沒家沒產，孤身一人，你想我對這樣大事，怎能不……月琴聽了，似乎因爲明白他遲疑原因，只爲這個，不由面現笑容道，哦，你是窮人啊，那麼怕我嫌貧愛富，九芝道，不是不是，我明白你的心，月琴道，那你又爲疑什麼，九芝道，我只是爲自己的事，現時不能告訴你，你也別問，月琴沉吟道，你怎還瞞我呢，我告訴你，頭一樣兒不要爲我受不了窮，你知道我的出身，從小兒跟着外祖，走江湖賣唱，受凍挨餓，三兩天沒飯吃，小廟裡睡覺，什麼罪都受過，別看現在像個小姐似的，若教我回到原樣兒，照舊還能忍受，何況有你在旁邊，我不穿綢緞也過多了，二則你若有什麼爲難，儘管跟我說，我乾老兒待我比親女兒還好，准能幫咱們的忙，你總知道他的身分，大概沒有辦不到的事，我現在你跟我去見見他可好，他這時已經起床了，看見你一定喜歡，等他到北京，咱們跟着去，還可以弄個好事由作，九芝道，好好，將來當然要這樣辦，不過現在我不能見他，還得趕快回報館去上班，你只等我一天好了，今天晚上我還來，跟那老朋友作伴，來的時候，就可以回答你了，你現在不必再問，晚上等我來吧，說着就立起來，九芝這時只是還怕月琴再向下追問，無法應付，所以急想逃出這個窘境，容開工夫，好另想辦法，但月琴見他匆匆欲行，心中既然猜疑難捨，又復疑慮不安，就拉住他說道你怎這樣忙，好容易見着，還沒說什麼，就要去，九芝道，親愛的，你原諒我，我今天是早班，方才我起床就要出去，因爲院門沒開，只可等着，現在已經過時候了，我心裡也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只好等晚上見面，好在只半天工夫，你就安心等我吧，月琴見他神情迫促，以爲真要上班，就不再攔阻，又問你晚上可幾點來呀，九芝笑道，你這不是傻話，我怎肯不來，就是天上落刀子，我頂隻鐵鍋也要來的，月琴又問得幾點來，九芝道，昨天我是半夜才來，今天提早些，也得過十一點，月琴道，那時門已關了，怎麼進來，九芝道，我曾得馬自清的許，他派人給留着後門，月琴道，從花園進來啊，那麼我在花園等你，可說准着早些好，別教我惦記，九芝連聲答應，轉身向外走，滿心的戀戀不捨，但腳下却像逃難似的，緊向外跑，一直走到樓門，心想應該看看胡魯臣，同他說一句，就走了上去，到了房中，見胡魯臣已經睡醒，見他進來，就問你上那裡去了，我還當你走了呢，九芝道，我到花園坐了一會，現在可該走了，你有事麼，胡魯臣道，你何必忙，在這兒吃些點心可好，九芝道，我有點事要趕着去辦，不陪你了，晚上

再見，胡營題道，晚上你可準來嗎，九芝點點頭，就轉身走出，才到門外，便見月琴正立在斜對過一間房門前面，知道她是隨着上來，在這裡等着自己，就向她點首示意，將走近她身邊，忽見月琴招手，九芝就湊到跟前，原來月琴看見他長袍的衣領向裡倒着，鈕子也未扣上，就伸手替他整理，同時悄聲說道，你可記着早些來，我有好些話要跟你說，九芝道，自然，我能早必早，才說出這句，猛見由月琴身後的房門縫隙，現出一條帶鬍子的臉兒，向自己瞧看，那房門原開着二寸縫隙，所以這臉兒也只露出窄窄的一條，但九芝在這時候突見有人窺覷，不由大吃一驚，連忙向後倒退，轉身便走，月琴由他的神色，醒悟背後有人，顧不得招呼九芝，忙着回頭去看，九芝走出丈許以外，將到樓梯口，回頭看時，只見那鬍子臉兒已探出門外，原來是個清癯的老頭兒，月琴正紅着臉，指點着自己和他說話，就不敢再看，三腳兩步，跳下樓梯，直奔院門出去，心裏知已明白，那老頭必是月琴所謂的義父閻九臯，平日聞名，今朝見面，果然氣度不凡，月琴得到這樣人作義父，實是福分，但却要加重我的困難，我在這二者不可得兼的窮境中，何去何從，若是要捨月琴，月琴後面有這樣位腰的義父，就肯使他寵女兒受屈了，但這不能以努力決斷，鳳屏並沒有關老兒，而只有老美那樣的父親，難道我就欺她孤弱，背信棄盟麼，而且鳳屏首已算正式定婚了，雖無證人證物，但我身上已存有她的財產，這存摺在我良心上，比婚書還有力量，倒不是在乎錢財，而是爲着情義，我已說過實給他了，現在萬萬不能變卦，但既對她不能變卦，那就只可對月琴拋捨了，可是月琴也是不可辜負的，她這是怎樣爲我，我當初又怎樣爲她，如今好容易見着面兒，給他絕大打擊，使其傷心一世，怎能忍心作得出來，我只怨不忍，方才竟含糊其詞，沒把鳳屏的事說出，倒給她個熱火雖兒拘着，以後更沒法實說了，倘若今夜我再到醫院，對她說業已定婚，諸她斷念，恐怕這打擊比早先說出實情，還要悲慘百倍，她萬萬禁受不住，我的罪更百身莫贖了，想着心中焦急，昏然欲暈，忽聽身旁嗚的一聲，嚇得向前一跳，只見有件龐然大物，從身後帶着風聲的馳過，回頭看時，原來是一輛汽車，立住辨觀一下，才知已在第五巷路的十字路口，暗自詫異，怎迷迷糊糊的走出醫院，又跑了這許多路，簡直神精麻木，只仗下意識動作，幸而沒被車撞着，想着仍循便着向前，心中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上面，自己過問自己此事將如何解決，限期只有十幾點鐘，到夜裡再和月琴見面，便得給她切實答覆，不能再把遊詞敷衍，再轉想那有十幾點鐘的限期，現在便已到了和鳳屏約定的時候，到了她家一定先教拜見岳父，隨即商議進行婚禮，或者立時就得尋覓新房購買傢俱，那就成變板上釘釘，不容轉圜了，看來鳳屏的會先不能赴，可是不赴又將怎樣，九芝想着，急得滿身大汗，心燥氣悶，直比遭了什麼劫難，還覺焦灼，這時已走到一條河岸上，他立住望着滾滾黃流，忽把焦急變爲頹喪，心想自己遭到這等難局，不管是造化弄人，還是自己作孽，反正事實擺在這裡，絕無圓滿解決之望，終必辜負一方，無論負了誰，都要愧悔終身，永爲良心責備，絕無幸福可言，看來現時的和將來的精神的痛苦，全都無法避免，怎樣也是受罪，不如痛快尋個解決，拚着跳下河去，兩眼一閉，把煩惱完全擺除，對後事概不聞問，倒是個簡爽辦法，但雖這樣想着，却自己知道是感情偶然衝動，理智絕不允許實行，又怔了半晌，眼前似已看不見河水，只月琴鳳屏兩個影子輪旋上下，忽然嘆息一聲，自語道，我可實沒法兒了，現在不但沒有辦法，就連她兩的面，我也不敢見了，天啊，我便不跳河，也得逃跑，我上什麼山裡尋座古廟修行，作個逃情歸佛的和尚吧，可是還當不兩頭兒對不住人，無奈我絕沒法兩面都對得住，又不能只對住一面，天哪，眞害苦了我……他才說出這句，又搖頭道，別怨天，我這是自作孽，誰教我隨處鍾情，作繭自縛，現在怨誰害苦了我，想着忽然腦中一轉，想起個害自己的人，拍手自語道，不然，不然，是有人害了我，是叔子，不錯是叔子，一起頭兒月琴便是他發現的，鬧了許多張致，擾亂了我的心，才弄出和月琴這段糾葛還沒什不了，爲害人的是那天上府月樓訪月琴不遇，他偏要拉我上美國飯店，以致應出這節額外生枝的事，才跟鳳屏定約，月琴隨即出現，害得我走頭無路，還不全是叔子的罪過，若沒有他這勾命鬼兒，我便自己不安分，也未必弄得這樣湊巧，他實是害了我，我被他害到這步，可不能容他逍遙局外，得教他給想主意，他不能攛掇上竿，拔了梯兒看，說着頓足道，對對，就去逼他主意，現在就去找他，就去找他，當時回頭見一輛洋車走過，便叫住跳上去，直奔到叔子家中，到了地方，也沒顧得打發車錢，就舉手敲門，有個女僕出來，認識九芝，迎頭告訴說主人沒在家出去有一會了，九芝聞言着急，就闖上那裏去，女僕說等我進去問問，說着又走進去，須臾出來說道，大爺上徐宅去了，九芝才聽見頭兩個字，已霍地轉身便走。

（未完）

編後話

△……由於過去所受英美敵性侵略行爲的痛苦經驗，東亞解放已成爲當今東亞人士唯一的切需要求了，但是東亞解放，無論屬於東亞的或是屬於中國的，在這偉大的原則下，唯有東亞人士各自在其本身上，向前邁進，以收實踐之效，因爲誰都知道，各人由於本身環境之不同所受經驗之各異，所努力者，自然也難免出入，同時這東亞解放的偉大目標，固然爲人人的急需要求，然而我們深知在羣策羣力之下，必須取分工合作之態度，以利行事，因爲分工合作，一方面自然是爲避輕就熟，而一方面也是以其專門經驗在自身部門之內努力，以免牽強附會之弊，同時我們在各部門內各自努力，雖手段互異，而目標則一之原則下，自然容易收效，所以我們以爲在此東亞解放迫切聲中，我們只有希望任何部門之工作者，各自在其本身之地位上努力，以謀東亞解放之早日實現。

△……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實施以來，所獲成效，已有很明顯的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也毋須我們再來解釋，不過我們以爲這次治强運動的三大目標，並不是單純的治安運動，而是整個的根本問題了，因爲在這次運動裏，所謂東亞解放，肅共自衞，勤儉增產的三大原則，其意義與範圍至爲重大，並不是在短時期內所可完成的，所以這種重大的目標，不僅是專屬於治安强化運動時間，而需要廣泛的長時期的努力的，所以凡是國人，應該隨時隨地向這三大目標邁進。

△……本刊在目前的出版界中，我們自信已是行銷最普遍的刊物了，這是我們認爲非常欣慰的事，同時我們相信在這廣大的讀者之中，實在有不少的讀者對本刊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所以我們爲了這種原因，我們決意時時在謀改進的，以副各方面的雅望，同時我們不僅希望讀者隨時予以鼓勵，並且還很企盼不時賜予我們珍貴的批評和指摘，我們在可能範圍之內，總是樂於改正和接受的。

△……本刊半月刊的發刊，不但開綜合雜誌的先聲，並且由於取材之精湛及作者文筆之辛辣，很受讀者的歡迎，所以本刊爲更謀精彩起見，將所約特約作者，再加以整頓，因之本期只得又暫停一期，由下期起，決計按期照刊，敬請注意。

新民報

半月刊

第四卷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每册三角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發行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印刷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北京代售處 新民報半月刊辦事處 宣外鐵老鸛廟二十六號電南四四二二號

其他代售處 全國各地新民報各大社支社暨各書局及各報分販社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册	六角
半年十二册	三元六角
全年廿四册	七元二角

外埠寄購另加寄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如遇增刊或特大號 另打定價郵票不收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電西三七一一號

黃口無飽期

幼兒無知識，每日啼啼只是要吃。所以做父母的，見到女兒哭泣，當時就給予乳食，或其他零食，這是較大的錯誤，小兒的胃腸，都是嬌嫩的，稍硬的東西，吃了以後，就不易消化，雖然不易消化，可是見到食物，他還是要吃，爲父母的，在這時候，如果不注意，就要發生病症，在這時如果讓他飲服若素，可免除不易消化的病症，因爲若素是營養補劑，服用之後，不只可以強化胃腸，且可免除衰弱症，轉爲強壯之身軀，小兒自幼服用，到老準可健康，百病不生。

價目……小瓶五角五分
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大瓶：五元五角

總批發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胃腸營養
若素